



















**第三卷 「在那场仗开始以前」-regal braves-**

    台版 转自 轻之国度  
  
    图源：linpop  
  
    录入：Naztar（LKID：wdr550）  
  
    修图：Naztar（LKID：wdr550）  
  
    决战前一晚。  
  
    大家谈妥，至少最后要在各自想见的人身边度过。  
  
    基于那样的理由，为讨伐赞光教会认定之敌性星神（Visitors）「艾陆可‧霍克斯登」而集结的勇者一行人暂时解散了。  
  
    「……为什么扯到最后，你会跑来我这里？」  
  
    许久未见的恩师一脸不悦地如此表示。  
  
    「因为～我既没有家人又没有情人啊。」  
  
    黎拉哈哈大笑地这么回答。  
  
    帝都第六街区的一角，远离骑士团巡逻路线的贫民街。被评为每走三步就会遇上一次扒手的这个区块，黎拉的师父下榻的旅馆就在这里。  
  
    每走一步都会吱嘎作响的地板；满布灰尘实在无法使用的暖炉；房内所摆的灯即将耗尽燃油，几乎起不了照明的作用。这样住一晚要收五枚银币是挺坑人，不过外头招牌底下刻的山羊头图样倒有其价值。那表示投宿这间旅馆的房客，有这一带的地头蛇组织「紫山羊（Whisperer）」保障人身平安。  
  
    「真要找个亲近的人作伴时，我才发现自己顶多只想得到师父。哎～连我都觉得人生寂寥呢～」  
  
    啊哈哈哈哈──黎拉笑得刻意。  
  
    师父是个谜团重重的男子。他外表瘦弱，看不出多大岁数……要说三十像三十，要说六十也像六十。黎拉初次见到这名人物是超过十年前的事，但他的外表从那时候就几乎没变。甚至可以说，他看起来反而变年轻了。  
  
    不只年龄，出生及成长背景也不详。而且，他还身怀不知从哪里习得的百般武艺，见识更是广阔得连成群帝都学者都敌不过。  
  
    那样的师父甚为刻意地露出疲态，并垂下肩膀。  
  
    「……你心爱的师兄去哪里了？」  
  
    「威廉吗，他说要回寇马各和爱尔他们见面。」  
  
    「既然这样，你跟过去不就得了。可爱的师妹拜托，那家伙铁定不会拒绝。」  
  
    「啊哈哈，师父还是一样很不会开玩笑耶。」  
  
    黎拉笑著将眉头深锁。  
  
    「要是我那样做，那个笨蛋岂止不会拒绝，还会把我当真正的家人对待吧。」  
  
    她吓唬人似的压低声音说。  
  
    「八成没错。有什么不妥吗？」  
  
    「世界大概会毁灭喔。」  
  
    沉默。  
  
    「虽然有拋下一切也想回去的归宿，却又晓得自己绝对回不去。我是如此。师父也是如此。历届前辈全都是如此。虽然不明白理由为何，但这就是当正规勇者（Legal brave）的最低条件之一对不对，那我有家可归不就糟糕了吗？」  
  
    「又没有明文禁止。」  
  
    「就算那样，我可是被赞光教会直接认定为世上最不幸的人，才获得正规勇者头衔的耶。所以要是我成了世上第一幸福的人，总觉得资格就会在瞬间被剥夺。  
  
    当然喽，凭我浑身洋溢的才华与实力，多少还是能奋战啦。但碰上星神──既然对方和某人属于同类，光靠那样实在赢不了。」  
  
    「不对吧，你把世上第一的幸福说得太容易了。」  
  
    「我有一蹴可几的信心喔，毕竟我只是个怕寂寞的人嘛。」  
  
    沉默。  
  
    「师父，你之前不是说过吗。正规勇者的强大无人能及。因此，正规勇者肯定会受到孤立──是不是这样来著？结果，你那些话大错特错耶。  
  
    我现在明明厉害到连自己都会怕，有个家伙却一直持续不断地追上来。明知道绝对追不过，他却学不乖。只要我稍微回头，总会看到那家伙。简直让人想大喊：『这是哪门子的三流惊悚情节啊！』那家伙纠缠不休地一直追一直追，都不肯让我孤单一人。」  
  
    「你那么讨厌他吗？」  
  
    师父傻眼似的问黎拉。  
  
    黎拉「唔～」地望著半空中，并且在心里摸索有关威廉的字句。  
  
    「是啊，真的有够讨厌。即使长大了，脑子里也还是个小孩；学了许多东西，却在面对任何问题时都靠体力硬拚；只是比我早一点遇到师父，就摆出师兄的架子；以前明明还有点可爱，个子却长高了；观察力又不是不行，却丝毫不懂女人心。」  
  
    「你骂得真狠。」  
  
    哎，的确，黎拉自己也有同感。这些迁怒的话相当牵强。  
  
    不过这也没办法，不是吗？假如不迁怒，黎拉‧亚斯普莱就无法继续讨厌那家伙。而且在停止讨厌对方的那瞬间，她大概会无可救药地堕落下去。  
  
    威廉‧克梅修属于无法忍受身边有谁不幸福的那种人。况且他关心的对象还不分男女老幼。因此要是有人表示寂寞，想要他陪伴，他肯定就会照做。就算开口的是黎拉‧亚斯普莱也一样──尽管威廉八成会摆出难看到不行的脸色。  
  
    要是发生那种状况，光是那样，黎拉自己大概就会挺满足了。她会拋下世界最不幸的头衔。而且，肯定会有后续效应。  
  
    「…………」  
  
    赞光教会肯定会采取行动，他们应该会开始寻找下个够格当正规勇者的人物。  
  
    之后的发展，黎拉不太愿意想像。  
  
    「──没办法。无论用不用消去法，我总不能将最后一夜专程来投靠的弟子赶走。」  
  
    师父一边搔头发，一边抓起挂在破椅子上的大衣。  
  
    「反正这房间不适合长谈，有话我们到有食物和酒的地方再聊。好久没听见你最讨厌的师兄有什么英勇事迹了，待会儿给我好好说一说。」  
  
    「嗯，好啊。师父知道这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店吗？」  
  
    「别太期待了，能端出像样餐点的店还比较少。」  
  
    他一边踏著吱嘎作响的地板，一边将手伸向难开阖的门。  
  
    「对了，黎拉。真亏你晓得我的下落。最近我应该也没有向联盟组织（Alliance）报告自己的动向才对。」  
  
    「嗯？啊，对对对。我找你找得满辛苦的喔，嗯。」  
  
    ……没错。循正常途径，黎拉根本找不到师父本人的踪迹。  
  
    前迪欧尼骑士国荣誉骑士暨前第十八代正规勇者。黎拉原以为如此有名的人只要在人前稍有动作，她立刻就能得到消息。  
  
    因此黎拉能在这里找到师父，纯属巧合。  
  
    她本来在找的是其他人物。勇者一行人先前击溃的反帝国武装宗教组织余党，还有疑似准备率领那些党羽著手新计画的危险人物。  
  
    在调查过程现形的地点之一，就是这间旅馆。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她之前遍寻不著的师父就下榻于此。  
  
    ──黎拉希望这是巧合。她希望无条件信任自己重视的人。然而，黎拉并没有纯真到可以在这种情况下完全不对人起疑，她的立场更不容许她回避责任。  
  
    「还有，刚才谈了那些我才想到，我有件事想先和师父问清楚。」  
  
    「嗯，你要问什么？」  
  
    黎拉吸了气。  
  
    然后吐气。  
  
    心思镇静下来以后，她发问：  
  
    「师父，真界再想圣歌队（True world）的现任指导者是你吗？」  
  
    她的师父缓缓回头。  
  
    黎拉没有得到言词上的回应，没那种必要。光看见师父眼中蕴藏的警戒之色，她便知道自己的预测正确无误。  
  
    ──虽然黎拉丝毫无法为此感到高兴。

**第三卷 「纵使日薄西山」-slight light, slight hope-**

    1.星空底下之下  
  
    这是遥远以前的事。大地上曾充满生命。  
  
    群树繁茂，走兽奔腾，还有以人族（Emnetwiht）为首的众多种族营生。  
  
    将那段繁荣时光轻易摧毁掉的，则是后世所称的〈十七兽〉。它们不知从哪里出现，几乎将大地上可称为生命之物破坏殆尽。  
  
    以往活在大地的生物全都消失踪影。  
  
    人类灭亡，龙族（Dragon）灭亡，土龙族（Morrighan）灭亡，古灵族（Elf）灭亡。只剩离开大地逃往天上的极少数人勉强维系著生命。  
  
    后来，经过了五百年以上的时间。  
  
    悬浮大陆群（Regulu Ere）这个保留给存活者的最后箱庭尚未完全沉陷。〈兽〉反覆展开的袭击，目前仍有办法及时应付。  
  
    借助人族留下的愿望结晶，也就是圣剑之力（Carillon）。  
  
    并将性命短暂的少女一个接一个地派出消耗。  
  
    †  
  
    咒燃炉持续不断的运转声，正隆隆作响地撼动娜芙德的下腹部。  
  
    这绝对有碍健康吧，她如此心想，离开窗边。  
  
    窗外一片漆黑。在变得像镜子的窗户另一侧，可看见有个眼神别扭的小孩看似不高兴地噘著嘴望向这里。即使和她互瞪也一点都不好玩。  
  
    「啊～可恶，好闲喔！好闲喔好闲喔！」  
  
    娜芙德倒在便床上，拍动著双腿。虽然她明白使性子也解决不了什么，身体却还是会自己动起来。  
  
    这艘飞空艇──地表调查艇「虎耳草」目前正停留在离地表约五十卯哩远的上空。  
  
    对大地造成威胁的〈十七兽〉全都无法自由飞翔。保持这种高度就是免受危险侵袭的法门。  
  
    然而，安全有时候等于无聊。  
  
    「大地上不是充满著浪漫与冒险吗！不是应该有鹰翼族（Falcon）公主被囚禁在百〈兽〉包围的人族祭坛，等著王子前去救援吗！不是只要朝灰色沙土一挖就有满坑满谷的宝藏，还会被山贼王的怨灵附身吗！为什么这里都只有沙石而已！宝藏在哪，亡灵在哪，〈兽〉又在哪？」  
  
    「娜芙德，你好吵。」  
  
    有人用平静的声音规劝。  
  
    娜芙德转头一看，菈恩托露可坐在旁边的便床上，正读著某本书。  
  
    「那是什么书？」  
  
    「昨天从沙子底下挖到的出土品。我猜或许能当成消遣，就从仓库偷偷借来了。」  
  
    菈恩托露可的嗓音听起来往往不太高兴，还常对别人讲不留情面的话。因此，仓库的年幼组也会怕她或者讨厌她……不过试著相处以后，就会知道她这个人并没有那么坏，娜芙德如此认为。  
  
    虽然娜芙德也不把她当好人就是了，不过，那算彼此彼此。  
  
    「所以是古文书嘛。你看得懂？」  
  
    娜芙德从菈恩托露可背后将她搂住，然后隔著肩膀探头一瞧。  
  
    那确实是本书。尽管颜色稍微变了样，装订仍保持良好，看起来也没有脆化。保存状态算得上相当不错。  
  
    书页内容也进了娜芙德的眼帘，但不知道是否该说正如所料，在她看来那只是意义不明的成串符号。  
  
    「嗯……稍微懂单字的意思而已。」菈恩托露可用纤细手指捏起饼乾口粮说：「还不到能正确理解含意的程度。不过，纯粹当成将单字和单字连在一起想像其内容的拼图来打发时间，还算是满有意思。」  
  
    从背后压过来的体重让她露出有些不悦的脸色。  
  
    「哦。上面写什么？」  
  
    「我说过自己只是靠想像的吧？」  
  
    「没关系啦，把你的想像告诉我。接触有关古代的记载并展开想像力的羽翼，感觉就很浪漫迷人不是吗？」  
  
    唉──菈恩托露可一脸傻眼地叹气。  
  
    娜芙德很清楚对方的表情是抱怨归抱怨，扯到最后还是肯耐心地听她耍任性时的脸。  
  
    「──名为人类的物种原先并不存在。创造出他们，是星神最初且最大的过错。」  
  
    「什么跟什么啊。」  
  
    「我说过啦，用这本书想像出来的内容就是如此。从序文所见，开头的大意似乎大致是如此。」  
  
    「是喔。从人族的遗迹会找出那种玩意儿，难道说，表示他们也自觉有错喽？」  
  
    「不，当时的人族似乎也把这视为危险的思想。以现在的悬浮大陆群来说，大概类似于至天思想吧。」  
  
    至天思想。娜芙德有听过。  
  
    据说众人目前所住的悬浮大陆群不过是个通过点，我等非得远离污秽的大地，抵达那遥远的星空才行……大意差不多是这样的一套思维。  
  
    只是倡导倒也不会造成太多实际的危害，但信奉者当中却有不少人涉及偷窃飞空艇及非法改造等情事，因此在许多悬浮岛都成了警戒的对象。  
  
    「然后──」菈恩托露可用纤细指头抚过书页表面：「兽……将人类……封印于真实……这大概要反过来解读。人类解放了兽，将充满灰色真相的世界……不对，使其充满世界……？」  
  
    「噢。」  
  
    娜芙德挺身向前。她的体重也必然会压在菈恩托露可背后。  
  
    「娜芙德，你好重。」  
  
    「那是在说大地被〈兽〉毁灭的故事对不对？好厉害，那不就是预言书吗？」  
  
    「谁晓得呢。这似乎是大量生产的书籍中的一本，感觉像童话或教科书或教义经典一类。既然这样就不该当作预言，想成〈兽〉是配合书中内容制造出来的会比较自然。」  
  
    「原来如此。」  
  
    娜芙德在理解之余顺便伸长手臂，向菈恩托露可讨了一片她在吃的饼乾。虽然乾巴巴的口感绝不算美味，用来排解嘴馋倒还算管用。  
  
    「这一段文章还有后续。呃……十六块碎片……歌颂……真实世界的再想……与末日的救赎……海与母亲……恐惧……耽溺……完整的心……呃，空隙……晓天……？」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内容啊？娜芙德偏头。  
  
    内容并不成文章。是连有没有关联性都听不太出来的成串单字。  
  
    「你的想像力到哪里去了？」  
  
    「不，这一段真的只是将单字排在一起。别说想像了，根本就没有解读的空间──」  
  
    有人敲响了门。  
  
    娜芙德皱眉，离开菈恩托露可身边。  
  
    她们立场特殊。在这艘飞空艇上的人都明白这点，没有人想跟她们亲近或扯上关系。因此不可能会有人来这个房间。若有例外，应该仅限这艘飞空艇陷入不靠她们就无法应付的天大危机时而已。  
  
    不过那样的话，艇内也太安静了。即使竖起耳朵，也只能听见咒燃炉的运转声。听不见半点惨叫、怒吼、警报或炮击声。  
  
    「要进来就进来，门没锁。」  
  
    娜芙德一边戒备，一边朝门外开口。  
  
    门把被转动。  
  
    「──这里就是船团护卫的待命室吗？」  
  
    绿鬼族男子（Borgle）缓缓现身。  
  
    对方身穿重视耐用性且只顾实用价值的服装。看起来实在不像军人。话虽如此，却也不像生意人。  
  
    「我是想和为了防备〈兽〉袭击才找来的护卫谈谈……唔，这里就只有你们两个小姑娘吗？」  
  
    「我不晓得你是什么人，但现在立刻给我出去。」  
  
    菈恩托露可用冷漠的嗓音放话。  
  
    「按照船团规定，调查队成员禁止与我们接触。接近这间船室本身就是不被允许的事才对。站哨的人在做什么？」  
  
    「啊，你问的那个家伙过去玩牌欠了我一屁股债。我拜托几句以后，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啦。」  
  
    绿鬼族咧嘴露出和气的笑容，然后毫不犹豫地踏进房间。  
  
    「哎呀，忘了自我介绍。我叫葛力克，是民间打捞者，不过这次受到奥尔兰多商会聘用，从今天起与这支调查队会合，担任类似顾问的职务。哎，虽然我本来并不是这块料，算情势所逼吧。  
  
    ……那么，两位小姑娘的名字是？」  
  
    「谁理你。再说也没人问你叫什么。」  
  
    娜芙德用手肘拄在腿上，还托著腮帮子挥手赶对方走。  
  
    「既然你受雇于人，更应该避免做出违背商会想法的行为，不是吗？」  
  
    菈恩托露可大概是有样学样，也跟著挥手赶人。  
  
    「那码归那码，这码归这码啦。自己往后的安危要交到他人手上，至少总会想跟对方打声招呼吧？」  
  
    「……大叔，你说这话就怪了。」  
  
    娜芙德眯细眼睛。  
  
    「在这里的人只有我们两个。如你所见，我们是属于无徵种的女孩子。难道我们看起来像是可以从世人畏惧的〈兽〉侵袭下保护船团的勇猛战士吗？」  
  
    「关于那个嘛，坦白讲我现在还是半信半疑，可以的话我也不想相信。不过──」  
  
    绿鬼族用手朝竖在墙角的大剑包裹一指。  
  
    『带著遗迹兵器（Dagr weapon）的小姐们』，这点与我听说过的传闻太过一致了。记得你们是叫黄金妖精（Leprechaun），对吧？」  
  
    「什么嘛，原来你知道那么多啊。」  
  
    「前阵子我碰巧有机会得知的……另外，我可没老到要被人叫成大叔。」  
  
    「你至少比我们大好几岁吧。」  
  
    话是那么说没错啦──葛力克一脸无法接受的表情。  
  
    「啊，对了，我还带了算是伴手礼的玩意儿。既然船团一直待在大地上，你们都没吃到什么像样的食物吧。拿去，这是我从三十一号岛出发前在港口摊贩买来的鲜肉派。」  
  
    葛力克将掏出的包裹摆到桌上。  
  
    娜芙德顿时晃了晃肩膀，目光直盯住包裹，嘴里馋涎欲滴，肚子咕噜噜地叫个不停。绿鬼族说得没错。她们离开悬浮大陆群在船团担任护卫的这一个多月来吃到的不是肉乾就是口粮，尽是些利于保存不占空间却没滋味的东西。正常烹调的餐点让人想念得不得了。  
  
    「要长期降落在大地，就该花心思在吃的上面啦，这对打捞者来说可是常识。筹办这次调查计画的那些人对这方面根本不懂。  
  
    ……啊，为了保存久一点，我有叫店家多加些香草，不过还是麻烦你们尽快解决掉。可以的话最好在今天就吃光。」  
  
    娜芙德的喉咙发出咕嘟声。  
  
    但是，总不能在这时候屈服于食欲。她尽可能集中精神力，断绝对包裹投注的目光。接著，她用快要泛泪的眼睛直接瞪向绿鬼族。  
  
    「开什么玩笑，我们才不会屈服在那么简单的贿赂──」  
  
    「那我们来享用吧。」  
  
    「──上啦！喂！菈恩！」  
  
    娜芙德带著盈眶的眼泪看向旁边的好友。  
  
    「干嘛吃他那一套啦！我们不应该收这种东西吧！」  
  
    「因为闻起来很美味嘛。老是一直吃口粮之类的东西，我抗拒不了这种诱惑。」  
  
    「我懂你的心情，也对你说的完全赞同，不过正因为如此才更不能输给诱惑吧！」  
  
    「绿鬼族的味觉和我们大有不同，要是退回去只会白白地让鲜肉派腐坏。不如……」  
  
    菈恩托露可眼神变得锐利，露出笑容。  
  
    「反正我们刚好也闲得发慌，陪他聊聊天无伤大雅吧？」  
  
    ……唉。没救了。  
  
    娜芙德领悟到，自己再多说什么应该也没有意义。  
  
    菈恩托露可一露出这种使坏的脸，就没有任何人能改变她的意志。大约半年前，连最固执的珂朵莉跟她闹翻时，结果也是珂朵莉先低头。  
  
    珂朵莉。  
  
    ……娜芙德想起了不愿回忆的名字，内心隐隐作痛。对方是她的同事，也是烦人的学姊，也是互相打架的伙伴，更是再也见不到的家人。  
  
    当她们像这样在大地上消磨时日时，原本预测的出击日期已经过了。天上遭到特大号〈深潜的第六兽（Timere）〉袭击，珂朵莉将会前往迎战，并且奉献出性命诛讨敌人。  
  
    按照规划在预测到的战事中舍弃性命。那就是黄金妖精的本分。没必要畏惧，也不必伤心。  
  
    只是，即使她们在大地忙完这些烂差事回到天上，那个嚣张唠叨，有著一头天蓝色头发的女孩也已经不在了，这让人感到有些落寞。  
  
    「娜芙德，你怎么了吗？」  
  
    「……没事。既然你那样说，就随你高兴吧。」  
  
    娜芙德倒向便床。  
  
    她还若无其事地把脸从两人面前转开。她不想让人看见自己现在的表情。  
  
    「我要把鲜肉派吃掉了喔。」  
  
    「留一半下来。」  
  
    「真拿你没办法耶，我明白了……呃，先生，你叫葛力克对不对？你会被请来担任顾问，表示你当打捞者已经好一段时间了吗？」  
  
    「哎，对啦。我有信心自己做这行比生手要久。」  
  
    「那么，你也有遇过〈兽〉吗？」  
  
    娜芙德的背顿时抖了一下。  
  
    「这个嘛……」葛力克沉思似的用手指按著太阳穴回答：「我被排行第二、第三、第六的〈兽〉袭击过。假如只有远远看过的也算在内，还可以加上第五兽和第十一兽吧。」  
  
    「那么多喔！」  
  
    娜芙德猛然起身。眼泪不知道缩去哪里了。  
  
    「明明连我们都只有对付过〈第六兽〉耶！」  
  
    「毕竟我不像你们要正面迎战啊。每次我都是夹著尾巴逃命才能回来的。」  
  
    「──即使如此，我想你还是比我们更加通晓〈兽〉的存在。」  
  
    「我不觉得自己对它们有熟悉到通晓的程度就是了。蓝发的小姑娘，难不成你有关于〈兽〉的问题想问我？」  
  
    「是的……」  
  
    菈恩托露可一边撕开鲜肉派的包装，一边用平静的嗓音发问。  
  
    「我一直觉得事情很奇怪。  
  
    被逐出大地经过五百年。我们始终遭受〈十七兽〉摆弄，存活至今。从〈兽〉的獠牙底下一路逃离的历程，几乎可以直接称作悬浮大陆群的历史。  
  
    尽管如此──对于那些〈兽〉的事情，我们知道得实在太少。」  
  
    娜芙德心想：又来了～  
  
    菈恩托露可的脑筋至少比娜芙德来得灵光。  
  
    所谓脑筋灵光，指的可以是惯于思考，抑或擅于找出思考的题材。或者，那指的是面对任何事都非要找出自己能接受的答案才善罢干休。  
  
    想了也没用的问题，能不去思考应该是再好不过。  
  
    「……那些〈兽〉到底是什么呢，我能不能请教你的想法？」  
  
    思考不用思考也无妨的问题，追求不用知道也无妨的知识。  
  
    菈恩托露可就那样用她的双眸，笔直地望著葛力克的琥珀色眼睛。  
  
    2.梦的结束，梦的开始  
  
    那座「仓库」位于悬浮大陆群六十八号岛的森林深处。  
  
    从文件上来看，那里是护翼军名下的设施，据说也收藏著许多同为护翼军名下的贵重兵器。至少这并非虚言，但也难以说是正确地叙述了实情。  
  
    建造在那里的是足以住进将近五十名人员的像样兵舍。而且，收藏在那里的──或者应该说生活在那里的，则是超过三十名年岁未长的少女。附带一提，管理维持费几乎全由奥尔兰多商会出钱，实质上的管理员也是奥尔兰多的职员，而且地图上根本一直都明目张胆地将该处记载为奥尔兰多商会的第四仓库。  
  
    今天，那座仓库也迎来了早晨。  
  
    强烈主张自身存在的黎明光辉透过窗帘将房里照亮。鸟儿吱吱喳喳的啼声很是聒噪。  
  
    珂朵莉从床铺撑起上半身，茫然地望著天花板。  
  
    记忆彷佛蒙著雾霭，她想不起昨晚以前的事。  
  
    「唔～……」  
  
    珂朵莉用指背轻轻搓揉眼皮。  
  
    她的背脊自个儿打了哆嗦。冬天早上冷，穿著睡衣发呆太久或许会著凉。  
  
    要不要起床呢？  
  
    珂朵莉用依旧昏沉的脑袋，想回忆今天有什么规划。可是她想不起来。印象中暂时没有出击的预定。既然如此，完成每天固定的训练教程后，剩下的应该都是自由时间。那值得庆幸。现在珂朵莉只想用尽有限的所有时间，花费一切可用的自由，紧跟在他的身后。  
  
    ──他。  
  
    黑发青年的身影浮现在珂朵莉脑海。  
  
    昨天晚上的记忆受其触发，隐约复苏了。  
  
    「……唔啊。」  
  
    对了，自己当时昏倒了。  
  
    遭受前世侵蚀的珂朵莉陷入昏睡，原本恐怕再也不会醒来。之后她不知为何又清醒了，还当众黏著威廉哭得唏哩哗啦，肚子更饿得咕噜叫，她饥肠辘辘地喝掉菈琪旭贴心端来的燕麦粥，强烈的睡意随即涌上，然后便呼呼大睡。  
  
    「唔哇啊啊啊。」  
  
    怎么搞的嘛。  
  
    怎么，自己是只靠食欲和睡眠欲活动的生物还什么来著，只会顺从本能所求行动吗？在众目睽睽下黏著威廉也是本能的一环吗，理性消失到哪里去了？丢脸也该有限度。她的脸烫得像要著火。  
  
    不过……  
  
    食欲和睡眠欲都是活著才有的念头。证明了这副身躯往后还想活下去。如此一想，好像倒能让心情积极起来。不对，事已至此，就当成这样吧。否则在精神上会一蹶不振。  
  
    珂朵莉轻轻拍了拍热烫的脸颊，然后重新看向四周。  
  
    这里不是自己的房间，而是医务室。  
  
    应该是有人帮忙将在走廊突然睡著的她抬到了这里。那个人大概……不，几乎可以肯定就是威廉没错，不过别深究好了。她会喜不自胜地嘴角上扬。  
  
    珂朵莉‧诺塔‧瑟尼欧里斯是最年长的妖精兵，是个成熟的女性。她非得扮好小不点们憧憬的对象。虽然她的形象似乎早在各方面都毁了，不过正因如此，才更要避免让自己继续失态。  
  
    起床吧。然后趁著还没有被别人看见，先用冷水洗把脸好了。在珂朵莉这么想著，把脚伸向地板的瞬间──  
  
    「哎呀？」  
  
    门开了，有个红发女子走进房里。  
  
    「看来你这次确实醒过来了，太好了。」  
  
    对方个子很高。年纪比珂朵莉要大一些。大概二十岁左右吧。外表明显是个成熟女性，表情却有些稚气，搭配在身上的衣服则是镶著荷叶边的衬衫及围裙。  
  
    「威廉非常担心你喔。一会儿问你是不是又陷入长久的沉眠，一会儿问你这次会不会就一睡不醒了。他还坚持要守在旁边直到你醒来，说都说不听，因此我只好硬把人赶走。」  
  
    女子一边用拖鞋鞋跟「哒哒哒」地蹬在地上，一边走进医务室当中。她拉开窗帘，换掉花瓶的水，然后将日历的日期更新一天。  
  
    「哎，毕竟你睡得一脸笑容洋溢，呼吸脉搏和其他生命迹象看来也都不要紧，我就先让你躺进医务室了。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咦？啊，那个……」  
  
    一瞬间，珂朵莉无法理解对方是在跟自己讲话。  
  
    她眨了一下眼睛。  
  
    「妮……戈兰……？」  
  
    「咦？」  
  
    「啊，不是的。没事。」  
  
    珂朵莉连忙挥起双手。  
  
    对了。这个女子名叫妮戈兰。她是奥尔兰多商会派来的，在这座妖精仓库顶著备品管理员的职称，负责照顾年幼的妖精（备品）们。  
  
    「怎么了，你睡迷糊了？」  
  
    「嗯，好像是……」  
  
    珂朵莉总觉得脑袋运作得不太灵光。早晨的阳光和威廉的名字，似乎还不足以唤醒她那曾经大睡特睡的脑袋。  
  
    「身体倒没有不舒服，可是脑袋昏昏沉沉的。我去洗把脸──」  
  
    「学姊！」  
  
    原本半开的门砰地完全打开了。  
  
    「学姊并没有显灵！学姊～～！」  
  
    有个绿色头发的娇小少女像飞箭一样地冲过来，并且黏住珂朵莉。  
  
    「呀啊！」  
  
    「喂。不要给大病初愈的学姊添太多负担。」  
  
    从后面又有个紫色头发的少女现出身影。  
  
    「……缇亚忒，潘丽宝。」  
  
    珂朵莉确认似的叫出两人的名字。  
  
    她茫然地俯望著拚命贴在自己腹部附近的少女的后脑杓。  
  
    「对不起，珂朵莉学姊。」潘丽宝低头赔罪：「在学姊坏掉这段期间，缇亚忒似乎一直静不下来。像昨天晚上也是，她后来好像几乎没睡著。」  
  
    「是那样吗？」  
  
    珂朵莉听完说明，又问了缇亚忒一声，却没得到回答。  
  
    即使用手戳也没有反应。  
  
    把缇亚忒转过来确认以后，才发现她不知不觉中已经睡熟了。  
  
    「我懂了。」  
  
    晚上没睡著的说词似乎确有其事。被学妹爱慕至此，珂朵莉不知道该说是高兴、温馨、愧疚或心疼。  
  
    「想到有人丧命就静不下心吗？」  
  
    ──而且，或许也有一点点悲伤。  
  
    「你也长大了呢，缇亚忒。」  
  
    据说黄金妖精是尚未理解死亡就先夭折的婴孩游魂所化成。所以严格来说，她们并不具生命。更因此无法对死亡产生畏惧的本能。而且也欠缺怜悯他人死亡的内心悸动。  
  
    然而，那是她们在年幼时的情形。  
  
    妖精在岁数累积的过程中，心灵会逐渐产生变化。随著身体开始接近成人，等到她们开始持剑上战场的时候，对死亡就会有相当的理解。头脑将变得有能力认知那是无可挽救的丧失，同时也是令人难受且伤心的事。  
  
    若从其他种族的立场来说，那就是成长。是值得欢喜的事。  
  
    然而对黄金妖精来说，那就是难过的事。为了在战场上消耗才诞生茁壮的性命。假如要一一慨叹每条消失的生命，心灵会无法承受。就因为这样，有许多妖精会装作没发现自己内心萌生的那种情绪，而且不愿意正视。当成不需要的东西并加以否定。当成必须克服的障碍并加以抑制。  
  
    缇亚忒所选的路不属于任何一边，既然这孩子会直直地面对难以习惯的情绪，将来肯定会吃到许多苦头吧。  
  
    「像这种时候，你应该坦然地为她的成长高兴喔。」  
  
    珂朵莉吃惊地抬起头。妮戈兰正温柔地笑著。  
  
    「难道说我刚才把心里想的事情讲出来了吗？」  
  
    「这点心思我懂。你以为我在这里看著你们几年了呢？」  
  
    ……啊，原来如此。  
  
    刚才珂朵莉对缇亚忒所怀的情绪，和她的学姊过去对自己所怀的情绪一样。妮戈兰则是一直都在旁边关注她们。  
  
    「总之，先让缇亚忒睡在医务室（这里）吧。珂朵莉……刚才你不是要去洗脸吗？」  
  
    「啊，是的。」  
  
    「既然这样，你就顺便到餐厅吃早餐，让大家看看你充满精神的脸吧。接著，你再回来这里。」  
  
    妮戈兰指了指地板。  
  
    「你看起来是挺有精神，但不能大意。虽然靠这里的设备能做的事情有限，还是来做个简单的健康检查吧。」  
  
    「啊……」  
  
    对了，那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她自己没有想到那些呢？脑袋果然运作得不灵光，得让脑子醒过来才行。  
  
    「也对，就那样好了。」  
  
    珂朵莉扒开黏著自己睡熟的缇亚忒，让她躺到床上，然后轻轻地拍了拍自己的脸振作精神。  
  
    「……嗯？」  
  
    潘丽宝一副不可思议地发出疑问声。  
  
    「这是代表心境的变化或什么吗？」  
  
    「咦？」  
  
    她指著一撮头发──珂朵莉的。  
  
    在天蓝色长发中，只有那一撮混了红发在里面。  
  
    「咦，这什么啊？」  
  
    珂朵莉试著用手搓揉，可是颜色褪不掉。她还试著拉扯，可是那并非接发之类的花样。即使透过窗口的光细看，仍可以看出这确实是自己的发色，只知道似乎并不是因为某种染料才让头发变色的。  
  
    「或许是这次昏睡的后遗症。我想你不用太担心喔。毕竟体毛及头发会随著季节转变或发育而变色的种族并不罕见。」  
  
    妮戈兰插话。  
  
    「再说颜色很漂亮，保持那样别染掉是不是也不错呢？」  
  
    是那样吗？  
  
    原本珂朵莉就没有多喜欢自己的发色，颜色变了就变了，那无所谓。要是只有一小撮变红，应该也不用担心会变得跟她现有的衣服不搭调。何况──  
  
    「而且，威廉一定也会说他比较喜欢不勉强打扮的你吧。」  
  
    「拜托你别读我的心思好吗！」  
  
    抗议声有大半成了惨叫。  
  
    †  
  
    我是什么？珂朵莉如此思索。  
  
    答案好像很单纯，却又有一点复杂。  
  
    黄金妖精。没死透的死灵。并未活著的生命。为了拥有纯正生命的人们，要拋弃自身一切的作战兵器。  
  
    适用的遗迹兵器为瑟尼欧里斯。年方十五。诞生于九十四号悬浮岛的森林中。  
  
    ……单恋的历史，即将满月。  
  
    3.我回来了  
  
    他们一早就去市场买了食材回来。  
  
    采购的战果装在麻袋捧个满怀，袋里有大量面粉、奶油、蛋、牛奶、砂糖，还有少许的蜂蜜、坚果、水果乾。  
  
    阳光从叶隙洒落，威廉‧克梅修正走在森林中的小径上。  
  
    铺设范围聊胜于无的石板道荒废失修，处处可见各种杂草从石板的缝隙探头。路况实在无法说是好，但只要沿著这条路走，至少就不用担心会迷路。  
  
    「请问，那个袋子会不会重？」  
  
    走在旁边的菈琪旭关心地看向威廉的脸。  
  
    「别小看大人，这点东西连行李都称不上。」  
  
    威廉一边回答，一边用双手重新捧好特大号麻袋。  
  
    「还是说，要不要我顺便把你扛起来？」  
  
    「哇哇，不用那样子，我心领了。」  
  
    菈琪旭连忙伸出双手挥了挥。  
  
    「呃，因为我有打工，走这条路已经习惯了。」  
  
    这些少女──妖精们在名义上是归军方所有的「秘密兵器」，其行动自由大受限制。假如没有要执行某项作战，她们甚至不准离开这座六十八号悬浮岛活动（虽然也有人默许她们用自己的翅膀飞到邻近悬浮岛）。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她们只要待在六十八号悬浮岛，就保证可以过得挺自由。  
  
    「你在面包店打工，已经好一阵子了吗？」  
  
    「呃，差不多快半年了。刚开始我老是闯祸，不过最近也有得到老板夸奖喔。」  
  
    「哦。」  
  
    那间位于市区的面包店，是由一个感觉难以取悦的中年男性兽人经营。不知道是否本来就长成那模样，他总是一脸不开心，看起来倒不太像会称赞别人的那种人。  
  
    「他希望我在白天也能帮忙看店，不要只是早上过去帮忙做面包，还叫我乾脆去当他们家的小孩。」  
  
    「哦。」  
  
    「……威……威廉，请问你怎么了吗？表情好恐怖耶。」  
  
    没事的。不要紧。威廉明白自己很冷静。他不会把那种明显是客套话的词当真。是的，断然不会。不会归不会，或许日后他得找一天到那间面包店打招呼。  
  
    「哎，那码归那码。亏你能得到打工的许可。军队一般是不会认同军人有副业喔。」  
  
    严格来讲，她们是兵器而非军人。还有正常来想，会认同兵器有副业的军队也一样匪夷所思……话虽如此，威廉自己就置身于兼职当军人的复杂处境。在立场上也不方便对此多追究。  
  
    「军方的高官……在你来之前的上一个管理员，好像对这件事摆过脸色。不过妮戈兰帮我们说服他了。」  
  
    「啊～……原来如此。」  
  
    这些少女在名义上是归军方所有的兵器。然而，她们在实质上则是奥尔兰多商会保有的私人财产。军方派来的管理员纯属装饰，实务方面是由商会指派的人员负责照料管理。以现状而言，那个人就是妮戈兰。只要她想让妖精们上街打工，就算军方管理员有所不满，应该也无法扳倒她的意见。  
  
    「啊……威廉也是军人嘛。你觉得这样不应该吗？」  
  
    「嗯？」  
  
    「呃，我们只是军方的兵器，却还像普通人一样工作赚钱……」  
  
    「喔，你是问那个啊。」  
  
    的确，基于身穿军服的立场，威廉自己或许也该对这件事摆脸色就是了。  
  
    「无伤大雅吧。既然小孩子表示找到了想做的事，先不提支持与否，至少大人的责任就是别插手阻扰。只要没发生出卖机密或盗卖军品之类的状况，我不会反对啦。」  
  
    「哇……真的吗！」  
  
    一看就可以晓得菈琪旭整张脸都亮了起来。  
  
    「呃，威廉，我好喜欢你。虽然妖精没有父母，我也不太懂那种感觉，不过要是有『爸爸』，我会希望是像你这样子的人。」  
  
    好喜欢，是吗？  
  
    让人坦然地感到高兴，也可以正面接受，用来表示好感的话语。  
  
    「我心里倒已经有一半是以你们的父亲自居了。」  
  
    「这样啊，嘻嘻。」  
  
    笑容开朗的菈琪旭害羞了。威廉也跟著她笑。然而──  
  
    「……啊，不过那样的话，是不是也要有『妈妈』呢……虽然我很喜欢妮戈兰，但你还是要配珂朵莉学姊……」  
  
    一如往常，对于菈琪旭嘴里嘀嘀咕咕的那些恐怖内容，威廉都希望当成没听见。  
  
    †  
  
    妮戈兰在平时穿的围裙上面，多披了不知道从哪里拿出来的宽松白袍。  
  
    「这是我在综合学术院领到基础医术及烹饪证书时一起领到的。」  
  
    原来她有那些证书啊，珂朵莉有些讶异。  
  
    医术及烹饪。要在这间妖精兵舍担任主管，都算是极为重要的技能。正因为妮戈兰是在两方面都有心得的才女，才能只身接下管理这座兵舍的职务吧。  
  
    「披上白袍，干劲也来了，这次的健康检查会做得比较正式喔。」  
  
    于是就如她所宣布的，较为正式的检查开始了。  
  
    从全身的叩诊触诊开始，时而用灯光靠近眼睛确认眼球活动；时而服药检查并询问感觉；时而抽取少量血液；时而听妮戈兰讲出「总觉得啃一点肉就能了解更多」这种玩笑话。  
  
    「唔～……」  
  
    取样，写诊断书，然后再取样。在持续这些动作的过程中，妮戈兰的脸色像是混合了惊讶与困惑，逐渐变得暧昧难辨。  
  
    「我该不会得了什么难治的病吧？」  
  
    纳闷的珂朵莉一问──  
  
    「唔～不是那样，虽然不是那样，等会儿好吗？」  
  
    只有得到同样暧昧的一番话当回答。  
  
    检查告一段落。  
  
    妮戈兰双手捧头，趴在桌面上。  
  
    「……怎么回事，你检查出什么了？」  
  
    珂朵莉一边将原本脱掉的上衣穿好一边问。  
  
    「纯化银粉末的检验结果呈阴性。」  
  
    霍地起身的妮戈兰回答。  
  
    「──呃，那是什么意思？」  
  
    珂朵莉战战兢兢地问。  
  
    传闻银有辟魔之力，她听说过。那可以让吸血鬼（Vampire）无法近身，或者断绝食人鬼（Troil）的无穷生命力，诸如此类的传说数也数不清。  
  
    然而，那些其实几乎全是迷信。  
  
    实际上，银只是脆弱又不稳定的金属。对毒素或瘴气立刻会产生反应，变质成黑色。但反过来说，把银当成探查那些危险异常因子的工具就相当方便。既沉重又难用的银制餐具之所以会在有钱人之间风行，据说就是因为要提防下毒或遭遇类似的不测。  
  
    不过，那码归那码，跟目前的状况又有什么关系？  
  
    「纯化银是使用特殊灰烬加工过的银，它对一般毒素不会有反应，要接触到扭曲的死亡才会让它变色……简单来说，就是用来检测死灵（Ghost）或尸鬼（Ghoul）一类的药剂。」  
  
    「死灵。」  
  
    珂朵莉咕哝出声音。  
  
    她稍作思索。  
  
    「呃……你说的那些，是什么意思？」  
  
    珂朵莉将口水咕噜咽下以后，又问了一次。  
  
    「……难道说，真的是那个意思？」  
  
    「当然，就是那个意思。虽然不晓得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不过要是只整理出结论与结果，也只能那么说了。」  
  
    妮戈兰轻轻地摇了摇拿在手上的试管。当中的白银色物体沙沙晃动。  
  
    「如你所知，黄金妖精是一种死灵。所以要是把你们的血混入这种试剂里，应该瞬间就会变成全黑才对。没想到现在却毫无反应，既然如此，结论就只有一个。」  
  
    她所说的道理简明易懂，正因如此，更没有质疑的余地。  
  
    「换句话说，现在的你并不是黄金妖精。」  
  
    「……等一下。我听不懂那句话。  
  
    每个人本身的种族，正常都是在出生时就决定，到死都无法改变的对不对。不会有某天突然说『我不当食人鬼了』，然后到公所办完手续就能在隔天变成其他东西的事吧？」  
  
    「虽然我好奇你为什么要用食人鬼来比喻，但一般而言是那样没错。」  
  
    「那为什么会这样？」  
  
    「我根本不晓得原因喔。刚才说过了吧，要是只整理出结论与结果，事情就是那样。要是不请专门的医生看诊，也说不出更详细的情形。」  
  
    「可是那样的话，我……」  
  
    遗迹兵器──别名圣剑──是早就灭亡的物种「人族」才能使用的神兵利器。然而，黄金妖精生来就是「代替人族运用其道具」的存在，尽管她们终究只是代劳，却能像人族一样挥舞这种古代兵器。  
  
    那就是妖精们被当成对付〈兽〉的决战兵器，而搁在这座妖精仓库的理由。  
  
    「是啊。或许你也不要再直接触摸遗迹兵器会比较好。毕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后果。  
  
    ……我没有吓唬你喔。你也晓得和人族相差悬殊的种族光是触碰遗迹兵器，就会对生命造成威胁吧？」  
  
    珂朵莉晓得。因此，爬虫族（Reptrace）士兵几乎都不会主动靠近她们。有胆识像灰岩皮那样和她们近距离相处的人仅占一小部分。  
  
    「虽然现在的你也是无徵种，看起来和人族似乎并没有相差太多，然而那也不是光看外表就能下定论的事。」  
  
    珂朵莉明白。考虑到事有万一，她就不能胡乱冒险。  
  
    可是……  
  
    珂朵莉‧诺塔‧瑟尼欧里斯，是她适合使用遗迹兵器「瑟尼欧里斯」才得来的名字。假如再也不能碰那把剑，这里就只剩不具任何力量或价值的珂朵莉了。  
  
    「……不能用剑，我就没资格当妖精兵。」  
  
    「是那样没错。」  
  
    妮戈兰一边在诊断书结尾写了些什么，一边随口附和。  
  
    「既然我不是妖精兵，就必须离开这里才可以。」  
  
    「啊～……我懂了，你会那样想吗？」  
  
    女食人鬼蹙眉相劝：  
  
    「哎，别那么说，留下来吧。反正靠一两张文件就能解决，何况你也没有想积极离开的理由对不对？」  
  
    「可是──」  
  
    「不准说你没事可做喔。记住，怀有梦想和野心的女人在人生中是没有『无聊』这两个字的。」  
  
    啧啧啧──妮戈兰摇指把话说得似乎颇有一回事。  
  
    「你好好地回来了。而且，你现在人待在这里。不好好珍惜这一点可不行喔。」  
  
    「听你说那些，我一下子也无法调适……」  
  
    「也对。总之你要不要在出嫁前先磨练自己？」  
  
    ……………………  
  
    「咦？」  
  
    「说正经的，大约再过三个月，威廉能留在这里的契约就到期了。原本他的差事就只是用来掩饰这里没有军方负责人，所以根本没有规划过契约展期的手续。  
  
    不过现在失去他，对我们而言就亏大了。你明白吧？」  
  
    珂朵莉明白那一点。明白是明白。  
  
    「当然喽，依那个人的性子，只要大家叫他留下来，我想他就不会离开这里了。可是，光靠那样不够。还需要更实际，更能让他明确地把这里当成自己家的某种牵绊。你懂吧？」  
  
    珂朵莉好像懂，又好像不懂。  
  
    「放养牛羊的时候，都要先教会它们在晚上自己回小屋吧？」  
  
    抱歉，那样比喻就完全听不懂了。  
  
    「再说人族的血脉好不容易在现代复苏，断绝在他一个人身上也嫌可惜吧？像这种时候即使把食用的问题搁到一边，还是会希望让他娶妻成家生子，不是吗？」  
  
    慢著。先等一下。在讨论懂与不懂以前，珂朵莉觉得那是她不应该了解的问题。  
  
    「其实我想过，自己在这种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志愿当新娘人选──」  
  
    「那样不行！」  
  
    砰。被踢倒的椅子在地上发出响亮声音。珂朵莉脸颊热烫。  
  
    妮戈兰大吃一惊的表情慢慢地变成坏心笑容。  
  
    「不行吗，为什么？」  
  
    照以前从威廉本人口中问到的说词，他喜欢的类型是有包容力的年长女性。惨就惨在那是珂朵莉再怎么挣扎也无法满足的条件。而且只看那项条件，至少妮戈兰就完全符合。  
  
    「……因为，我没有胜算。」  
  
    「会吗，我们在这方面似乎有一点点所谓的歧见耶。」  
  
    妮戈兰微微耸肩。  
  
    「既然如此，你就拚死成为好女人，然后赶快抓住他的心吧。要是你拖拖拉拉的，小心被我或其他女生捷足先登喔？」  
  
    她一边笑，一边说出这些话。  
  
    啊，原来如此──珂朵莉心想。这就是所谓成熟女性的包容力吗？  
  
    感觉像让人再次在眼前卖弄自己所欠缺的魅力。  
  
    †  
  
    早餐时间过后，小不点们都前往操场接受基础训练课程，威廉便趁机占据厨房了。  
  
    他在军服上披围裙，头上绑三角巾，还将清早从市场采买回来的大量材料摆到桌上。  
  
    接著，威廉烤了大量的奶油蛋糕。  
  
    作战中最重要的是想像力──威廉如此认为。应求的胜利具体而言指的是什么状况；其前后可以料到会有什么样的事；抵达目标的过程会被要求哪种条件？只有在脑中能将这些问题全想好的人，才能实际掌握所要的未来。  
  
    身经百战的威廉不会大意。比方说，他如此预料：首先，妖精仓库的小不点们肯定也会表示她们想吃这块奶油蛋糕。这是付给珂朵莉生还的报酬，就算像这样说之以理，要让所有人都接受应该有困难。而且依珂朵莉的个性，在那种状况下就没办法独占蛋糕。她绝对会想分给其他女孩吧。因此，要让珂朵莉吃到足够的奶油蛋糕，最少也得先将她以外的份烤好。  
  
    结果究竟如何呢？  
  
    少女们结束今天的基础训练课程，累得东倒西歪地聚集到餐厅以后，就发出了「呼喔喔喔喔喔！」、「咿呀啊啊啊啊啊！」这种动物般的怪叫声。餐厅满是甜蜜的香气，桌上则有刚烤好的大块奶油蛋糕正微微散发出热气。那样的魅力足以让活泼少女将理性全拋到九霄云外。  
  
    眼神发亮如野兽，松开的嘴角彷佛随时会有口水滴下来。当少女们快被食欲逼得像妖魔鬼怪倾巢而出时──  
  
    「吃点心的时候也要守规矩，好吗？」  
  
    真正贪吃的妖魔鬼怪（妮戈兰）笑咪咪地这么告诉她们。  
  
    少女们安安静静地就座，然后乖乖等著切好的蛋糕装盘端到所有人面前，经过向星神简略祈祷以后，她们就一起抓著叉子将蛋糕同时送入嘴里，眼睛全为此闪闪发亮。  
  
    很好，第一波火力掩护成功。接著要刻不容缓地朝珂朵莉一个人集中开火──威廉顺势将餐厅看了一圈才赫然发现：最要紧的蓝发妖精看不见人影。  
  
    「你要找珂朵莉的话，她大概在房间。」  
  
    奈芙莲一边嚼呀嚼地动著脸颊，一边亮著眼睛告诉威廉。  
  
    「怎么搞的，刚才我应该已经先找人叫她过来了。」  
  
    「你想嘛，她会在一些奇怪的地方爱面子啊。」  
  
    用手肘拄著桌子托腮的艾瑟雅转头看来。  
  
    威廉想起了以前听过的传闻。据说珂朵莉‧诺塔‧瑟尼欧里斯在妖精仓库的餐厅用餐时，绝不会多点一份甜点。  
  
    话虽如此，要问到她是不是讨厌吃甜食，似乎倒也没有那回事。  
  
    因为学姊是大人啊──缇亚忒自豪似的说。照她的说法，珂朵莉似乎认为心花怒放地狂吃甜点是小孩子的行为，成熟女性就会冷冷地表示「不用了」。威廉觉得那才像小孩子会有的见解，不过他把感想保留下来了。  
  
    那是在顾面子啦──艾瑟雅说完便坏心地笑了笑。据说珂朵莉身为妖精仓库最年长的妖精士兵，会希望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年长一点，让学妹认为她值得依靠，才费尽心思逞强给人看。说起来实在很像她的作风，威廉心想。  
  
    总之因为那么回事，据说住在这间仓库里的妖精们全都没看过珂朵莉吃甜食的模样。  
  
    「哎，不是什么大问题啦。技官你就亲自把蛋糕送到她房间，度过属于你们两人的甜蜜时光就行了。」  
  
    「别讲得像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一样。」  
  
    威廉轻轻戳了艾瑟雅的额头。  
  
    十分钟后，珂朵莉的房间。  
  
    「……所以，为什么只有你这个要角没来餐厅？」  
  
    「呃，那是因为……我不太想被其他女生看见我吃这类东西的样子……」  
  
    「不对，我听了才更想问那是为什么。」  
  
    「你想嘛，那样不是很孩子气吗？尤其我在吃那类东西时，表情好像都会变得松垮垮的。身为年长者，我想把那一面藏起来嘛。」  
  
    结果威廉听到了正如先前掌握的藉口，还有正如他所料的答覆。  
  
    唉──  
  
    「怎样，你为什么叹气？」  
  
    「我觉得你讲究那种无关紧要的小事实在很孩子气。」  
  
    「啥！」  
  
    威廉将切成扇形的一盘蛋糕摆到正想站起来的珂朵莉眼前。  
  
    甜蜜的香气飘了上来。  
  
    眼里顿时消气的珂朵莉弯腰坐回椅子上。  
  
    「需不需要顺便冲杯红茶呢，小姐？」  
  
    威廉一边忍著笑意，一边帮她添上叉子。  
  
    「……奶油蛋糕？」  
  
    「是啊。」  
  
    虽然不晓得珂朵莉为什么要用疑问句，威廉仍对她点头。  
  
    「……面糊里掺了果实？」  
  
    「我想让味道和口感多一点变化。」  
  
    珂朵莉蜻蜓点水似的探头从右观察到左。  
  
    「……看起来好像很好吃。」  
  
    「实际上也很好吃。」  
  
    「……这我可以吃吧？」  
  
    「那还用问。话说你以为我是帮谁烤的？」  
  
    珂朵莉盯著蛋糕。  
  
    她将叉子的前端浅浅地戳进去。  
  
    好似劈开山头那样，她把蛋糕分成一口的大小。  
  
    然后，珂朵莉用发抖的手，战战兢兢地把那送到眼前。  
  
    「……………………」  
  
    她下定决心，将蛋糕含进嘴里。  
  
    『好啦好啦。OK。我会让你吃蛋糕吃到怕。』  
  
    威廉想起他们在那一晚的口头约定。  
  
    他终于可以信守承诺了。  
  
    同时，威廉也让这个女孩代他完成了自己以前没办到的事。在守护他人的战斗中活下来。回到自己的归宿。还有……  
  
    ──好好地听等候的人说一声「你回来了」。  
  
    珂朵莉动嘴巴咀嚼。喉咙微微发出「咕噜」的声音。  
  
    「有奶油蛋糕的味道。」  
  
    「那当然，因为你吃的是奶油蛋糕啊。」  
  
    威廉说完耸了耸肩。  
  
    滴答，大粒泪珠落在珂朵莉腿上。  
  
    「虽然拖了这么久……我也知道现在才这么说已经迟了……可是……可是我真的回来了啊……」  
  
    珂朵莉她们三个回到妖精仓库以后，应该早就过了十天左右的时间。要是从战事结束那时候算起，经过的时间便多于两周。  
  
    明明如此，这女孩却到现在才深深体会著那样的事实。  
  
    威廉并没有亲眼目睹十五号悬浮岛的战场。  
  
    所以，他不知道这个约定对珂朵莉来说成了多有份量的事。他只能一无所知地揣测。  
  
    「你很卖力。」  
  
    威廉只能一脸懵懵懂懂地对她投以老套的慰问词。  
  
    「对呀……对呀……我非常……努力喔……」  
  
    只见珂朵莉盈出的泪水滴滴答答地逐渐将衣角沾湿。  
  
    「对不起……我好像，根本尝不出味道……我想大概很好吃，可是，脑海里却只会冒出其他字句……」  
  
    「是吗。」  
  
    威廉在肩膀微微颤抖的珂朵莉身旁思索。  
  
    换成自己在她的立场，会变成什么样？  
  
    简单说──尽管这当然是绝对不可能成真的事情──假如威廉自己能守住过去和爱尔梅莉亚的约定，状况会变成怎样？要是他成功保护了想保护的人事物，回到想回去的归宿，还用女儿做的绝品奶油蛋糕将肚子填得饱饱地当作证明，到时自己会变成什么样？  
  
    威廉觉得他大概会顾不了羞耻或颜面放声大哭。  
  
    威廉更觉得养育院的孩子们应该会毫不手软地赏他一顿拥抱和亲吻。即使孩子们被嫌吵嫌痛嫌烦的他推开，八成还是有人说什么都不会放手。  
  
    「要吃还有。别客气，你尽量吃喔。」  
  
    「嗯……我明白。虽然我明白，可是心里却觉得好饱。」  
  
    珂朵莉迟迟没动手吃第二口。  
  
    拿你没办法。威廉苦笑，然后轻轻将手掌摆到珂朵莉头上。  
  
    他没有被珂朵莉抗议：别把我当小孩子。  
  
    「虽然我昨天也说过这句话，不过从许多角度来看似乎都嫌晚了──欢迎你回来，珂朵莉。」  
  
    「唔啊……」  
  
    叉子从珂朵莉的手指中滑落。  
  
    她一边打了好几个哭嗝，一边缓缓抬起脸。  
  
    深蓝色眼睛被接连涌现的泪水濡湿。  
  
    「我……回来……了……」  
  
    珂朵莉用额头贴到威廉的腹部。  
  
    眼泪的热度隔著军服的衣料传来。  
  
    「我终于……说出来了。」  
  
    「是啊。我终于听见了。」  
  
    威廉轻轻地拍了拍对方的后脑杓。  
  
    依偎著威廉哭泣的珂朵莉身体一直在发抖，甚至让人觉得，那不是单纯因喜悦所致。  
  
    4.寒冷季节里的温暖日子  
  
    据说二楼走廊深处最近会漏雨。  
  
    实际过去看过以后，可以晓得那看来需要做一些木工活儿来处理。正式修理得在日后到镇上找业者动工，目前先做应急处理应该就行了──  
  
    「……嗯～？」  
  
    仰望著天花板的威廉偏头。  
  
    「怎么了，有看见什么奇怪的东西吗？」  
  
    珂朵莉循著他的视线看过去，却没有发现什么特别不对劲的地方。上了年纪的屋顶底板一如往常，已经变色发黑。  
  
    「没有，我觉得之前好像也遇过这样的情景。」  
  
    「是喔？」  
  
    珂朵莉稍微试著追寻记忆。  
  
    『────────────────』  
  
    她想不起称得上与这类似的记忆。  
  
    「我想你之前修理的是被可蓉踹破的墙壁耶。」  
  
    「倒不是那个意思啦……哎，算了。想不起来就表示没有多重要。」  
  
    威廉将脖子的关节转得喀喀作响。  
  
    「记得上次用的木板和钉子还有剩……欸，你晓不晓得木槌放在哪里？」  
  
    「上次你是不是也问过一样的话，都已经忘了喔？」  
  
    这么说来，或许真有那么回事。  
  
    「抱歉抱歉。所以说，东西在哪里？」  
  
    珂朵莉笑著数落「拿你没办法耶」，然后张开嘴巴，准备要讲些什么──  
  
    『────────────────』  
  
    「……奇怪？」  
  
    木槌所放的地方。她肯定晓得在哪里才对。可是，脑海里的印象却浮不出来。  
  
    「怎么了？」  
  
    「对不起，呃，那个……我好像也忘记了耶。」  
  
    「搞什么啊，连你也忘啦。木槌的存在感还真是薄弱。」  
  
    「对……对啊……」  
  
    珂朵莉一边困惑，一边点头。  
  
    她在心里微微感受到寒意，还告诉自己：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吧？  
  
    「呃，不用那么在意吧。既然我们俩都忘了，随便找第三个人问就行啦。对不对？」  
  
    「嗯……是啊，也对。」  
  
    威廉待人温柔。虽然说，他有不知道该说是笨拙还是不懂得跟女生相处的部分，即使如此，只要像这样待在威廉身边，就会知道他非常努力地在为她们著想。他的想法会传达过来。  
  
    所以，珂朵莉想待在威廉身边。她想跟他相伴相依。她想对他撒娇。  
  
    珂朵莉勉强自己笑著。  
  
    「走吧。我想大概在一楼或二楼的库房。」  
  
    「喔，了解。」  
  
    威廉转身，然后迈步前进。  
  
    珂朵莉凝望著他空著的左手。要是自己现在跑去威廉身旁握他的手，他会被吓到吗？排斥……感觉倒还不至于，可是会给他正面印象吗？  
  
    这么说来，之前奈芙莲在十一号悬浮岛搂住威廉手臂时，他固然没有排斥，脸色却变得有些困扰。假如自己现在抓住威廉的手，还被他摆类似的脸色，总觉得会有点讨厌。  
  
    珂朵莉一边烦恼，一边比威廉晚了半步向前进。  
  
    「呼喔喔喔喔。」  
  
    缇亚忒从走廊转角探出半边脸，似乎正在亢奋什么。  
  
    「感觉有大人的气氛……」  
  
    在同一个转角同样探出半颗头的菈琪旭脸红。  
  
    「哎呀，从她晚了半步才跟上看得出来哟。那不是出于含蓄，单纯只是变成两人独处就不知道该怎么拉近彼此的距离。」  
  
    保持相同姿势的艾瑟雅傻眼。  
  
    「你们几个，我全部都有听见喔。」  
  
    珂朵莉稍微拉高音量开口，直直排在一起的三颗头就统统躲到墙后面了。  
  
    †  
  
    从珂朵莉醒来以后，过了五天。  
  
    她的身体状况并未出现什么明显的问题。  
  
    虽然珂朵莉并没有接纳妮戈兰的提议，但现在她失去妖精兵的作用，也没有其他事可做。她把以往自己用于锻炼或其他方面的时间，直接投注到其他事情上了。简而言之，就是指导学妹们进行训练，还有帮忙妮戈兰之类。  
  
    †  
  
    珂朵莉用小碟子盛汤，然后确认味道。辣得有一丝刺激舌尖的感觉。还不错。可是，考虑到羊肉加下去的份量感，或许调味可以再强烈一点。  
  
    她切碎香草，把那洒到锅子里。  
  
    「……又是香辛料重的肉类菜色啊。不知道是谁爱吃的喔？」  
  
    艾瑟雅嗅呀嗅地问了一句，不过珂朵莉用「除了轮值下厨的人以外不准进厨房！」为理由把她撵了出去。顺带一提，这条规则只适用于妖精兵，妮戈兰和威廉，现在加上珂朵莉（本著辅佐妮戈兰的名义）都可以随意使用厨房。  
  
    用来搭配的蔬菜类是不是煮得鲜甜一点比较好呢？至少那样会比较迎合小不点们的口味，但重点是要判断是否合他喜好，情报就略嫌不够了。  
  
    没办法。今天就直接把菜端上桌测试，然后观察他有什么反应好了。明天好过今天。后天好过明天。只要确实地不断成长，迟早可以成为心里所期望的自己才对。  
  
    「我觉得只为了抓住一个人的胃就把厨房占为己有是不好的喔～」  
  
    由于从厨房外面传来那样的风凉话，珂朵莉扔出汤勺把人赶走。  
  
    †  
  
    少女们跑著。  
  
    据说北边的天空能看见许多流星。  
  
    今天天气晴朗，空气也澄净。纵非如此，既然悦目的繁星要为夜空增色，那就不容错过。  
  
    问题在于要从哪里仰望流星。餐厅的大窗，幼儿房窗口，还是正门玄关的长椅？不不不，想也知道从那些寒酸的地方看天空能有多少情趣。她们不是还有顶级的特等席吗？  
  
    妖精仓库有楼顶。白天晴朗时会有大量清洗衣物任风飘扬的那块地方，在晴朗的夜晚应该会成为绝佳的瞭望台。  
  
    少女们活蹦乱跳地匆匆跑著。她们争先恐后冲过走廊，都希望自己才是从最棒的位置投入夜空怀抱的人。然后──  
  
    「你！们！给！我！站！住～！」  
  
    缇亚忒正一手抓著浴巾追在她们后面，一面扯开嗓门。  
  
    「洗完澡以后要马上把头发擦乾啦！你们这样会感冒吧！」  
  
    实在正确。有道理。不过年幼的小孩就是每次只要有一项东西能勾起兴趣，便会甩开正确性以及道理自己动起来。假如是不把自身健康放在心上的妖精孩童，那就更不用说了。  
  
    少女们跑著，湿漉漉的发浪随风翻飞。水滴飞溅。缇亚忒追在后头。  
  
    「我！叫你们！站住了吧！」  
  
    缇亚忒抓到其中一个人，就用浴巾把对方整个包住，使劲擦到乾。其他孩子在这段期间仍不停地跑，感觉实在抓不完。  
  
    即使在仓库外头，也能听见缇亚忒奋斗的声音。  
  
    「那家伙当大姊当得满称头的嘛。」  
  
    威廉坐在长椅上，茫然地仰望著夜空发出钦佩之语。的确，缇亚忒才十岁，个子矮又短手短脚，想法和行为都稚气未脱。那样的她会表现出年长风范，在珂朵莉看来倒也有些意外感。  
  
    然而，并不算令人惊讶的事情。因为珂朵莉看穿了其中玄机。  
  
    「那大概是在学我。」  
  
    珂朵莉嘻嘻笑了。  
  
    「因为直到前些时候，都还是我像那样追著她。」  
  
    「原来如此，那就可以理解了。」  
  
    依然仰望著天空的威廉温柔地眯细双眼。  
  
    同样仰望著夜空的珂朵莉则频频偷看他的脸庞。总之，威廉看起来似乎一派自然。相邻坐在同一张长椅上的这种情境，让她心脏跳得挺快，这个男的却好像没那种反应。感觉不太甘心，却又让她觉得这样有这样的惬意，心情妙不可言。  
  
    「对了，当初遇到你的时候也是那种调调。哎，虽然我晓得没有久到会怀念的地步就是了。」  
  
    「咦……？」  
  
    『──无数滚』『动的』『玻璃弹』『珠』  
  
    「对喔，之前要问却错过机会。那时候，你怎么会在二十八号悬浮岛？」  
  
    …………  
  
    「而且你是出现在集合市场街（Market medley），以观光来说，挑的地方也太内行了。当时你该不会是在那附近和〈兽〉打完一战，正准备回来吧？」  
  
    ………………  
  
    「毕竟那一带的建筑不分纵向横向都随便乱盖，治安也不好。成天有鬼东西从头顶砸下来，大多是水壶（Kettle）或油罐（Olican）就是了，偶尔也会有鸡只之类的东西掉下来替晚餐加菜。」  
  
    ……………………什么？  
  
    「不过那次是我头一次遇到女孩子掉下来，实在吓到了。」  
  
    …………………………他讲的……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珂朵莉不晓得那件事。明明可以想像出那应该是宝贵的回忆，记忆中却没有。她并不是忘记了，也不是缺了那块记忆。  
  
    珂朵莉理应认识的自己，已经不在了。  
  
    「……珂朵莉，怎么了吗？」  
  
    「啊……呃，那个。」  
  
    她在回话时词穷了。  
  
    即使把刚才实际闪过脑海的奇妙感觉直接转换成言语，她也没有自信能顺利表达出来。不，更重要的是，她害怕让威廉幻灭。她怕被威廉发现自己现在根本没有让他珍惜的价值。  
  
    「奇怪……」  
  
    刚才那些想法，是什么？  
  
    自己从刚才就在想些什么？  
  
    威廉正在担心。她得抬起脸告诉他：「没事喔。」她得让他安心才行。不能让威廉起疑心。不能让威廉发觉状况有异。不能让威廉知道真相。什么有异，什么是真相？她不懂。不懂却又重要的事情。那是自己为了身为珂朵莉‧诺塔‧瑟尼欧里斯所不能退让的底线。  
  
    「喂？」  
  
    威廉纳闷似的探头看了过来。  
  
    铿。  
  
    头顶上传来不祥的金属声响。  
  
    珂朵莉反射性地抬头。  
  
    妖精仓库的楼顶被金属扶手围绕著。然而，那并不算多像样的装潢，何况那已经老旧不堪，光是稍微将体重靠上去就难保不会让东西坏掉。原本明明有想过要尽早修理才可以，这阵子却每个人都在忙，而一直延宕到现在。  
  
    在二楼楼顶的高度。可以看见有个少女刚落在半空的娇小身影。在全是小孩的妖精仓库里仍算特别矮的个子，有一头乱糟糟的柠檬色头发。  
  
    （阿尔蜜塔！）  
  
    高度并没有多高，可是，反过来说，那也代表坠落时间短暂。并不是跑步可以赶上的距离。  
  
    威廉冲过去了。  
  
    他不是用那招叫莺赞什么来著的飞速身法。大概是因为距离太远了。只要距离稍微远一点，专门用于短距离冲刺的招式就派不上用场。然而凭凡人躯体的腿力赶路，终究不可能来得及。  
  
    珂朵莉用眼睛观察咒力。  
  
    可以看见威廉体内有一丝催发的魔力正要燃起。  
  
    （哎哟，你这笨蛋──！）  
  
    珂朵莉使劲蹬地。  
  
    威廉身上到处都是旧伤，听妮戈兰说，那些伤势重到「能活下来简直不可思议」的程度。用那种身体催发魔力，等于是自杀行为。而且只要是为了保护宝贝女儿们，这个男人八成会一脸平静地做出那种自杀行为。  
  
    所以，珂朵莉自己先催发魔力了。  
  
    珂朵莉大大地张开幻像之翼，一边散发出苍银色磷光，一边从高度相当于自己腰部的低空滑翔而过。她追过拔腿冲刺的威廉，并且扭身转向天空，伸出双手，惊险赶在少女撞到地面以前就将人搂进怀里，然后蜷缩身体。  
  
    珂朵莉重重撞上地面。  
  
    冲击。  
  
    即使如此，奋力冲刺的身体仍无法轻易停住。她数度撞在地面上，一连滚了好几圈以后才撞到妖精仓库的墙壁，动作总算停下。  
  
    「……呼。」  
  
    不能说不痛。然而，身体受确实催发的魔力保护，没有造成算得上伤口的伤。她怀里的少女难免被滚得头昏眼花，不过人似乎也没事。  
  
    「珂朵莉！」  
  
    威廉嘶声赶来。  
  
    「真是的……别发出那种好像快哭的声音啦。你是大人吧？」  
  
    珂朵莉起身，并拍掉肩膀和衣服下摆沾到的灰尘。  
  
    「我没事。你看，阿尔……呃──」她轻轻晃了晃捧在臂弯中的少女说：「──这孩子也没事。虽然弄得有点脏就是了。」  
  
    「问题不在那里吧，你胡搞什么！会不会头晕！手指感觉还在吗！背脊没有异样感吧！」  
  
    威廉抓住她的肩膀并且靠过来。  
  
    「等……等一下！你靠得好近！这样子我高兴归高兴，可是感觉不对！重来！」  
  
    「听好！魔力是与生命力相反的概念。催发魔力等于放弃自己想要活下去的力量。假如没有在真的丧命前克制停下的技术，就不配自称魔力使用者！」  
  
    珂朵莉当然懂那些概念。  
  
    对于有意识操控魔力的人来说是基础中的基础，谈及常识前的常识。  
  
    「而且黄金妖精原本就缺乏活下去的力量。因此就算几乎不控制本身的生命力，也能催发出强劲的魔力。」  
  
    「嗯，所以我……」  
  
    「你现在不一样吧！」威廉哭喊似的大吼：「还有，你那是什么鲁莽的催发方式！不管是不是黄金妖精，像那样动用魔力一般就会当场毙命！」  
  
    「咦……？」  
  
    这么说来，确实是如此。珂朵莉听威廉一说才察觉。  
  
    催发魔力类似于点燃火焰。要让熊熊燃烧的火焰发挥力量，必须花时间和工夫将小小的火苗培育茁壮。完全不适合用于应付突发状况。至少，道理上是如此。  
  
    跟胡不胡来或者危不危险并非同一层次的问题。  
  
    以原理而言，她明明不可能办到那种事才对。  
  
    「我……我还以为，自己又会在这么近的距离内，失去你……」  
  
    「哎哟。」  
  
    珂朵莉从刚才就觉得自己脑子里变得莫名其妙，思考的事情太多，威廉的脸太近，没想到像这样一看才发现他的睫毛好长，感觉满令人在意，不对不对，重点不在那里。  
  
    「冷静点。」  
  
    珂朵莉轻轻地朝威廉甩了耳光。  
  
    她还顺便甩自己耳光。她也一样要冷静。  
  
    「首先，我要把一样的话还给你。假如我没那么做，你就先出手了吧？胡乱提高魔力催发的速度。毕竟我有仔细地看著你，我都看见了喔。」  
  
    唔──威廉的呼吸哽住了。  
  
    「还有，我没事。头不会晕，背脊也不要紧。手指有一点麻痹，所以好像并不是完全没有后劲，不过这点程度的麻立刻就会好。」  
  
    「你没逞强吧。」  
  
    「哎，你都信不过我耶。」  
  
    珂朵莉咧嘴一笑，然后要揪著她肩膀的威廉松开手臂。  
  
    她抬头看向楼顶，正如所料，扶手澈底坏了。缇亚忒趴在扶手旁边，一脸快哭地看著他们这边。  
  
    「没事的，我把她接住了！」  
  
    珂朵莉向上面挥手，缇亚忒脸上才现出光辉。  
  
    「可是，因为很危险，所以楼顶暂时禁止进出！你叫还待在那边的孩子全部下来！」  
  
    「是……是的，我明白了！」  
  
    缇亚忒顿时站起来，开始把目前仍挤满楼顶的小不点们赶下楼。上面交给她应该不会有问题。  
  
    「那我要带这孩子去洗澡了。你去帮忙缇亚忒。」  
  
    「好……好啊……」  
  
    威廉迟疑似的点了头。  
  
    幸好，桶子里还留著许多温热的洗澡水。不必重新去取从河里接过来的水，也不必再次催发魔力将水重新烧开。  
  
    所以说，珂朵莉就照著自己的宣言洗了澡。  
  
    她用起泡的肥皂水搓洗柠檬色卷发。  
  
    在地上翻滚的过程中，细而轻柔的头发沾到了不少泥土。要好好清洗才行。  
  
    「那……那个──」  
  
    紧闭眼睛的那个少女战战兢兢地开口。  
  
    「对不起。」  
  
    「……要道歉，你该向缇亚忒道歉，不是跟我。你要是听她的话就不会发生危险了。」  
  
    「是……是的……对不起。」  
  
    哎，她到底有没有把别人的话听进去呢？  
  
    珂朵莉免不了那样想，不过也没办法。这个年纪的小孩一旦对闯祸要挨骂的事实感到畏缩，会变得没办法把心思放在闯祸的内容上是正常的。毕竟她根本对自己差点没命这件事都不害怕了，八成连为什么会挨骂都摸不著头绪吧。  
  
    只要是生物，不管任何物种应该都会有想要活下去的本能。黄金妖精欠缺那种本能却依然「活著」。她重新体会到，她们是扭曲的存在。  
  
    珂朵莉蓦地抬头。  
  
    妖精仓库的浴室里摆著大块的全身镜。那是妮戈兰刚来妖精仓库时主张「不管身为兵器或什么都一样，是女生就会想要打扮吧！」而摆设的东西之一。除此以外还有许多东西是她来这里以后才增加的，但现在暂且不提那些。  
  
    「……咦？」  
  
    自己映在镜子里的模样让她觉得不对劲。  
  
    好红。  
  
    红的是什么？是头发。昨天以前……不对，上一刻以前应该只占一小撮的红色头发，在不知不觉中，增加到整体的三成左右了。  
  
    怎么回事？珂朵莉心想。  
  
    妮戈兰提过，有一部分兽人会随著季节或成长而改变毛色，珂朵莉觉得状况和那不太一样。兽人的体毛应该会先脱落再重长，并不是原本长在身上的毛本身就会变色。换句话说，那跟自己的状况属于不同原理──  
  
    『红发的少女』『正』『看著这里』  
  
    ──这种感觉。  
  
    众多荒谬而意味不明的意象闪过眼前。  
  
    对了。她记得。自己的模样，看起来像自己以外的其他人。莫名其妙的嫌恶感以及失落感。还有──  
  
    「……艾陆可……？」  
  
    她想起了那个名字。  
  
    她只有想起名字。  
  
    「奇怪……怎么回事……？」  
  
    身体在发抖。眼前景物摇摇晃晃。  
  
    「珂朵莉？」  
  
    满头泡沫的娇小少女纳闷地转头，正抬头看著这边。这孩子叫什么名字？不知道。珂朵莉不晓得。明明妖精仓库里只住了三十多个居民，全都是她重要的家人。可是，为什么会这样？  
  
    「你会冷吗？」  
  
    不对。不是那样。有其他的东西让内心深处结冻了。可是，珂朵莉不知道那是什么，也无法用言语表达。  
  
    †  
  
    想听见你说「你回来了」。  
  
    想好好地说出「我回来了」。  
  
    想吃到奶油蛋糕。  
  
    那些愿望全都实现了。  
  
    回到该回的地方；见到想见的人。想做的事全部完成了。因此──  
  
    约定皆已达成。  
  
    紧追而至的末日，从身后悄悄地，将手搭上少女的肩膀。

**第三卷 「就算看不见未来」-moonlit sorcery-**

    1.无容貌的少女  
  
    我是什么？珂朵莉如此思索。  
  
    珂朵莉‧诺塔‧瑟尼欧里斯。成体妖精兵。遗迹兵器瑟尼欧里斯的适用者。与人族唯一的生存者威廉‧克梅修相遇，接受其教导，并且分到希望的人。  
  
    真的吗？  
  
    ……真的。  
  
    †  
  
    珂朵莉在半夜约了艾瑟雅出来。  
  
    「唔唔，好冷。早知道多穿一件衣服出来。」  
  
    港湾区块旁边的小山丘上。这里的风总是很大，视野也不错，因此只要有人接近立刻就会晓得。  
  
    「抱歉。我没有打算谈太久，原谅我。」  
  
    「……呼嗯？」  
  
    艾瑟雅打了哆嗦，然后眯细眼睛，打量似的看著珂朵莉。  
  
    「为了谈简短的事情特地把我约来这种地方，表示你想谈的是即使有个万一，也不想被别人听见的那一类话题吗？」  
  
    「嗯，大致上就是那样。倒不如说，依你的敏锐度，应该差不多知道是什么事了吧？」  
  
    「不不不，我只比别人博学外加耳朵灵一点，并不是星神耶。哪可能什么都晓得啊。」  
  
    艾瑟雅边说边把提灯摆到地上，自己也跟著坐下来。  
  
    「所以呢，其实我也有事情想跟你确认。假如能让我先发问，就算帮到我了。」  
  
    「……嗯，好啊。你要问什么？」  
  
    「你是谁？」  
  
    好似在问今晚有什么菜色的自然语气。  
  
    珂朵莉的呼吸停顿一瞬。  
  
    「珂朵莉‧诺塔‧瑟尼欧里斯。」  
  
    她微微深呼吸以后，才缓缓地像在体会每个字音似的报上名字。  
  
    「没搞错？」  
  
    「不然我看起来像谁？」  
  
    「哎，的确。」  
  
    风儿亵玩似的拨弄珂朵莉的头发。  
  
    苍蓝色泽没入黑夜之中，几乎看不见。可是，混杂在她头发中的红色似乎浮现了，看起来彷佛正在风中起舞。  
  
    「……既然这样，我要问的问完了。接下来换你，请说。」  
  
    「嗯。」  
  
    珂朵莉仰头向天。看起来只像影子的黑云速度飞快地从头顶流过。云后可看见有些朦胧的星空，以及看似有些黯淡的金色月亮。  
  
    「要怎么商量这件事让我烦恼了满久，不过你会那样问我，是不是可以当作你大致都看透了呢？」  
  
    「倒也不是。刚才那是在学技官的套话技巧，而且我目前敢说有把握的只有一件事。  
  
    你的前世侵蚀症状既没有消失，也没有停止。珂朵莉‧诺塔‧瑟尼欧里斯的人格与记忆正以现在进行式遭到窃据，对不对？」  
  
    「嗯。好像没错。」  
  
    珂朵莉抓住自己随风乱飘的头发，然后抱到胸口前。  
  
    「发生前世侵蚀本身就是稀有案例，近二十岁之前就出现那样的症况，更是稀有案例中的异类……是吧？  
  
    你那时候的侵蚀症状，也是像这样演变的吗？」  
  
    「好像是耶。毕竟我自己什么也不记得，过程似乎也跟你的情况差很多。」  
  
    艾瑟雅露出放松的傻笑。  
  
    她的笑容是假面具。这个女生想隐藏自己的内心时，总是会摆出这种看不出真正心思的表情。  
  
    「珂朵莉，你们是老交情，你也认识以前的艾瑟雅对不对？  
  
    既开朗又好事，爱纠缠到旁人受不了的地步，可是却一点都不坦率，兴趣是编故事，当成每天功课的日记一天也没有少写过。艾瑟雅‧麦杰‧瓦尔卡里斯就是那样的女生。  
  
    我啊，是翻出她本人的日记来读，才会知道那些的。」  
  
    啊──原来是那时候吗？珂朵莉心想。  
  
    那是大约两年前的事。艾瑟雅成为成体妖精兵没过多久，就说自己得了感冒，有段时期在房间窝了好几天。这个女生大概就是用那几天的时间，拚命翻遍大量的日记簿。  
  
    现在回想起来，以那天为界，珂朵莉确实觉得艾瑟雅的性格似乎变了一点……好像有，又好像没有。对了，当时她们并没有要好到会聊那么多。  
  
    「你不会难受吗？」  
  
    「那还用说。我以为自己要疯了呢。有好几次都想一死了之。不过，即使那样做，这副身体原本的主人……真正的艾瑟雅也不会回来。  
  
    我唯一能赎罪的方式，大概就是在不被任何人知道的情况下，继承这孩子被我抹消的人生，继承『艾瑟雅‧麦杰‧瓦尔卡利斯』的存在本身……我就是这样告诉自己才设法活到今天的。」  
  
    「所以我们都被你骗了。」  
  
    「是啊。你生气吗？」  
  
    珂朵莉不清楚。她在想，自己有生气吗？  
  
    她问了自己的心。没有愤怒。甚至也没有疑惑。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她只是冷静得不可思议地对状况感到释怀罢了。  
  
    「日记啊。」珂朵莉坐到艾瑟雅旁边说：「我是不是也写一写比较好？」  
  
    「依你的情况，要不穿帮地交棒下去，大概有点勉强吧。你想嘛，你跟我的情况不一样，连外表都改变了不是吗？」  
  
    啊，对喔。  
  
    混在头发中的这些红色，迟早会将她的蓝色完全掩盖掉吧。要是改变得那么明显，想澈底瞒过旁人疑惑的眼光似乎有些困难。  
  
    「基本上，你想把自己的人生交给谁继承呢？由我说这些也满尴尬的，可是那等于让你以外的某人到你自己想去的地方，然后让某人待在你自己想要的归宿喔？」  
  
    啊，那样子她确实会排斥就是了。  
  
    「反正想去哪里的意念，还有想待在那里的心愿，很快就会消失了。惋惜也没用吧。」  
  
    珂朵莉用力抱住腿。  
  
    「……或者，我现在趁自己还记得许多事的时候就去死，会不会比较好？」  
  
    「坦白讲，那或许也是一种选择。  
  
    明明要依赖心灵的归宿而活，现在却连那样的归宿都会失去。肯定比想像的更难受才对。」  
  
    「就是啊。」  
  
    珂朵莉把脸埋进双腿之间。  
  
    她的肩膀被坐在旁边的少女用手臂搂住。  
  
    「艾瑟雅，怎么了吗？」  
  
    「风这么强，再说天气也冷了。我体温低，没办法像奈芙莲那样替你取暖，请多包涵喽。」  
  
    「……啊哈。」  
  
    珂朵莉自然而然地盈现了笑容。  
  
    「谢谢。你还满温暖的喔。」  
  
    「那太好了，我活到今天算是值得啦。」  
  
    ──换句话说，就是这么回事。  
  
    不知道是种种巧合累积而成的现象，或者某人蓄意所致。然而，所谓的前世侵蚀，总的来说确实是侵蚀，更可演变为入侵。  
  
    侵蚀自我，毁坏精神，剔除记忆，扼杀心智……之后剩下的肉体，就会遭到在回想过程中复苏的前世心智篡夺。而且，那无关于前世之人的意愿，一切都会自动进行并完结。  
  
    爱的奇迹根本没有发生。  
  
    或者说，即使发生过奇迹，时效也已经快到了。  
  
    名为珂朵莉‧诺塔‧瑟尼欧里斯的少女，肯定就快消失了。  
  
    「对技官还是要保密吗？」  
  
    「嗯。再说这些事被知道的话，会让他操心。」  
  
    「就让他操心啊。你有那样的权利。」  
  
    「或许吧。」  
  
    那不是不能考虑。不过要是那样做，珂朵莉在剩下的有限时间里，就会一直看著那个人煎熬的表情过日子。  
  
    她希望对方惦记她。  
  
    可是，那不代表她希望对方哭。  
  
    珂朵莉并不想让自己添上悲剧女主角的身价而受到关注。  
  
    「毕竟，我还想幸福一阵子，也希望……那个人能过得幸福吧。」  
  
    「是喔。」艾瑟雅傻眼似的说：「从那种强调自己在恋爱的烦人调调就知道，你啊，肯定是珂朵莉没错。」  
  
    「你那是什么分辨方式嘛，受不了。」  
  
    两人望著彼此的脸，落寞地笑了出来。  
  
    「至少，你千万不能催发魔力。」  
  
    珂朵莉身旁的少女又用悠哉语气说：  
  
    「当然喽。我就是我，你就是你。  
  
    反正妖精这种东西没什么讨论余地，就是奇幻世界的产物。共通处只有『都是夭折孩童的魂魄沦落而成的』这一点。我和你既属于同族，同时也是完全不同的物种。同一套道理未必对我们都管用。不过，你还是要听听我这点建议。」  
  
    「嗯。」珂朵莉点头。  
  
    「当然，你也不可以碰遗迹兵器。假如你想尽可能留得久一点，最少要遵守这些。」  
  
    「嗯……我懂了。谢谢你，艾瑟雅。」  
  
    「说到这个，你都不问吗？比方我真正的名字，还有我是什么人，从哪里来之类。」  
  
    珂朵莉觉得对方介意的事情还真是奇妙。  
  
    「你也是艾瑟雅吧。既开朗又好事，爱纠缠到旁人受不了的地步，可是却一点都不坦率。」  
  
    珂朵莉轻轻用指尖戳了艾瑟雅的鼻头。  
  
    「你是我们重要的同事，朋友。看起来不会像其他人。」  
  
    「呀哈哈，那就感谢你喽。」  
  
    艾瑟雅的笑容不能信。住在妖精仓库的任何人都同意这一点。无论开心时或难过时，生气时或疑惑时，她似乎总会先笑一笑了事，没人信得过那种家伙所做的表情。  
  
    但是。  
  
    偶尔相信她也无妨吧。现在，珂朵莉有这么一丝认为。  
  
    提灯摇曳的灯火受到反射，有泪珠在艾瑟雅的眼角微微地发了光。  
  
    2.恋爱的少女与心爱的女人  
  
    威廉作了个凄惨的梦。  
  
    梦境中，他的师父、纳维尔特里和皇帝陛下面对面在喝酒。  
  
    三人对待女性各有其极端之处。因此，他们拿来下酒的话题自然就是女人。  
  
    单纯是个色老头的师父黄腔一开，用大白话聊起了胸部如何，屁股如何；自称在去过的城市都有情人（大概是事实）的纳维尔特里，讲到了他在沙流联邦跟美女认识的回忆；因为接二连三地染指女官（还有怕老婆）而闻名的皇帝陛下，则是用少年般充满梦想的目光谈论新进女仆有多么纯真。  
  
    威廉不想跟他们有所牵扯。  
  
    他刚那么想，肩膀就在下个瞬间被三只手抓住了。  
  
    也让我们听听你的想法──纳维尔特里用乱迷人的嗓音徵询意见。  
  
    通通给我招──师父带著有意纠缠的笑容凑了过来。  
  
    对了，听说你前些日子和我侄女单独见过面──皇帝陛下追究起荒唐的问题。  
  
    呃，我接下来有每天要完成的修行功课──威廉想逃，却没能如愿。他没两下就遭到制伏，嘴里还被灌进大量的酒，不一会儿便意识恍惚，自个儿将身边女性的名字一个接一个地说溜嘴。  
  
    「──技官。醒一醒，技官。你怎么会睡在这种地方？」  
  
    威廉‧克梅修二等技官被人叫醒。  
  
    他转头确认状况。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完全未经整理的一大叠纸张。接著映入眼帘的还是完全未经整理的一大叠纸张。无论将头转向左右上下，能看见的景物几乎都不变。  
  
    换句话说，这里是妖精仓库的资料室。  
  
    「我还想你不在房间会跑去哪里，窝在这什么地方嘛，真是的。」  
  
    「……艾瑟雅吗。」  
  
    枯草色头发的少女傻眼似的用手扠在腰际。  
  
    「对啦对啦，我是你的艾瑟雅‧麦杰‧瓦尔卡里斯。还有这时间再不去餐厅，就快要没早餐吃喽。」  
  
    「这样啊……」  
  
    久久没来资料室的威廉决定要整顿这个房间。  
  
    可是工程却一如所料地难上加难，何止像大海捞针，他甚至连休息的空档都找不到，似乎还不知不觉地在沙发睡著了。  
  
    「没饭吃就难受了。」  
  
    威廉起身。  
  
    有个娇小的少女从沙发滚落。  
  
    「……好痛。」  
  
    灰色头发的少女一面用平淡语气抗议，一面坐到地板上。  
  
    「啊，奈芙莲，我才在想这条毛毯怎么暖暖的，原来是你吗？」  
  
    「嗯。这个季节会冷，我想你要是感冒就不好了。」  
  
    威廉觉得那确实有道理，也坦然地感谢对方的心意。  
  
    「谢了……所以说，怎么连你都睡在这里？」  
  
    「嗯。这个季节会冷，我想你要是感冒就不好了。」  
  
    那就有点说不通了，而且感觉并不能坦然接受。  
  
    「可蓉从昨天就发烧卧床，缇亚忒和阿尔蜜塔也在打喷嚏。现在大概是稍微疏忽就会被传染的时期。」  
  
    「感谢你的体贴，不过你要睡还是回自己房间睡。」  
  
    威廉轻轻戳了奈芙莲的额头。  
  
    默默看著他们一连串互动的艾瑟雅将眼睛完全眯起来说：  
  
    「……只论情境会觉得非常不健全，可是为什么看起来并没有那种感觉？」  
  
    「那表示你的心灵勉强算还没有被澈底污染。」  
  
    那我可以高兴吗？──艾瑟雅歪过头。  
  
    「还有奈芙莲，你的待遇几乎跟宠物一样耶，那样好吗？」  
  
    「心灵支柱诚可贵。我觉得这是做得有价值的要务。」  
  
    「原来如此。」  
  
    艾瑟雅对这套说词就坦然接受了。  
  
    「……好啦，快起来，要去吃早餐了。」  
  
    她硬是要仍然爱困地揉著眼睛的奈芙莲站起来。  
  
    「对了，技官。你最近跟珂朵莉怎样？」  
  
    「你问的是什么意思？」  
  
    「碰到她表示得那么积极，感觉怎么样呢，技官不见得对她没意思吧？」  
  
    「我不否认，但你这是多管闲事。」  
  
    「哎呀。」  
  
    威廉被艾瑟雅摆了意外的脸色。  
  
    「所以说，她的恋情其实有希望喽？」  
  
    「人活著还摸得到脉搏，就会有希望。我又不是麻木的老人或者癖好特殊的人。她的年纪固然小了点，不过被可爱的女性示好，哪有男人会无动于衷？  
  
    即使如此，我总不能领情，所以不就只好硬著头皮撇清了吗？」  
  
    「哦。」  
  
    ……自己在说些什么？他心想。  
  
    因为作了怪梦才会脱口说出奇怪的话。威廉察觉再扯下去会有危险，就闭嘴了。  
  
    「你别跟她本人提这些。」  
  
    他咕哝似的只对艾瑟雅补充了一句。  
  
    †  
  
    「听说你和奈芙莲睡在一起？」  
  
    威廉走在走廊上，就突然被人揪著耳朵这么逼问。  
  
    他忍著痛回头，出现在旁边的当然是蓝发──不，头发蓝红交杂的少女身影。珂朵莉带著一看就晓得不高兴的脸色，气汹汹地往上瞪著他的眼睛。  
  
    坦白讲，感觉很恐怖。  
  
    「受不了，你们每个都一样。」  
  
    威廉拍了拍揪住他耳朵的手，催促对方放开。  
  
    「尽把话讲得那么难听，别这样好不好？大人与小孩盖著同一条毛毯呼呼大睡，会有什么问题？」  
  
    「你和她的年龄差距并没有大到可以卖老吧。」  
  
    「哼。我常常被看成年轻人，其实呢，我是在五百年前出生的耶？」  
  
    「我知道啊。我连你那五百年都在睡的经历都听过了。而且你讲的藉口并没有好到可以让你摆一副『这话够妙吧』的表情。」  
  
    唔，真的吗？威廉本来有自信的，因此受了些打击。  
  
    「哎，反正我想你也不可能邀奈芙莲一起睡，八成是她自己钻进去的吧。」  
  
    这还用说。  
  
    「但我还是不能接受。你之前不是夸口自己闯过许多惊险的场面，那为什么别人都摸到身边了，你都没发现，你说自己就算睡著也能闪过刀子又是怎么回事？」  
  
    「这是两码子事。我能嗅出的只有敌人。连不怀敌意的人都提防也没用吧？」  
  
    「不然我问你，换成妮戈兰要跟你睡，事情会变成怎么样？」  
  
    「我会在两秒内把她从窗口扔出去。」  
  
    威廉把握十足地立刻回答。  
  
    这还用说。除非有心想自杀，否则哪有人会容许大剌剌地表明本身有食欲的食人鬼贴到自己身边。  
  
    「看吧。你的应对方式和面对奈芙莲时不一样。」  
  
    「不等一下那不能相提并论吧即使没有敌意有危险逼近我就会采取反应啊毕竟我又不想死基本上以她的情况来说就算没有敌意也还是具备广义上的加害之意所以那方面我会严加防范。」  
  
    「你说得那么快，让人觉得很可疑。」  
  
    「……你要我怎么样啊？」  
  
    威廉泄气地垂下肩膀。  
  
    「不然我再问一句，换成我要跟你睡，事情会变成怎么样？」  
  
    「我当然──」威廉思索片刻。这时候要是随便回答，之后大概就麻烦了。假如珂朵莉说要实际试试看，状况会变得非常麻烦。「──会把你赶走啊。」  
  
    他以为对方会生气。  
  
    他以为会被质疑：为什么奈芙莲可以，我就不行？然而──  
  
    「唔。」  
  
    虽然珂朵莉一脸不满，但她没有继续追究，还放开了揪著威廉耳朵的手。  
  
    「你要振作点。假如连小朋友都开始模仿就糟糕了吧？」  
  
    「喔……好？」  
  
    珂朵莉轻轻拍了威廉的背，然后碎步跑离走廊。  
  
    什么跟什么啊？  
  
    无法理解状况的威廉歪头。  
  
    他习惯应付小孩。可是，他不习惯应付女人。因为如此，无论以前或现在，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应付年轻女孩。  
  
    然而，威廉不由得有种感觉。  
  
    「那家伙……还是在勉强什么吗？」  
  
    尽管他完全没把握。  
  
    可是珂朵莉看起来想表现得一如往常的模样，给了他那种印象。  
  
    †  
  
    这天，妖精仓库的管理者会议同样在妮戈兰房间召开。  
  
    盘子上有刚烤好的司康饼，并准备了三种果酱。搁在火上的水壶正精神十足地咕噜作响。  
  
    「……可蓉的感冒还好吗？」  
  
    「感觉还不太能安心呢。虽然烧开始退了，不过体温依然偏高。明天我会到市区请人开药。」  
  
    「这样啊……要是可蓉半夜睡不安稳，你帮忙把这个塞到她枕头底下。」  
  
    威廉说完，就放了块手掌大小的金属片到桌上。  
  
    那上面毫无装饰，只是块金属。  
  
    「这是什么？」  
  
    「可以防止感冒作恶梦的古代护符（Talisman）。假如只用这一片就没有种族限制，也不用特地催发魔力。摆在枕头底下就会自己发挥效用。」  
  
    「……原来你有那么方便的东西？」  
  
    「与其说是我的，应该说是这里的预备品。」  
  
    妮戈兰蹙眉。  
  
    「等一下。假如是这里的预备品，我不可能不晓得。而且任何人都能用的护符是高价品，何况它的功能又跟战斗无关，我不认为申请预算会过耶。」  
  
    「你应该知道东西放在这里吧，只是你不晓得它的功能。」  
  
    威廉用指头「叩叩」地敲起金属片。  
  
    「这是瑟尼欧里斯剑身中间一带的零件啦。」  
  
    「咦？」  
  
    「我之前说过吧？所谓圣剑，就是用咒力线将二十三块以上的护符串联起来的愿望集合体。所以它才会被称为乐钟。换句话说，拆线分解以后，每把剑至少可以变成二十三块护符。顺带一提，以瑟尼欧里斯的情况来说则是四十一块。」  
  
    「……瑟尼……欧里斯？」  
  
    「剩下四十块护符都微妙地发挥不了用途，所以我收在仓库。比如『不会被没有魔力的刀刃伤到指甲肉』或者『持有者报出本名以外的名字就会响』，尽是一些不知道到底要用在什么场合的怪玩意儿。」  
  
    「你现在立刻就把东西放回去！」  
  
    桌子「砰」的一声被拍响。  
  
    茶杯跟著发响摇晃，却奇迹似的一滴也没有溅出来。  
  
    「我说啊，你把你口中的圣剑──遗迹兵器当成什么了！它名副其实地肩负著这座悬浮大陆群的浮沉，是用在最后关头的决战兵器耶！瑟尼欧里斯可是当中最珍贵也重要的一把喔！」  
  
    「我懂我懂。」  
  
    威廉点头如捣蒜。  
  
    倒不如说，他甚至自负在现今的世上，自己对瑟尼欧里斯的熟悉程度应该胜过任何人。于好于坏都是如此。  
  
    「既然如此你也该晓得，不可以为了贪图这种小小的方便，就把那柄剑拆来当符咒！事情有分轻重缓急的啦！」  
  
    「哈哈。我还以为你想说什么呢。」  
  
    威廉一笑置之。  
  
    「比起世界的存亡，当然是可蓉今晚能不能熟睡才要紧。」  
  
    「你那样说会从根本瓦解这座仓库的存在意义吧！」  
  
    妮戈兰捧著头发慌。  
  
    「哎，刚才那句就有八成比例是说笑了。我也知道要判断时机啊。近期又没有敌方来袭，瑟尼欧里斯的适用者也如你所见，根本就无法使用圣剑。要上战场，这玩意儿暂时没份吧？」  
  
    「问题并不在那里就是了……唉。」  
  
    妮戈兰深深地发出死心的叹息。  
  
    「无所谓了。反正只要事情没露馅，上级应该不至于找我开刀，再说我也希望帮助可蓉……之后你要把东西装回去喔。」  
  
    「包在我身上。我就是喜欢你这种通情理的性子。」  
  
    「不要那样说我，我现在正陷入自我嫌恶的情绪中。」  
  
    妮戈兰甩了几次头，然后咕嘟地将红茶一饮而尽。她似乎靠那样就整理好了心情。  
  
    「──对了，那块护符你还带在身上吗？你在解除石化后就立刻用到了，记得那是叫『言语理解』的护符。」  
  
    「在啊。」威廉敲敲胸口说：「不过学会大陆公用语以后就没在用的。这东西是用言语当媒介来传转意念的护符，所以对话中的细节都会被忽略掉。」  
  
    「我有想过，只要你卖掉那个，不是立刻就能把债还清了吗？」  
  
    「这也是葛力克他们当时从大地发掘到的战利品。我等于是白白地借来用，最后还是得还给他们才行吧？」  
  
    「大地原本就是属于你们的，不是吗？」  
  
    「要那么说的话，这里有几把圣剑也会变成归我所有喔。由于我驾驭不了位阶高的剑，属于普及品等级的剑就试用过不少……说到这个，缇亚忒选剑的事情怎么样了？」  
  
    「现阶段仍在测试几把备选的剑。目前最有希望获选的大概是伊格纳雷欧。」  
  
    「还真是微妙低阶的剑。这是好事。」  
  
    「似乎是呢。以立场而言我又不能高兴，心情很复杂就是了。」  
  
    圣剑只有勇者能驾驭。  
  
    所谓勇者，就是具备强大必然性的人。继承失传绝技者；生来就背负悲剧者；将一切心灵都奉献给誓约者。只有无论由谁听来都觉得「这背景铁定有两把刷子」的人，才能实际获得那样的强大。  
  
    无法驾驭像样的圣剑，就代表这种必然性薄弱。意即不需要将人生奉献给宿命、悲剧、誓约这些不像样的东西。  
  
    「缇亚忒本人说过，她想要像瑟尼欧里斯那样强的剑喔。她希望自己可以强得代替珂朵莉学姊呢。」  
  
    「我非常能体会她的心情，不过大概没指望。」  
  
    威廉苦笑，然后将手伸向妮戈兰递来的红茶杯。  
  
    他含下一口。苦味比他平时在这个房间喝惯的味道要强一点。这类东西他不熟悉，所以不太明白原因，难道是换了茶叶？  
  
    「要被那把剑认同并不容易。因此，我现在才会在这里。」  
  
    威廉忽然想起他刚才跟珂朵莉的互动，便在谈话中找空档试著说了出来。  
  
    妮戈兰顿时捧腹大笑。  
  
    「我讲这些可不是为了逗你笑。」  
  
    「我……我明白啦。所以才好玩不是吗？」  
  
    妮戈兰的腹肌好像不安分，声音都在颤抖。  
  
    「说真的，你又不是洞察力不够，却拙于交心耶。」  
  
    「我不懂意思啦。」  
  
    「因为你对待那孩子的方式和对待我一样，她是在高兴喔。」  
  
    妮戈兰一边擦眼角，一边为威廉解惑。  
  
    「……为什么受到跟食人鬼一样的待遇会让她高兴？」  
  
    「因为那孩子最为提防的情敌就是我。和我受到相同的待遇，至少就代表被你当成女人看待了，不是吗？」  
  
    「啊，原来如此。」  
  
    威廉拿了块司康饼，稍微抹上杏桃果酱，然后放进嘴里。虽然甜味相当强，不过因为刚才红茶的味道还留在舌尖，感觉不至于甜腻。搭配得真周到，威廉感到佩服。  
  
    「…………情敌？」  
  
    「你的反应会不会晚了点？」  
  
    「太出乎意料，我要花时间才能理解。所以在珂朵莉眼里，我跟你难保不会配成一对，是这个意思吗？」  
  
    「嗯～似乎还需要做一些补充，不过就是那样。」  
  
    「原来如此，我确实懂了。」威廉啃著司康饼嘟哝：「这里的成年女性确实只有你一个，以那个年纪的女孩来说，会冒出那种想法也没有什么不自然。」  
  
    「嗯～你那样说大致上也没错，但是让我订正一个地方好不好？」  
  
    「要订正哪里？」  
  
    「不需要加『以那个年纪』。毕竟我也算持相同意见。」  
  
    威廉无法立刻理解她的话，便稍微思索。  
  
    他一边想，一边无意识地将红茶含进口中。  
  
    「以男性而言，我对你是相当青睐的耶。」  
  
    威廉呛著了。  
  
    苦涩的红茶流到气管里头。没办法呼吸。好难受。  
  
    妮戈兰看似开心地一边看著威廉痛苦挣扎，一边将下巴摆到十指交扣的双掌上。  
  
    「我满认真地在想，跟像你这样的人在一起或许也不错。  
  
    你有前途；对食人鬼虽然坏心，骨子里却是个温柔的人；对彼此工作的尊重已经得到实证；而且你喜欢小孩；平时的口味也相近；我们又同样都是无徵种；长相也不错；即使我爸爸喝醉，你似乎也能毫发无伤地制伏他；更重要的是你好像很美味。看吧，你的条件挺优秀嘛？」  
  
    「等等。后半段有几项是不是怪怪的？」  
  
    「表示你承认前半段不奇怪喽？」  
  
    不是那样的。  
  
    应该不是那样，威廉却无法好好说清楚。  
  
    「最重要的一点在于，相传与鬼族互通的各族，都是从人族分支衍生出来的。以种族而言，我们应该十分相近喔。所以是我的话，或许就能为你生下血脉相系的家人。那应该会成为让你在现今世界活下去最确实的理由。  
  
    假如能让五年后，十年后的你幸福，对我来说也是美好的事情。这就是我觉得自己可以和你缔结连理的最大理由。」  
  
    威廉无法迎面承受妮戈兰的话。  
  
    他晓得的只有一点，对方是认真的。使坏似的笑容，还有像在逗弄人的语气，不过是妮戈兰用来掩饰害羞的技俩罢了。  
  
    「哎，我希望珂朵莉幸福的心意排在前面，所以并不打算积极出手就是了。即使如此，以那孩子的想法来说，还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忽略我。怎样，你理解了吗？」  
  
    「我要问一个差劲的问题。」  
  
    威廉沉浸在自我嫌恶的情绪里，并且苦苦地开口发问。  
  
    「什么问题？」  
  
    「刚才那一整段话，我可以当成没听过吗？」  
  
    「真的好差劲。不过，要那样也无妨喔。」  
  
    妮戈兰嘻嘻地笑了。  
  
    她看起来并没有坏了心情。但即使如此，威廉还是无法直直地看著对方的脸。  
  
    3.年轻气盛的大蜥蜴  
  
    世上分成两种人。  
  
    一起喝茶会觉得心情自在的家伙和除此之外。  
  
    六十八号悬浮岛市区，往常那间简餐店。  
  
    兽人店员胆怯得光看就觉得可怜。威廉虽觉得过意不去，但还是希望对方多撑会儿。  
  
    「这间店没有红茶，总是会犹豫要喝什么呢……」  
  
    妮戈兰侧眼望著菜单板，头偏到一边。  
  
    「来碗汤药。」  
  
    爬虫族壮汉──灰岩皮硬是让魁梧身躯坐在小小的椅子上，然后严肃地说道。  
  
    「啊～……哎，那我点咖啡。」  
  
    「我是不是也点那个好呢……可以顺便点个简餐吗？」  
  
    妮戈兰不等同座的两人回答就叫了店员过来。她将一行人要点的东西交代完以后，还俏皮地添上多余的一句：「要是动作太慢就把你吃掉。」店员毛茸茸的毛皮全竖直了，看也看不见的脸色可想而知已经吓得发青。  
  
    「你喔，不要乱威胁人啦。」  
  
    「我才没有威胁他呢。只是开个刺激点的可爱小玩笑嘛。」  
  
    噗──妮葛兰鼓起腮帮子。  
  
    「很好，那边的转角有书店，你今天务必要去买本大陆公用语的字典回来。」  
  
    「你又讲那种坏心眼的话～」  
  
    「我是出于亲切。」  
  
    威廉托腮用手肘拄著桌子，还眯眼望向妮戈兰。  
  
    灰岩皮张开大口，「咯啦啦啦啦」地冒出微微笑声。  
  
    「看来，你们俩可真亲密。」  
  
    「才不是那样。」  
  
    要学习常识，得先对不合常识的部分有所自觉。要纠正这个误以为自己有常识的食人鬼，就必须有人在身边逐一告诉她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不过，碰巧只有威廉待在能够那样做的位置。因此他才会帮忙纠正。如此而已。  
  
    「……所以呢，今天聚在这里是要做什么，连正在享受私生活的大蜥蜴都特地叫来了，应该有相当的理由吧？」  
  
    「哦，你能看出我目前并无军务？」  
  
    「只要看了你现在的模样，任谁都晓得。」  
  
    说来说去，威廉回想到，之前他好像常常和灰岩皮碰面。二十八号悬浮岛的破铜烂铁塔、六十八号悬浮岛的港湾区块及十一号悬浮岛科里拿第尔契市的护翼军司令总部。  
  
    每次相遇，灰岩皮都穿著（大概是特别订做的）军服。需要抬头仰望的块头搭配军服，那种压倒性的威迫感实在让人强烈地留下印象。  
  
    然而，他现在的打扮──  
  
    「那套衣服是谁的品味啊？」  
  
    「女儿挑的，我也中意。」  
  
    「……………………是喔。」  
  
    感觉很休闲。  
  
    麻布衬衫配皮夹克。肩膀上缝著几条豚头族（Orc）年轻人似乎会喜欢佩带的饰绳。那些时尚装扮全都跟这个男人的肤色……不对，鳞片的乳白色搭配得似合非合，营造出实在绝妙的异样感。  
  
    「她像她母亲，是个鳞片有光泽的美人儿。」  
  
    「没有人问你啦。」  
  
    基本上，威廉连灰岩皮有女儿这件事都是初次耳闻。  
  
    倒不如说，对方是想在他面前炫耀自己的女儿吗，是那样吗？既然敢夸口，应该就有反过来被炫耀的觉悟才对吧？尽管不具血缘，美丑也没有什么好比，但是要比综合可爱度的话，他们仓库的女儿才不会输别人啦。  
  
    拿这些真心话回嘴似乎在各方面都会沦为口水仗，因此威廉硬是忍了下来。  
  
    「威廉，你脸上露出想炫耀自家女儿回敬他的念头喽。」  
  
    这话出自妮戈兰。威廉倒觉得自己光是没有说出口，就该得到称许了。  
  
    「身为上次败战的将领，高层命我反省。我暂时不得穿上军装。」  
  
    「那还真是半吊子的处分。」  
  
    上次败战──让十五号悬浮岛坠落的那场仗，根本不属于前线将领要遭受究责的战役才对。不过，即使假定情况是如此，命其反省的惩处也实在太轻了。  
  
    换句话说，这项反省处分不知道是做给护翼军内部或外部看的，但也就徒具形式而已。大概是因为十五号悬浮岛坠落一事的机密情资过多，无法正常公开，军方才采取这种措施将案子强行了结。  
  
    组织这东西是一种生物。块头变大的组织为了让本身存续，就必须将多余的苦头以及不讲理吞下去。看来无论以前或现在，这方面的麻烦似乎都没变。  
  
    「毋须同情。战士的身体有时亦需要休养。我享受著现在这段时光。」  
  
    看来也是。一把年纪的大叔（推断）居然因为偶尔做个打扮，就明显变得乐滋滋了。  
  
    「啊～咳咳。」  
  
    妮戈兰刻意地清了清嗓。  
  
    「差不多可以谈正事了吗？」  
  
    啊，话题是威廉开的头，他自己却忘了个一乾二净。  
  
    「第一件事。关于珂朵莉今后的待遇，我想先由我们三个研议出头绪。毕竟她目前的状况，在以往的妖精中并没有出现过相同案例。」  
  
    「嗯。」  
  
    一行人所点的东西，被盛在抖个不停的托盘上端来。气味好似要让人连鼻子都歪掉的汤药、两杯咖啡，还有一盘厚切培根三明治。  
  
    「……成体妖精兵是兵器，因此在对待她们的制度中，并没有退休和停役。如今那孩子虽已经不是妖精，在文件上依然被视为妖精兵。我希望能设法让商会及军方高层承认这个特例，好让她从第一线退下来。」  
  
    「该员已非妖精之躯──此事当真？」  
  
    合理的疑问。拋弃生来俱有的种族身分而变成其他存在，这种荒唐之词应该没那么容易取信于人。威廉对于这一点至今仍保持相同的看法。即使如此──  
  
    「我确认过好几次了。可是，结论没有改变。」  
  
    既然比任何人都先怀疑其结论的本人也如此断言，威廉也无法继续巴著常识不放。  
  
    「制度本身不能改变吗，显然因应不了现况吧？」  
  
    「改变制度的手续本身要花时间。搞不好是以几年来当计算单位。这段期间只要那孩子接到一次出击命令就没有意义了。」  
  
    「……『某种程度』内，我这边可以调整指定出击的战士。」  
  
    「我了解。今天我会请你来这里，就是希望能直接拜托你至少给予『某种程度』的通融。」  
  
    「身为军人，我不能接受这种关说舞弊之举。」  
  
    灰岩皮滋滋啜饮汤药。老成如老人的举止与带有年轻气息的服装并不相衬。  
  
    威廉想到：这个爬虫族的年纪大概多大呢？爬虫族之间有体格相差悬殊的特徵，那是个体停止发育的年龄差异所致。块头有多大，就表示花了多久的时间不停在成长。加上对方有女儿，又位居一等武官的高位，应该也活了相当岁数──威廉可以想像到这些。  
  
    「不过，我现在是休假中的平民。你的请求，我会用灵魂领受。」  
  
    「谢谢，我要感谢你。」  
  
    妮戈兰举止稳重地微微发出安心的叹息。  
  
    于好于坏，她的举止看起来也都符合原本的年龄。  
  
    妮戈兰的气质和她在妖精仓库面对小朋友时略有不同。好似年纪离得较远的姊姊，也好似年纪较为相近的人母。那同样也是这个女人的面貌之一。  
  
    「……欸，听你们刚才谈的内容，我有个想法就是了。」  
  
    威廉并不喜欢大人的处事方式，也不擅长。  
  
    然而，对于这两个人来说，那同样不是乐意为之的事才对。既然如此，现在就不是列席的威廉讲究自己擅不擅长玩弄权术的时候。  
  
    「有个名为大贤者的人物存在吧。那家伙和军方有多大关连？」  
  
    灰岩皮的肩膀微微摇晃。  
  
    「那一位是护翼军的最高顾问。虽然几乎不具官方权限，发言力与影响力却极高。」  
  
    「那正好。麻烦你向军方报告，设法让风声也传进那位最高顾问的耳里。就说：『为了究明至今仍谜团众多的黄金妖精生态，二等咒器技官挑了妖精兵珂朵莉‧诺塔‧瑟尼欧里斯这个稀少的范本来当实验对象。』」  
  
    「什──」妮戈兰猛眨眼睛问：「什么意思，你怎么会提到实验？」  
  
    「咒器技官是研究职吧？既然如此，当然有权申请研究所需的器材与材料。就算空有头衔，还是可以提出要求才对。而且，只要这项报告通过，就可以暂时将珂朵莉的待遇和其他妖精兵切割开来。」  
  
    「那要通过才有得谈吧。还有你说的大贤者大人，是悬浮大陆群诞生传说中的那位大贤者大人对不对，为什么现在会提到那一位的名讳？」  
  
    「我和他是老交情。我们早就习惯给彼此出难题了。」  
  
    妮戈兰用了有些同情的眼神看著威廉这里，她怎么看都不相信。哎，虽然也没有必要强迫她相信就是了。  
  
    「实验的内容会是如何？」  
  
    「在人格瓦解状态的康复过程中，观察环境有异于战场的自然压力会造成何种影响，从这个开始做起。你就说之后还会一边观察情况，一边给予特殊的药物。」  
  
    「……换言之？」  
  
    「意思就是要让她远离战场，全心度过日常生活。此外，偶尔也要拨点特别预算到妖精仓库的伙食费里面。」  
  
    「只要你的计策传到大贤者耳里，便能拓展出活路？」  
  
    「对。」  
  
    在二号悬浮岛互动过以后，威廉已经确认到自己和大贤者在意识上的差异。对方是悬浮大陆群的守护者，从长期的观点看著大局。因此他看待妖精们可以将感情分割，并将其视为纯粹的战力。假如大贤者不是有能力那么做的人物，悬浮大陆群应该早就坠毁了。那码归那码，威廉岛无法接受那套思维，也不想变成那样。  
  
    从大贤者的那套观点来判断，就算是瑟尼欧里斯这把强力兵器的适用者，从他的立场也不能独厚名为珂朵莉的妖精并给予特殊待遇才对。要守护住世界，必须有能长期维持战力的机制。为了珂朵莉这个连今后连是否能回归战线都不确定的人，并不应该多花大把力气在上面──这就是大贤者会有的想法。  
  
    「毕竟再怎么说，那家伙骨子里都是务实的。即使再不情愿，他也一定会找寻对眼前状况最有利的手段。因此要说动他，最好就是在其他选项添上额外的价值。  
  
    所以，假如我透过军方提出『让我照顾珂朵莉』的要求，对方八成会接受。毕竟我想他也不可能轻易放过这个卖人情的机会。」  
  
    「……咦，什么啊，你说你们是老交情，难道是真的？」  
  
    「问题反而在珂朵莉本身的状况有点奇怪，还有那家伙脱离后的战力上面。何况只靠艾瑟雅和奈芙莲两人作战，负担也太大──」  
  
    威廉犹豫了片刻才继续说：  
  
    「──我们有必要让缇亚忒早点独当一面。」  
  
    「啊，关于那件事。」  
  
    妮戈兰手一举，脸色黯淡下来。  
  
    「今天早上，从奥尔兰多商会那里捎来了联络。据说地表调查队遭到大型的〈兽〉袭击，飞空艇『虎耳草』被击坠了。」  
  
    「啥？」  
  
    「唔……」  
  
    灰岩皮的脸色也变得黯淡了……威廉看了有这种感觉。  
  
    「战士们是否善战？」  
  
    「袭击发生于黄昏时分，是在离陆前一刻遇袭的。敌人已成功击退。或许该说是不幸中的大幸，她们俩虽然稍有消耗，却没有受伤──话虽如此，这样调查队到晚上也只能继续留在大地，回程的代步工具当然也没了，事态相当严重喔。」  
  
    「是吗。既然如此，自然得派出翅膀接送吧？」  
  
    「恐怕会。可是，能降落在地表的大型舰艇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安排到的。应该要花费一些时间。」  
  
    「好比以针扎入龙鳞吗？希望他们能够无恙。」  
  
    威廉不明白另外两人怎么会突然谈起那些。  
  
    他们应该正在讨论妖精仓库所剩的战力。现在话题却扯到了感觉并无关联的地表调查队──按字面大概是商会派到地表做调查的一群人──威廉不知道是为什么。莫名其妙。  
  
    「啊～你们先等一下。我要求说明。」  
  
    食人鬼和爬虫族一齐把头转到威廉这边。  
  
    「什么的说明？」  
  
    「那还用问，你们怎么会在这时候聊起大地上的事？要是那样能找到新的圣剑自然再好不过，但妖精的负担还是不会变吧。」  
  
    「你怎么会这么问？」  
  
    妮戈兰愣了一下。  
  
    她的目光飘到斜上方，然后，「唔～」地思考著什么。  
  
    「啊哈。」  
  
    忽然噗哧一笑。  
  
    妮戈兰突然做出奇怪举动并不算鲜事，威廉已经见怪不怪了。但即使如此，威廉还是希望她至少能考虑时间和地点。  
  
    「对喔，我想到了。你来这里还只有一个月吧？」  
  
    妮戈兰开心似的嘻嘻发笑。  
  
    「你太像个拚命付出又笨拙的爸爸，如今都不觉得你才来一个月就是了。」  
  
    「啰嗦，拚命付出又笨拙是多余的形容词啦。」  
  
    「所以你自认是个爸爸喽？」  
  
    「你快说就对了。你们从刚才到现在谈的是谁？」  
  
    「这个嘛……威廉，你以为目前在我们的仓库有几个成体妖精兵？」  
  
    「去掉珂朵莉，有三个。佩剑尚未决定的缇亚忒不算在内则是两个。」  
  
    「很遗憾，正确答案是五个。艾瑟雅、娜芙德、奈芙莲、菈恩托露可，最后再加上缇亚忒。」  
  
    威廉仰头朝向天花板。  
  
    「有两个我不认识的名字。人躲在哪里？」  
  
    「顺著听下来就晓得吧。在那里啦，那里。」  
  
    妮戈兰用手指比了比下面。  
  
    桌面上没有任何东西。也不表示地板上有些什么。妮戈兰所指的是更遥远的地方。  
  
    威廉从妮戈兰面前抢了一片培根三明治，然后塞进嘴里，大嚼大咽地吃掉以后，他直接问了从心底冒出的一句话。  
  
    「真的假的？」  
  
    是真的。  
  
    食人鬼和爬虫族有默契地一起点了头。  
  
    4.灰色之上的灰色日子  
  
    谈到地表上出了什么事。  
  
    大致的来龙去脉就像妮戈兰所说的一样。地表调查队的飞空艇「虎耳草」遭到〈兽〉袭击而被击坠了。  
  
    敌方从猛烈的狂风沙现身。  
  
    外形若要说像人，倒不是不像。有躯体，长著头颅与手脚。不过只要稍微接近，那样的印象就会立刻消散。巨大身躯堪比稍有规模的楼房，红黑色甲壳裹覆全身，无数眼珠从甲壳的缝隙中露出。  
  
    那家伙被称为〈绞吞的第四兽（Légitime tarde）〉。  
  
    在目前所知的所有〈兽〉身上都可套用一句话，那就是它们的行动原理不明。  
  
    生物这种东西，原本在广义与狭义双方面都是以活著为存在的目的。狭义是指本身的生存。广义则是让自身物种永留于世。进食、睡眠和追求异性，一切都可以归结到这两个层面。所有的生命生来就铭记著这两项目的而活，并且死去。理应如此。  
  
    可是，对那些家伙来说，道理似乎并非如此。  
  
    繁殖的部分虽不清楚，但至少它们的每个个体，并没有特别想到要让自己活下去。明明没有那么容易死，却会做出轻易舍命的举动来向我方索命。  
  
    它们的目的从五百年前到现在，就只有一个。  
  
    杀掉活著的东西。或者，摧毁会动的东西。这两者在它们的心中，应该完全没有分别。  
  
    在地表会碰上的〈兽〉当中，〈绞吞的第四兽〉遭遇率相对较高，同时，它们也被分类为危险度较低的一群。  
  
    它们是靠声音和动作来找寻猎物。  
  
    如果碰见它们，要先噤口停下动作。然后，只要能不被察觉地慢慢离开现场，就有可能活著逃掉──这是〈老四〉被视为危险度低的根据，也是在打捞者之间被当成常识的知识，于行前会议中应该已经将命令澈底下达给调查队成员了。  
  
    即使如此，恐慌还是轻易地发生了。  
  
    争先恐后地想逃的调查队员们陆续被〈兽〉追上，整截上半身遭到振臂一扫就没了。绝命的惨叫与喷出的血柱招来下一阵恐慌，受害范围越加扩大。  
  
    最糟的是在这之后。  
  
    原为调查队负责人的一等器械技官，当时人在停泊于沙上的飞空艇「虎耳草」里头。他看见窗外发生的惨剧以后，立刻就怪吼怪叫地冲进操舵室，还抽出礼剑威胁操舵手们启动咒燃炉，想让飞空艇离陆。  
  
    它们是靠声音与动作来找寻猎物。  
  
    〈兽〉立刻就听见了咒燃炉临界运作下的巨响。  
  
    高如小山丘的巨大身躯以惊人速度在沙上奔驰，并用举起的双臂将猎物捶落。绝望性的破碎声响。虽然说船体只加装了简易装甲，理应有所防御的船体仍像麻布一样地遭到撕裂，大量压舱物洒落。失去平衡的船体严重倾斜，开始扭曲解体。  
  
    随后。  
  
    「你搞什么鬼啊──！」  
  
    终于赶至战场的两名黄金妖精将〈兽〉砍倒，骚动一下子就结束了。  
  
    死者人数为近全体半数的十八人。带来载货的马匹也无一幸免。  
  
    而且，坠落在沙上的飞空艇「虎耳草」，已经失去了飞翔的能力。  
  
    †  
  
    太阳西沉。  
  
    所有人都疲惫至极。  
  
    糟糕的是，飞空艇已经成了无用的巨大残骸。  
  
    无可奈何之余，有半数的人躲进帐篷，像昏死一样地睡了。另一半的人则各自燃起营火，然后茫然地坐在火堆周围。  
  
    「──你们两个小姑娘干得很好啦。」  
  
    绿鬼族男子一边转动串著肉块的竹签，一边打哈哈地说。  
  
    火堆发出微微声响，慢慢地烤著马肉。  
  
    「基本上，有这么多人可以从原本应该全死光的绝路中存活，就已经是奇迹了。要计算的不是死者，而是生存者啦。」  
  
    「这样可以说是存活吗？」  
  
    围上毛毯的娜芙德凝望著火焰，应了对方一句。  
  
    「船不能飞，我们就回不去悬浮大陆群耶。」  
  
    「载著现状报告书的高速艇有成功派出去。只要悠哉地过一会儿，救援的人马迟早会来啦。」  
  
    「悠哉是吗？」  
  
    少女啃起烤好的肉串。  
  
    「接下来即使入夜也不能逃到天空，应该会二十四小时都在沙子上度过吧。来一两头还无所谓，要是客人来得太频繁，光靠我们可对付不完喔。」  
  
    「哎，也不用那么悲观啦。至少〈老四〉暂时不会出现。」  
  
    葛力克一面将新的肉串插到火旁边，一面轻松地说。  
  
    「为什么？」  
  
    「〈绞吞的第四兽〉这家伙有个习性，就是不会住在附近有其他〈第四兽〉栖息的地方。反过来讲，一有那家伙出现，就可以想成附近并没有其他〈第四兽〉。」  
  
    「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耶。」  
  
    娜芙德瞪圆眼睛。  
  
    「这在我们打捞者之间倒是满有名的说法。毕竟其他〈兽〉都没有那么好动，只要我们留在这里，危险应该就能降到最低。即使情况不乐观也一样。」  
  
    「哦～……」  
  
    感到佩服的娜芙德将目光转向坐在旁边的另一名少女问：  
  
    「菈恩，你听过他讲的那些吗？」  
  
    没有回应。  
  
    同样围了毛毯的蓝发少女默默地注视著火光摇曳，一动也不动。  
  
    「……怎么啦，坐那边的小姑娘累了吗？」  
  
    「没有，不是那样的。菈恩只要开始想事情，就会变成这样。她进入自己的世界以后，就完全听不见周遭的声音。」  
  
    娜芙德拿了一串烤肉，确认肉熟透以后，她就塞了块烤肉到菈恩托露可嘴里。  
  
    「唔嗯！」  
  
    对方总算回神了。  
  
    「唔啊，唔嗯唔啊！」  
  
    菈恩托露可吓得翻白眼，迟了一秒钟，脸颊便一片通红。  
  
    好烫好烫好烫好烫。菈恩托露可不吭一句地在毛毯底下摆手蹬腿，即使如此她仍没有打算把口里的食物吐出来。  
  
    「用餐时别太沉浸于思考。心思要放在眼前的菜肴，对食材才有礼貌喔──你被妮戈兰这样骂得够多次了吧？」  
  
    娜芙德一边用说教的口气这么说，一边将新的肉块插上竹签。  
  
    「这家伙真是的。要是放著她不管，她就会一直发呆到肉烤成焦炭。好久没有吃到像样的东西了，不好好品尝会对不起马吧？」  
  
    「就……就算那样，你也不用突然把肉塞进我的嘴巴吧！」  
  
    「啊～好了好了，抱怨前先来吃蔬菜。已经焦得满漂亮了喔。」  
  
    「我……我知道啦，受不了！」  
  
    菈恩托露可脸红地朝火堆旁的肉串伸手。  
  
    「这边的肉串别拿，迎合绿鬼族的调味应该和你们两个小姑娘的舌头完全合不来。」  
  
    「我当然晓得！」  
  
    「不过听你那么说，就会想挑战一次看看耶。」  
  
    「娜芙德，你太没规矩了！」  
  
    咯咯咯──葛力克低声笑了出来。  
  
    「……请问你怎么了吗，葛力克先生？」  
  
    「唔嗯，没事。我只是觉得，你们俩都比想像中更像年轻女孩。  
  
    虽然我听熟人谈过黄金妖精的事，但毕竟宣称是守护悬浮大陆群的最终兵器，我本来以为会你们会更像军人，或者有种对人生死心的叛逆调调就是了。没想到会这么可爱。」  
  
    「哦，居然说我可爱，第一次听人这么说耶。」  
  
    似乎感到有趣的娜芙德笑了。  
  
    「我倒自认为已经有表现出叛逆的态度就是了。」  
  
    菈恩托露可一边吹凉烤蔬菜串，一边开口补充。  
  
    ──菈恩托露可一边慢慢地吃著烤焦的胡萝卜，一边思索。  
  
    〈兽〉有许多的谜团。  
  
    倒不如说，它们身上尽是谜。  
  
    五百年以前，所有人都放弃认识它们了。然后，在这五百年之间，也没有任何人打算挺身对它们重新研究。  
  
    受诅的种族「人族」解放到世上的至高灾厄。每个人都只会用那种听了似懂非懂的词来形容它们，而不做进一步的思考。可是──  
  
    菈恩托露可回想起。  
  
    『──名为人类的物种原先并不存在。创造出他们，是星神最初且最大的过错。』  
  
    那是刚发掘出来的古书中所写的一段话。她才刚解读完的文章。  
  
    『人类解放了兽，使灰色的真相充满世界──』  
  
    不过，这大概是误译。  
  
    毕竟菈恩托露可并没有正式学过人族的语言。她只会基本的文法和几个单字。那样的她硬是要读艰涩的文章，肯定会有理解错误的部分才对。  
  
    因为，要不是那样的话，不就太奇怪了吗？  
  
    〈兽〉应该是人族创造出来散播到世上的东西。  
  
    可是，假如直接读这段文章来解释，〈兽〉就不是经由他们之手创造的，反而──  
  
    「你不要话才刚讲完就又开始想事情，对消化不好啦！」  
  
    「唔嗯！」  
  
    这次菈恩托露可嘴里被塞了烤好的马铃薯。好烫好烫好烫好烫。  
  
    5.四十九号悬浮岛  
  
    要从天上到下面去，该怎么做才好？  
  
    最简单的方法应该连婴儿都知道。没错，只要就近从悬浮岛的边缘向外踏一步出去就行了。那样应该就可以名符其实地飞越超过一千卯哩的距离，和大地之母来个热情的拥吻。旅费只收一条命。划算。  
  
    然后，想要找除此以外的方法，难度会顿时暴增。  
  
    假如再添上去了之后要回来的条件，就更加费事了。  
  
    据传悬浮大陆群被大规模的结界所笼罩。如果想用一般在悬浮岛之间移动的普通飞空艇进出这道结界，听说仪器会全数失灵，变得无法正常航行。要防止失灵就必须准备成套器材，再搭配降落地表用保护措施（Wessex Bouldering），这道程序又需要花下大笔钱财和工夫，因此不是轻轻松松说做就能  
  
    用来从大地上抢救地表调查队之生存者以及调查成果的舰艇──准巨鲸级运输飞空艇「车前草」，其保护措施就算赶工到接近极限，仍需要花上六天时间。  
  
    威廉在四十九号悬浮岛的护翼军基地听了这段说明。  
  
    「为什么会需要那么大的船？」  
  
    「慎选你的用词，二等技官。我是一等技官喔！地位不凡的喔！」  
  
    穿著军服的紫小鬼（Gremian）看似不悦地大呼小叫。  
  
    紫小鬼的身高只到威廉腰际，要低头看他的肩膀相当容易。而且，图案复杂的徽章确实配戴在他的肩上，威廉看得很清楚。  
  
    这么说来，军队是严格讲究上下关系的组织──威廉事到如今才糊里糊涂地想起这件事。他在五百年前也曾和帝国及旧王国军并肩作战。不过，印象中他自己并没有隶属于那里。有种新鲜感。  
  
    「失敬，一等技官。由于下官是边境出身，还请包涵。」  
  
    「唔……唔嗯。这样说话就对了，这才对。」  
  
    尽管紫小鬼对威廉忽然转变的态度感到困惑，心情似乎还是变好了。  
  
    「那么，你刚才是不是问了需要大型飞空艇的理由？好吧，因为我是亲切的一等技官，就为你说明一番。毕竟我是亲切的一等技官。」  
  
    唔哇，这家伙好烦。  
  
    威廉将真心话藏到笑容后头，并且低头致意：「感谢你，亲切的一等技官。」  
  
    「很好。」  
  
    紫小鬼像是心情大好，就口若悬河地说了起来。  
  
    「简而言之，是货物太多的关系。  
  
    这次的调查原本就是因为发现了原形保留得相对完整的人族废墟而成行的。正因为有望带回大量成果才会进行长期的调查，实际上，报告中也指出他们发现了非常多万万不能弃置在大地的遗物。」  
  
    「……救援多拖一天，调查队就会多一分危险。」  
  
    威廉被紫小鬼摆了「你这家伙说什么鬼话」的脸色。  
  
    「这是为了取得大地上的睿智。调查队所有成员应该也明白风险。  
  
    再说你应该晓得吧，我们护翼军出了两把对付〈兽〉的防卫兵器给调查队。之所以让商会那些人摆架子就是为了将东西用在这种时候，她们最好给我派上用场。」  
  
    「…………」  
  
    空气凝结。  
  
    在窗外，飞鸟从天空摔了下来。  
  
    原本在树荫底下午睡的猫发出尖叫逃跑。  
  
    在同一栋建筑各自忙著工作的士兵们心底都没来由地发毛。有人从椅子上摔倒，有人哀号，有人警戒四周。  
  
    「嗯，你的脸部肌肉似乎很紧绷，怎么了吗？」  
  
    紫小鬼似乎对周遭的异状浑然无所觉，摆著一副傻楞楞的脸。  
  
    「不，没事。我认为一切正如精明的一等技官所说。」  
  
    「是吗。无徵种的表情真难懂。  
  
    ──啊，对了。刚好有份合用的资料。虽然你是摆好看的二等技官，只要读过这个，应该也会了解这次调查的重要性。  
  
    「啪」的一声，有叠资料被甩到威廉眼前。  
  
    单纯将几十张状似报告书的纸用绳子系起来的简单文章。看得出用难看字迹潦草写下的标题是「高度零地带（Grand level）K96──MAL遗迹（Ruin）地区二次调查报告书」。  
  
    威廉原本觉得无论现在从大地发现什么，自己也管不著，然而那本资料却稍微勾起了他的兴趣。他明白这次地表调查投入了相当多的资金和人才。那么，商会和军方不惜如此也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我能翻阅内容吗？」  
  
    「不能携出喔。」  
  
    威廉拿起资料，并将其翻开。  
  
    最初几页列出的是座标及航道之类的数据。他对专业领域的事情一窍不通，因此跳过。  
  
    接著，则是随著简单发掘工程而浮现出概貌的遗迹地区全体地图。  
  
    看来在五百年前，该处似乎是约有三千名人族居住的城市。铺有石板的宽敞街道，以及工费低廉的成排集合住宅所构成的市容。靠东北方有疑似公所的较大建筑物。可推测当时周遭有整片的森林，城市内外的大小河川数目共有四条，当中有两条推测是人工挖凿的水路一类。  
  
    「…………」  
  
    还真厉害，从各方面来说都中了大奖──威廉茫然地心想。  
  
    他记得城里的居民确实约为三千人，街道也铺满了感觉廉价的石板，城市周围还有挺大片的森林。河川数目就略显可惜，连人工水路在内漏了两条左右。  
  
    地图所示的城市形状，正是过去在帝国领地内被称为寇马各市的城镇──而那就是威廉出生的故乡。  
  
    威廉试著从地图上的城郊寻找某一座设施的踪影。在五百年前就已经破破烂烂的木造建筑，但找不到。不知道是调查进度还没到那里，或者单纯是整栋设施都消失得不留痕迹了而已。  
  
    「你读那边也没意思吧。翻下一页啦，下一页。」  
  
    威廉在一等技官催促下翻页。  
  
    报告书里简单列有发现的工艺品及护符、绘画和书籍等项的清单。  
  
    他有种脑袋里被灌了铅或什么来著的感觉。尽管目光游走在清单的文字上，所写的内容却进不了脑子。  
  
    「那份文件是根据先前从大地飞回来的联络艇所提出的报告制作而成。换句话说，上头所写的战利品目前仍留在大地，正等著我们去迎接。」  
  
    那种东西无所谓吧，威廉心想。  
  
    那么想要人族创作的绘画，纸笔拿来，要多少他都可以画。要烧陶他也可以烧，要写书他更可以写出跨时代的大作。  
  
    就在这时候。  
  
    「遗迹兵器……拉琵登希比尔斯……！」  
  
    清单上有一行字吸住了威廉的目光。  
  
    「嗯，据说其剑名就刻在剑柄。似乎是位阶还满高的武器。悬浮大陆群的防卫力量将因此而更加巩固。」  
  
    威廉没将一等技官喜孜孜的话听进去。  
  
    拉琵登希比尔斯。固守生命的不动之剑。  
  
    那是威廉过去的伙伴之一，纳维尔特里所用的圣剑。可是，为什么那会在这种地方被发现？  
  
    纳维尔特里应该有和他们一起参与讨伐星神之役。当时成为战场的提法纳地区和寇马各市之间，距离几乎等于横越了整座大陆。  
  
    不，比起那些细节，更重要的是──  
  
    「对了……用拉琵登！还有这一手可用！」  
  
    威廉眼前忽然现出了光明。  
  
    「唔……唔嗯？」  
  
    他使劲抓住紫小鬼的手臂，然后上下硬甩。  
  
    「这份战果太了不起了，雄壮的一等技官！这支调查队实在是达成了光荣的伟业！我们务必要倾悬浮大陆群之力，将这群勇士和他们的成果迎接回来！」  
  
    「是……是吗。看你能理解真是太好了。」  
  
    看似慑于威廉气势的紫小鬼连连点头。  
  
    「然后呢，我认为在这次派去迎接的船『车前草』上头，也必须加派护卫。因此，我希望挑一把配有适用妖精的遗迹兵器一同上船。」  
  
    威廉思考。  
  
    他觉得这是当然的要求。  
  
    目前，并没有预测到〈深潜的第六兽〉将要袭击悬浮岛的未来。袭击的机率越确实，且规模越大，预测就越能洞见未来──换句话说，至少近期内不会发生大规模战斗。既然如此，妖精兵现在离开悬浮大陆群的风险就不高。商会方面自然会要求妖精兵随行护卫，护翼军接受其要求也合情合理，徒具头衔的二等技官在这时候使性子不太说得通。  
  
    基于以上因素，威廉进一步思索。  
  
    「……我有件事想拜托你，宽厚的一等技官。」  
  
    「唔唔？」  
  
    紫小鬼偏头。  
  
    「能不能在这艘飞空艇上多安排一个座位？」  
  
    从房间告辞的威廉走过走廊，离开基地，然后快步通过恬静的田园道路，朝四十九号悬浮岛的第二都市而去。  
  
    悬浮岛的编号越接近一，位置就越接近悬浮大陆群的中心。而且那几乎直接代表该岛的开拓程度以及住了多少居民。大都市大多集中在四十号以内的悬浮岛，七十号以上的悬浮岛则保有几乎未经人手的自然环境。  
  
    四十九号悬浮岛。实在是半吊子的数字。  
  
    而在这里，就有与那半吊子的数字相衬，既不大也不小，用规模适中来形容会十分贴切的都市。  
  
    「啊，到了到了！」  
  
    面朝广场的露天咖啡座，深绿色阳伞下。  
  
    喝光的果汁玻璃杯，还有吃到一半的鲜奶油蛋糕。  
  
    明显一脸无聊样发呆的珂朵莉看见穿越广场而来的身影，就大大地使劲挥了挥手。  
  
    「哎哟，好慢喔！我都等累了！」  
  
    「抱歉抱歉。出了一些状况。现在可以走吗？」  
  
    「稍等一下下。我把这个吃掉。」  
  
    说时迟那时快，珂朵莉一瞬间就把盘子上的蛋糕清掉了。  
  
    姑且算身经百战的威廉看了也不禁瞠目的飞快身手。  
  
    「嗯嗯～」  
  
    松开的嘴角笑得放松不已。  
  
    珂朵莉在妖精仓库的餐厅绝对不吃甜食。理由是她不想让小朋友看到自己不庄重的脸。原来如此。威廉重新感受到那套说词的说服力。  
  
    「让你久等了。走吧，去买东西。」  
  
    珂朵莉起身，并且拿了占著旁边座位的帽子戴到头上。  
  
    这附近对无徵种的批评并没有多强，特地将头藏起来的意义不大。威廉从妖精仓库出发前就这样说明过，珂朵莉却表示「戴著有什么关系嘛」而不肯听进去。  
  
    「要照什么顺序逛？感觉书店排最后会比较好耶，因为大家都毫不客气地开书单，数量满可观的。要拿著那些走动似乎有点重。」  
  
    「……你好像很开心嘛。」  
  
    「会吗，肯定是你的心理作用喔。」  
  
    珂朵莉话还没说完就迈步前进。  
  
    「我很少有机会和你单独出来走动，所以看起来才像静不住吧。嗯，与其说很少有机会，倒不如说是第一次？」  
  
    「哪有可能啊。」威廉叹气。「我们初次见面时，不就已经一起到处跑了吗，难道你连那件事都忘了？」  
  
    「啊～……对喔。啊哈哈。」  
  
    珂朵莉脸色尴尬地笑著敷衍。  
  
    「哎，好了啦，小事情放到一边。再不快点走，就没办法赶在太阳下山前回去了吧。」  
  
    「那算小事情吗？」  
  
    珂朵莉被威廉用恐怖的脸色瞪了。  
  
    市容平凡无奇。  
  
    交易没有特别兴盛，也几乎没有观光客。人口既不算多也不算少。治安既不算好也不算坏。说不出有什么特徵，感觉真的只能用普通来形容的城市。  
  
    因此，这座城市是全心全意只求让居民们住得舒适而建造出来的。砌有砖墙的小巷，像是用来填补建筑物空隙的小巧阶梯。绿鬼族的孩子们正一边挥舞短木棍，一边开心地奔跑。  
  
    手上要捧的行李比心理准备中还多。  
  
    由于找到了气氛不错的公园，他们决定小歇一会儿。  
  
    「欸。」  
  
    两人并肩靠到长椅上坐了下来。  
  
    「嗯～？」  
  
    「真的这样就好吗？难得有机会在岛外自由行动耶，你想做的就只有跟我出来买东西，未免太客气──」  
  
    「够了～那边的先生，不要心里明白还刻意装蒜跟我确认～！」  
  
    威廉被珂朵莉伸指一比。  
  
    「无关于岛外或岛内。我就只是想和你在一起。」  
  
    嗯，八成也是。威廉知道她八成会那么说。  
  
    「要说的话，我是有想去或想看的地方。可是，那和我想待的地方又不吻合，没有办法啊。你说是不是？」  
  
    唉。这样不行。  
  
    被培育得纯真到不认识男人这种生物的女孩，碰巧和一个男人发生了尚有戏剧性的邂逅。女孩在这种时候所怀的情感，会十分地强烈、纯粹而且残酷。  
  
    「话说，我有哪个地方让你觉得那么好？」  
  
    「不告诉你。」  
  
    对方坏心地笑了。  
  
    时间短暂而令人舒坦的一段沉默。  
  
    永远这样也无妨──威廉内心稍微涌上了如此的念头。  
  
    「军方派往大地的舰艇，要挑一个妖精兵上去。」  
  
    威廉低声开口。  
  
    「嗯。」  
  
    「缇亚忒还不能胜任，所以从人选中剔除。从剩下两个人做选择让我伤了些脑筋，但我决定派奈芙莲去。」  
  
    「嗯。」  
  
    「另外，我刚才直接找上级谈判，让他们安排了我的船位。」  
  
    「……嗯？」  
  
    珂朵莉把头转了过来。  
  
    「为什么要那样？」  
  
    「因为这次跟十五号岛那时候不一样，好像没有设什么禁止进出的结界。我想跟就可以跟著上船。我已经厌倦等你们回来是原因之一。」  
  
    威廉扳著手指将原因数给她听。  
  
    「宣称在大地上找到的宝物清单中，包含了一把不能错过的剑的名称。假如那是真货，我希望能尽早收归仓库所有。这是原因之二。」  
  
    「剑？」  
  
    威廉无视于珂朵莉的疑问，并且仰望天空。  
  
    「最近，你都在勉强自己吧？」  
  
    「……你在说什么？」  
  
    「事到如今就别装蒜了。看过你最近的态度自然可以想像。你失去几段记忆了吧？或者是说，你目前仍持续在丧失记忆。」  
  
    松饼摊贩停在公园旁的路边开始营业。甜甜香味飘散到四周。走在路上的小孩跟身旁的父母讨起零用钱。起初冷冷应付的家长闻了挑逗鼻子的甜甜香味，态度也逐渐转变。晚餐时间快到了吧？养成乱买东西吃的习惯不行吧？没办法喽，只限今天而已喔。对不起，请给我榛果糖浆和综合莓果口味各一个。  
  
    「你为什么会晓得？」  
  
    「呃，我说过，看就想像得到了。」  
  
    珂朵莉的态度让威廉感到不对劲。因此他挂在心上，一直注意著她。藉此才发现哪里有异。要是不这样留意，他大概就不会发现是哪里有异。  
  
    「是喔。你有把我放在心上。」  
  
    「难道你以为没有？」  
  
    「当然没那回事。」  
  
    貌似高兴而又困扰的表情。  
  
    「──先告诉你，接下来我要讲的事情，你听了别抱太多期待。这只是『说不定有可能办到』的事情。」  
  
    威廉声明完又说：  
  
    「就是关于刚才提到的，在大地上找到的那把剑。它被发现具有『让身心状况保持万全』的异禀。至少我在五百年前，就亲眼看过那把剑让控制情绪及破坏记忆一类的攻击失去效力。  
  
    只要有那东西，或许就能解决你在记忆方面的问题。」  
  
    珂朵莉听得眨了眼睛。  
  
    「你会一脸平静地……讲出满胡来的想法呢。」  
  
    「要让胡来的想法成真，诀窍就是说出口。」  
  
    「我倒不觉得那是可以自豪的事情耶。」  
  
    珂朵莉嘻嘻取笑了他。  
  
    松饼摊贩传来店员有朝气的招呼声：谢谢惠顾～  
  
    「我明白了。这次我就不抱期待。但是，你坚持不灰心这一点，我是可以相信的吧？」  
  
    「嗯，那当然。」  
  
    「所以，这趟大概要花多久的时间？」  
  
    「不清楚。哎，我猜要十天，或者比十天再久一点。」  
  
    珂朵莉顿时停下脚步。  
  
    「……我也要去。」  
  
    她嘀咕。  
  
    「啥？」  
  
    「我是说：我也要去。我也一样讨厌光是等著你们回来。」  
  
    「什么？」  
  
    「不要紧。娜芙德和菈恩的事情，我都还记得。反正我跟她们两个没有那么要好，我想就算见面也不会讲出不得体的话。」  
  
    「不不不不不，等等。军方实在不可能准你去吧。搭乘飞空艇的名额又不充裕，总不能当成观光带著没长才的人──」  
  
    只见珂朵莉的脸色逐渐变成了鬼婆娘。  
  
    威廉察觉自己失言了。  
  
    他慑于对方的气势，身体稍微后退了一点。  
  
    「你觉得我是当成观光才这样说的吗？」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你想嘛，大地很危险，那不是抱著轻松心情就可以去的地方，啊。」  
  
    威廉察觉自己二度失言了。  
  
    「嗯？我看起来，像抱著轻松的心情啊？」  
  
    珂朵莉语气平缓地把话说得好似要刻进威廉心里。  
  
    「啊，没有，这个嘛。先稍微冷静再谈吧。」  
  
    「我气到了。不管，反正我绝对要跟去！」  
  
    「不不不，再怎么说也不行吧！」  
  
    结论是珂朵莉要去并非不行。  
  
    他们折回原路，试著找一等技官谈过这件事以后，一下子就得到同行许可了。乘员名单的尾巴多了珂朵莉的名字，还领到简易的身分证件。  
  
    「──你该不会在生气吧？」  
  
    回程中，珂朵莉战战兢兢地问威廉。  
  
    「你摆的脸色好微妙耶。」  
  
    「我的脸色当然会微妙了。」  
  
    唉──威廉深深叹气。  
  
    「你知道为什么会那么简单就得到许可吗？」  
  
    「因为……有二等技官的介绍？」  
  
    「那只是大前提。并不构成可以不经审查就带著不具任何技能证明的平凡民众参与重要任务的理由啦。」  
  
    悬浮大陆群的大部分岛屿都没有所谓户籍登记的制度。因为在这个有众多种族交杂生活且价值观错综复杂的地方，要用文件管理居民也会有限度。大部分岛屿的法律，都是让居民以纳税的形式向市府购买市民权。那样在生活上固然方便，却并非必要之举。好比威廉以前在二十八号岛所住的那一带，大多数居民都没有市民权──治安必定就不好──也是有那样的地带。  
  
    因此，如今珂朵莉刚失去妖精兵的身分，最少也还是可以站到「民众」的立场。问题则在这之后。  
  
    「既然要跟随军方执行任务，原本来说，不至于扯后腿的能耐，还有不会无谓生事的信用，这两项是绝对必要的。若是如此，对于带民众同行这件事，就算再慎重也不过分。」  
  
    「可是，实际上不就得到许可了？」  
  
    「简单说呢，以往也有其他军官把民众当成自己的秘书官。而且，他们找的恐怕全是与自己同族的异性。」  
  
    「……呃～？」  
  
    威廉想起他带珂朵莉回去时，那个一等技官所露出的下流笑容。  
  
    「意思就是他们用秘书官的名义把情妇带在身边啦。」  
  
    「……情妇。」  
  
    珂朵莉像初次听见异国语言一样，鹦鹉学话似的将那个词重复了一遍。  
  
    「然后我也被当成了同类。」  
  
    「……啊……原来如此。」  
  
    珂朵莉短短地思考了一会儿又说：  
  
    「或许那样也不错。」  
  
    「呃，不好吧。」  
  
    「要不然，至少请他们把名义改成夫人呢？」  
  
    「问题不在那里吧。」  
  
    远方传来了某座乐钟的演奏声。  
  
    两人停下脚步，一边感觉到怀念，一边将那段演奏听到最后。  
  
    太阳西斜。傍晚时分近了。  
  
    「哎，虽然这样也不坏。事到如今也没有什么门面要粉饰，再说我也一样不想跟你分开。」  
  
    「嗯，这段话让我好高兴，但是你没有求婚的意思对不对？」  
  
    「那当然。」  
  
    威廉试著摆出「事到如今还说这什么话」的傻眼脸色。  
  
    我就知道──珂朵莉苦笑。  
  
    「好啦，要走喽。」  
  
    威廉别开目光，开始跨大步走。  
  
    晚了几拍，珂朵莉才快步赶上来。  
  
    「等一下等一下，太快，你走得太快啦！」  
  
    「呃，我全忘记了，到五十三号岛的船就快赶不上了。」  
  
    「……不会吧！」  
  
    六十八号悬浮岛位在悬浮大陆群外围。既然没有公营的联络飞空艇直航，就算要找渡船也得先抵达近到某个程度的岛才行。  
  
    因此，威廉现在加快脚步是有正当理由的。绝不是为了掩饰害臊。  
  
    「再拖下去今天就回不去喽，好了，动作快动作快。」  
  
    「等一下，行李太重了啦！」  
  
    在徐徐染上朱色的街道中。  
  
    两人闹哄哄地轻快走著。  
  
    †  
  
    我算是什么？少女如此思索。  
  
    记忆逐渐慢慢地欠缺。人格逐渐毁坏。这个即将坏掉的自己，现在到底还能不能称为「珂朵莉」？  
  
    妖精仓库里的同伴名字，已经有将近一半不记得了。  
  
    就算勉强重新记名字，和她们之间的回忆也不会回来了。  
  
    即使待在自己房间。  
  
    即使在餐厅让小妹们围绕于身边。  
  
    即使帮忙妮戈兰做事情。  
  
    以往理应是那样的生活构成了自己，如今却有种异样感。这里不是自己该待的地方，毫无根据的念头不知从何涌了上来。  
  
    她对自己那样的状况感到痛苦。  
  
    她感到难受，感到悲伤，感到寂寞。  
  
    而且，她现在打算珍惜那一切的情绪。因为，等到这种情绪消失时，过去曾为珂朵莉‧诺塔‧瑟尼欧里斯的少女，大概就澈底消失了。  
  
    †  
  
    珂朵莉向妖精仓库的所有人说了他们要搭飞空艇到大地的事情。  
  
    「学姊，你又要离开了吗？」绿发少女落寞似的受了惊吓。  
  
    「唔。」樱发少女无力地垂下头。她的感冒似乎还没好。  
  
    「不用想得那么严重吧，又不是永别。」紫发少女若无其事地说。  
  
    「那个……请你要小心喔。真的真的要小心喔。」橙发少女一脸快哭地告诉珂朵莉。  
  
    「我会准备派对等著迎接你回来。」妮戈兰带著笑容──有些僵硬而刻意的表情，向珂朵莉这么说。  
  
    「我个人想反对你去就是了。」  
  
    艾瑟雅摆了好似母亲容忍小孩耍任性的脸。  
  
    「对不起。可是，我无论如何都不想等。」  
  
    「没办法喽。谁教你是用满满的恋爱感情来代替脑子的苦恋怪兽，要是和意中人分开就会凋零吧。」  
  
    珂朵莉「唔」地生闷气。  
  
    没有偏差成那样吧──她本来想回嘴。  
  
    但是，珂朵莉晓得那没有说服力，就收口了。不做徒劳之举是明智大人会有的判断，就这么回事。大概。  
  
    「可以的话我也想跟去就是了，哎，可是也不能那样。反正就算在一起又帮不到什么。」  
  
    「不会有那种要让你担心的状况啦。」  
  
    我会从大地上找东西带回来当伴手礼──珂朵莉说完，便对艾瑟雅竖起拇指。  
  
    艾瑟雅什么也没有回答。  
  
    ──珂朵莉决定把瑟尼欧里斯搁下。  
  
    反正她带著也无法用。  
  
    再说……无关妖精或适用者那些字眼，会为了本身幸福而采取行动的人，应该就没有资格碰那把对不幸有所狂热的剑了。  
  
    「再见了，搭档。」  
  
    珂朵莉说完，就「呸」地吐了舌头。  
  
    她决定把那当成告别。  
  
    6.再会  
  
    即使敲房门也没有回应。  
  
    试著转门把，门也没有上锁。  
  
    「学姊……？」  
  
    缇亚忒推开房门。好暗。而且，房里没有任何人。  
  
    啊，对了──她想起来了。  
  
    这个房间的主人目前并不在妖精仓库。为了去接其他到外面长期工作的学姊，房间的主人搭乘大型飞空艇前往大地了。还要等几天才会回来。  
  
    「呃……我是来还跟学姊借的书……」  
  
    缇亚忒畏畏缩缩地踏进无人的房间。  
  
    她不自觉地放轻脚步，穿过整理得乾乾净净的房间。  
  
    缇亚忒把捧在胸前的书放到桌上。  
  
    于是，她发现了。有东西搁在桌边。  
  
    大而时髦的深蓝色帽子，还有──某种发亮的银色物体。  
  
    「这是……」  
  
    缇亚忒有印象。镶著透明蓝石的银制胸针。  
  
    那跟学姊十分相衬，缇亚忒曾经表示过羡慕。她记得当时对方是这么说的：  
  
    『谢谢。不过，我猜你迟早也会变得跟它相衬的。』  
  
    『等你再长大一点，我就送给你。』  
  
    当时，缇亚忒有些惊慌。毕竟她表示羡慕并没有那个意思。她并不是想要胸针，只是想称赞适合戴那种成熟饰品的学姊好迷人。不过学姊愿意那样说，让她有点高兴。  
  
    ……是不是忘记带走的呢？  
  
    缇亚忒冒出了一丝使坏的想法。自己后来应该也成长了一点。说不定，她现在已经变成适合戴这枚胸针的成熟女性了。  
  
    只是试试看而已。  
  
    缇亚忒咕噜吞下口水。然后，她战战兢兢地把手伸向胸针。  
  
    她的手指，碰到了银饰。  
  
    「……这样不可以吧。」  
  
    缇亚忒缩手了。  
  
    就算是假设，就算只是试一试，她总觉得要是自己拿起这个，好像就会失去什么重要的东西。  
  
    †  
  
    说到「车前草」，它原本是大型物资运输艇。从设计理念就与联络飞空艇不同，能更加确实地运送更多物资，才符合它被建造出来的正义。换言之，搭乘的舒适感打从一开始就不受重视。  
  
    船体格外会晃；床舱及通道都有谜样的粗大管路突出在外；油污味渗入四周环境；甚至到处可见猥亵的潦草涂鸦；到处都有肉酱空罐丢弃在地上，诸如此类的问题说也说不完。  
  
    如果单纯只有环境恶劣，事到如今威廉也不会有什么感觉。然而，光是把飞空艇特有的摇晃加上去，不快感就轻易突破极限了。  
  
    预定飞行时间为四十二小时。  
  
    地狱般的四十二小时。  
  
    高度零地带K96──MAL遗迹地区。  
  
    地表调查用飞空艇「虎耳草」坠落地。  
  
    「全世界居然都在晃……」  
  
    威廉踏著蹒跚的脚步降落在灰色沙子上。  
  
    鞋底只有相当于手掌的厚度，会陷进柔软的沙子中。他茫然地觉得这样的立足点很棘手。光走路就会耗费体力，即使要跑步或作战也时时伴随著跌倒的危险。  
  
    威廉稍微将目光往上抬高。  
  
    整片灰色的废墟。彷佛将灰色的混浊染料倒在即将崩塌的石砌建筑头上，有许多像那样的奇妙纪念碑排在一块。  
  
    以往，这些曾是座小城镇。  
  
    位在帝国领地的国境附近，离帝都有一大段距离。  
  
    绝对不算大也不丰饶。还偏离所有主要的交易干道，更没有什么能打出名气的特产品。花了几百年静静累积其历史的城镇。原本应该在后来继续累积其历史的城镇。  
  
    威廉蹲下来，抓了一把沙子。  
  
    灰色沙粒从指缝轻轻流落。  
  
    「没想到感觉挺麻木的。」  
  
    原本觉悟过的情绪，一丝也没有冒出。  
  
    事到如今，既没有悲伤也没有懊悔。  
  
    倒也不是没有实际感涌现。这里是以往的寇马各市，是自己故乡沦落到最后的模样──威廉坦然得不可思议地接受了如此的事实。  
  
    「……你没事吧？」  
  
    「嗯，不用担心。」  
  
    威廉对不知不觉中站到旁边的奈芙莲这么回答，然后起身。  
  
    「看起来并不像不用担心。你的脸色，非常糟。」  
  
    「晕船害的吧。我心里真的没任何感觉。」  
  
    「假如你来到这里真的没任何想法。」强风吹起，奈芙莲披的防沙斗篷下摆大幅摇晃。「那还比较让人担心。这里，是你的故乡吧？」  
  
    「真的没事啦。反正我出生的故乡已经不在了，我现在的归宿──」  
  
    威廉指著头顶。  
  
    「在天上。对吧？」  
  
    奈芙莲伸出双臂。她牢牢地抓住威廉的头，然后直接拖到自己的脸旁边。  
  
    威廉的眼睛深处遭到窥视。  
  
    「……你没有逞强？」  
  
    「没有啦。好了，你放手，被别人看见就麻烦了。」  
  
    「我又没有做什么亏心事。」  
  
    「问题不在你怎么想，而是看到的人会怎么想啦。」  
  
    「莲──」  
  
    哗啦啦啦地踹开沙子的奔跑声。  
  
    「──莲！」  
  
    来自死角。  
  
    随著吶喊一直线而来的飞踢，命中了威廉的侧腹。  
  
    威廉打著和遭受可蓉及潘丽宝袭击时一样的想法，毫不闪躲地接住那一脚。他失算了。力道远比想像中更沉重且锐利的一脚，将威廉的身体踹飞到旁边。超痛。  
  
    来袭的少年……不对，来袭的少女抓著奈芙莲的双肩猛晃。  
  
    仍倒在沙子上的威廉只抬起脸看向她们那边。  
  
    「你没事吧，这个变态对你做了什么！只停留在未遂阶段吧！」  
  
    红色的刺猬头，还有色泽比头发再浓一点的眼睛。尽管对方是威廉没见过的孩子，容貌倒和事前听说的一致。  
  
    娜芙德‧凯俄‧狄斯佩拉提欧。遗迹兵器狄斯佩拉提欧的适用者。  
  
    「娜芙德，你说错了。」  
  
    奈芙莲似乎有些难受地扭身。  
  
    「刚才那个不是对小朋友乱来的变态，而是什么都不做才被当成有问题的人。」  
  
    「没想到来救援的会是你耶。哎哟～你还是一样这么娇小～！」  
  
    娜芙德都没有听进去。  
  
    拥抱。露出开怀笑容的娜芙德面对面地紧紧搂住奈芙莲。  
  
    「……从你们离开仓库算起，只过了一个月。才那么点时间，身高根本长不了多少。」  
  
    「是那样喔，我总觉得已经好久没见到你了嘛──」  
  
    这时候，娜芙德突然停住动作。  
  
    「──欸，莲。你也去了那座战场对吧？」  
  
    「嗯？」  
  
    「就是有特大号〈第六兽〉来袭的那座战场啊。」  
  
    「啊……」在娜芙德臂弯里的奈芙莲微微点头说：「我去了，并且奋战过了。」  
  
    「那你告诉我。珂朵莉表现得勇敢吗？」  
  
    奈芙莲的脸色变得微妙。  
  
    「嗯，是啊。她非常勇敢。」  
  
    这样啊──娜芙德露出落寞似的笑容。  
  
    她先声明了一句「虽然我不太会表达」，然后又说：  
  
    「该怎么说呢，珂朵莉是个讨厌的家伙。我一直觉得自己没办法跟她处得来，即使是现在也一样。不过来到这里，碰上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活著回去的状况以后，我有点后悔。讨厌就继续讨厌也没关系。就算只是吵架也可以，早知道会这样，之前我就跟她多讲一些话了。」  
  
    威廉慢吞吞地起身。  
  
    可以看见从飞空艇那边，有另外两名少女正朝著这里走近。  
  
    其中一个是熟面孔，另一个则是生面孔──不过，其容貌也和威廉之前听说的一致。看来那就是派到大地的两名人员中的另一个妖精没错。  
  
    菈恩托露可‧伊兹莉‧希斯特里亚。遗迹兵器希斯特里亚的适用者。  
  
    如此一来，就确认她们俩都平安了。威廉暗自松了口气。  
  
    「十五号岛的〈兽〉很强吧。说来也是，非要珂朵莉开启妖精乡之门才能打赢，才不是普通的对手。既然你能平安出现在这里，表示那家伙已经豁出去了吧。她开了门，对不对？」  
  
    「呃，那个……」  
  
    一看就可以知道，奈芙莲正感到困扰。难得如此。  
  
    「那家伙说过要保护大家，她就是那么认真，就是那么爱逞强，明明怕得不得了，却还装成平静的样子，一定没错。」  
  
    娜芙德久违地见到妖精仓库的同伴，内心的箍儿似乎松开了。越是开口，说出来的话就变得越加没有条理。应该连她自己都快要不懂那是在说什么了。  
  
    她的肩膀被蓝发妖精──菈恩托露可轻轻地拍了拍。  
  
    「娜芙德。」  
  
    「怎样啦，我正在忙耶。」  
  
    娜芙德一边小声地吸鼻子，一边停下话语。  
  
    「深呼吸。」  
  
    「啊？」  
  
    「吸气，然后吐气。冷静下来以后，你再看后面。」  
  
    娜芙德应该是个直性子。她照著菈恩托露可所说的深深吸气，吐气，然后一脸莫名其妙地转头看向背后──  
  
    她愣住了。  
  
    「…………呃。」  
  
    蓝与红的渐层色正随风摇曳。  
  
    珂朵莉带著尴尬的表情站在那里。  
  
    「该怎么说呢，呃……好久不见？」  
  
    她的脸向著娜芙德，目光却依然看著其他地方，还莫名其妙地用了疑问句打招呼。  
  
    「显……」  
  
    「显？」  
  
    「珂朵莉居然显灵了──！」  
  
    娜芙德放开奈芙莲，弹起似的拔腿就跑。惊人速度感觉不像踏在沙子这种不稳定的立足点。  
  
    「等……等一下啦！」  
  
    珂朵莉追在她后面。脚程同样十分迅速。即使没有快到能缩短距离，还是紧紧地跟著不放。  
  
    两名充满活力的少女，跑在灭亡大地上已经毁灭的都市残骸中。  
  
    「你觉得哪一边会赢？」  
  
    「这个嘛……我赌晚上的点心，娜芙德会跌倒然后被追上。」  
  
    「那我猜珂朵莉的体力会先透支，赌注一样。……好久不见，菈恩托露可。你平安真是太好了。」  
  
    「我把同一句话直接奉还给你……你们都平安实在太好了，真的。」  
  
    菈恩托露可用手掌紧紧地握住奈芙莲小小的手。  
  
    威廉一边在旁边听著她们的互动──  
  
    「真有精神……」  
  
    一边感慨地目送另外两人奔离的背影。

**第三卷 「此时此刻的光辉」-my happiness-**

    1.可疑的人族  
  
    接受治疗的过程中，娜芙德一直在怕痒。  
  
    呀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她的手脚挣扎不停，光要按住就很费力。  
  
    威廉中途还找了珂朵莉帮忙，没那样会花更多工夫。威廉的眼窝肯定也不会只留一块瘀青就能了事。  
  
    换到菈恩托露可这边，则有另一种层面的棘手。  
  
    威廉每次将手指凑到她背上使劲，她都会冒出莫名煽情的娇喘声。原本对方就是气质成熟得与年龄不符的少女。每次听见那声音，威廉都会觉得自己在做不应该的事，手指的动作也就变慢了。到整套治疗完成为止，花了比原本预定将近多一倍的时间。  
  
    而在治疗过程中，珂朵莉责备似的目光一直扎在后脑杓这点，也让威廉相当心痛。  
  
    一问之下才知道，「虎耳草」坠落以后，似乎仍有零星来自〈兽〉的袭击发生。尽管都不成太大威胁且轻松地就能击退，经过忧虑事有万一的威廉检查以后，正如他所料，两人都罹患了轻微的魔力中毒（Venenom）。  
  
    基本上，魔力是跟生命力相反的玩意儿。催发魔力就等于刻意让自己生命力失调。而且若是催发的力道过猛；长时间持续催发；短时间反覆催发，失调的状态就会成为慢性病，变得越来越难痊愈。  
  
    刚才威廉对两人使用的手法，就是用于治疗的方式之一。给予穴道适当刺激以后，调整血液循环，强迫紧绷的肌肉松弛。这是在过去的世界为人所知的实践性战场医术之一。  
  
    「啊～怎么样，有没有舒服点？」  
  
    忙东忙西而累坏的威廉一问，两名少女便看了彼此的脸。  
  
    「总觉得……身体轻松到不行，怪恶心的。」  
  
    「激战后没有疲劳留在身上，实在静不下心呢。」  
  
    治疗本身似乎已经正确发挥功用了，有效归有效，威廉得到的答案却颇具恶意。  
  
    从他昨天自我介绍以后，两人的态度就一直像这样。  
  
    威廉倒不是不能理解她们的心情。  
  
    在两人眼里，威廉‧克梅修二等技官这个男人等于是忽然冒出来表示「你们都是我的东西」，而且底细不明的可疑人物。虽然说他的身分有保证，珂朵莉和奈芙莲也都替他说话，但彼此之间没有经过博取个人信用的手续，更没有花下建筑信赖的时间。威廉会遭到警戒也是无可厚非，对此他都可以理解。  
  
    尽管他可以理解……不过，症结似乎并非只有那些。  
  
    「毕竟，你是人族吧？」  
  
    直接一问，菈恩托露可便乾脆至极地说出了她对威廉存著戒心的理由。  
  
    「只是诓骗倒还有意思，珂朵莉她们却保证确有此事。既然这样，你就是犯下灭世大罪的一族。能轻易接纳你的人才有问题。」  
  
    原来如此。确实是那样没错。威廉表明身分以后，迄今都没有别人对他做出这种反应，不过仔细一想，那应该只是运气好而已。像菈恩托露可这样的想法，本来就是合情合理的。  
  
    「呃，那也不是我个人导致的就是了……」  
  
    「被数落成这样还想故作洒脱，要说可疑，你那种从容的态度看起来也很可疑。简直像在隐藏真正的想法，也像惯于欺骗女人的男人……虽然我明白要怀疑这么多根本没完没了。」  
  
    麻烦你，既然明白就别怀疑了。  
  
    把世上的事情想得单纯点。  
  
    还有，惯于欺骗女人是什么意思？误会大了。你得收回那句话。  
  
    「感谢你将珂朵莉从计画好的死亡救回来。从刚才治疗我们的手法来看，我也明白你的技术本身是值得信赖的。  
  
    你在过去的世界……曾经是人称准勇者（Quasi brave）的战斗能力者，对吧？我想这也是确有其事才对。像你这样的一个人，会比生来就是要为战斗而死的我们更加长于作战。  
  
    可是，那不足以当成判断你并不危险的材料。」  
  
    对方愿意认同到这种地步，大概只欠临门一脚了吧。  
  
    「你知道人族是怎么将〈十七兽〉散播到全世界的吗？」  
  
    威廉听大贤者稍微提过。他说，〈兽〉是当时的反帝国组织「真界再想圣歌队」所研发的一种生物兵器。  
  
    「生物兵器。」  
  
    对。据说是如此。  
  
    「既然这样，应该会有生物做为其基体才对。你心里有没有数？」  
  
    不清楚。威廉不觉得那是多重要的事。他认为应该是抓了什么新种的怪物（Monstrous）来当基体。  
  
    「是吗。」  
  
    呃，话是那么说啦，你想问的就这些？  
  
    「是啊。」  
  
    ……是吗。  
  
    「其实我并不讨厌像你这样的人喔。」  
  
    娜芙德回答得乾脆。  
  
    「你一点都没有大人物的架子。反而还瘦瘦弱弱的。既然艾瑟雅和奈芙莲她们信任你，感觉你似乎也不会打什么坏主意。倒不如说，你好像什么都没在想。」  
  
    被说成这样应该高兴，还是当成坏事呢？  
  
    「但我还是不服。我最信任菈恩的眼光。抱歉，既然她说不能相信你，那我也不信。」  
  
    到头来落得的结论是那样啊。  
  
    「我想你不用太在意。」  
  
    或许是威廉的模样太过泄气，奈芙莲靠了过来。  
  
    「那两个人基本上都是那种调调。反正她们的个性本来就不会认真地去讨厌人，态度迟早会缓和。」  
  
    「哎……也是。」  
  
    那两人看起来不像坏家伙。感觉菈恩托露可只是想坚持她内心的某种道理，娜芙德则信任那样的她。  
  
    威廉没办法产生讨厌她们的想法。  
  
    「谢了。」  
  
    他一道谢，奈芙莲就偏了头。  
  
    「你总是站在我这边。帮了我不少忙。」  
  
    「唔……没有，我并不是那个意思。」  
  
    奈芙莲像平常一样，摆著看不出心思的脸答话。  
  
    「因为要是放著不管，你好像就会坏掉。」  
  
    「……我看起来有那么靠不住吗？」  
  
    威廉内心有点受伤地问，不过奈芙莲保持沉默，什么也没有回答。  
  
    †  
  
    重新装载发掘品的作业似乎顺利进行著。飞空艇最底部，充斥铁与油臭味的船舱里，木箱正一个又一个地堆起来。  
  
    威廉得到作业负责人的许可，打开其中一个木箱。他拔出用骯脏破布紧紧包住的内容物。  
  
    「小心啊，随便乱碰会中人族的诅咒。」  
  
    露出和善笑容的豚头族作业员对威廉提出忠告。  
  
    「谢谢你关心。但是不用担心，我也是人族。」  
  
    「哈哈。老兄，长这么大还说那种话，你不会害羞吗？」  
  
    作业员笑著离去。  
  
    「……该不会被当成青春期的妄想了吧。」  
  
    无论事实为何，人族在传说中就是代表邪恶化身的种族。忽然自称是那样的存在，一般确实是会当成丢脸的妄想才对。以后要注意。  
  
    接著，威廉重新将破布包著的内容物──用几十块金属片组成的大剑举到眼前。没错。是纯位圣剑拉琵登希比尔斯。  
  
    威廉不明白这东西为什么会在这种地方发掘出来。纳维尔特里是西高曼德出身，对帝国不大有好感。威廉不认为那样的他在与星神以及地神（Poteau）交战过后，还有理由要特地跑来这块在帝国领内的僻地。  
  
    「哎，不重要。」  
  
    大概有什么因素吧。没啥好介意。现在与其计较那些，这把剑本身更重要。  
  
    威廉简略检查了一下咒力线的状况。烂得澈底。照这样实在不可能正常使用，他也不确定凭自己的技术能不能修理成原样。有必要拆开来清查一遍。  
  
    「──你在这种地方做什么？」  
  
    娜芙德从木箱后面探头出来。  
  
    「这一带的东西就算偷了也要透过商会才能换钱，所以偷拿好像也没有意义喔？」  
  
    「没想到我会被当成那种小家子气的坏蛋。」  
  
    啧啧啧──威廉摇起指头。  
  
    「我可是邪恶的人族。假如要搞鬼，我就会做规模更大的坏事。」  
  
    「真的吗？」  
  
    「真的。」  
  
    威廉对娜芙德「咯咯咯咯咯」地笑。  
  
    哦──娜芙德的脸像在寻开心。  
  
    「所以你想怎么搞鬼？要害这艘飞空艇也坠毁吗，是不是那样？」  
  
    「呃，那样我也会死吧。」  
  
    「连自身安危都不顾的坏蛋，很帅气嘛。」  
  
    「天真。真正的坏蛋才不需要那种老掉牙的自尊心。随时都为自己好，顺便也对自然好。要自称坏蛋，至少得把这当成大前提。」  
  
    「真的吗？」  
  
    「真的。」  
  
    咯咯咯咯咯。  
  
    「对了，说到这个我才想到。把你们的剑也借我，我顺便跟这个一起调整。」  
  
    东拉西扯过后，威廉把娜芙德她们的剑借来了。  
  
    接著，他找了间空著的仓库。  
  
    用钢板、铜板、白铁板随便拼得像马赛克砖一样的墙壁。墙上画了许多很难称作有水准的潦草涂鸦。绕过天花板的蛇纹管线到处都是裂痕。换气导管的铁框只剩一颗卡扣，似乎只要晃得厉害点就会掉下来。恐怕是进行地表用保护措施时被带上船的各种工具都直接搁在墙角。  
  
    踏进一步，来路不明的恶臭立刻刺进鼻腔深处。  
  
    环境并没有多舒适的场所。然而，在这里至少就不会受到风或沙子干扰，更重要的是安静。  
  
    「反正也没有立场要求太多。」  
  
    威廉将用绳子挂在背后的两把大剑搁在墙边。  
  
    他重新拿起其中一把，然后坐到地板上。  
  
    「──调整开始。」  
  
    被灌注魔力的剑身逐渐解体。  
  
    三十八块金属片当中有近半数兀自飘向半空，在找到自己的落脚处后就顿时停下。  
  
    和过去威廉在小山丘修理瑟尼欧里斯时不同，这个房间不够宽广。要澈底分解剑身做调整有困难。正式维修要在回到妖精仓库以后才著手，目前他打算只做简单的检查和修补。幸好这里没有别人，他认为只要独自忙活，立刻就可以完工──  
  
    「啊，原来你在这种地方。」  
  
    珂朵莉从门后探头。  
  
    她穿著一身土气的工作服。为了避免碍事，头发绑到了背后。  
  
    搭上这艘飞空艇以后，珂朵莉就在船里到处露脸，东帮一点西帮一点地卖力做些琐碎工作。毕竟她负责辅佐没什么事要忙的咒器技官，从一开始就没有本分内该完成的任务，因此想帮到别人的忙，就只能动脚找工作。  
  
    「哎哟，不要擅自失踪啦。我是你的秘书官耶？依我的立场，至少要能掌握自己负责的技官人在哪里才可以啊。」  
  
    「呃……啊～」  
  
    事出突然，威廉吓得停下工作的手。  
  
    「关于这个嘛，秘书官只是图方便的头衔，所以你不必认真工作也可以喔？」  
  
    「那种话由你来说，也一点都没有说服力就是了。」  
  
    威廉无话可答。  
  
    为什么珂朵莉不惜这么主动也想工作？  
  
    「假如我什么都不做，你就真的变成『滥用职权带著毫无用处的情妇上战场』了吧。该怎么说呢，我讨厌那样子。」  
  
    「没什么好在意吧。」  
  
    「我会在意啦。」  
  
    珂朵莉像个小孩似的鼓起腮帮子。  
  
    「──欸。你忙的那个，可以让我观摩吗？」  
  
    「我是无所谓，不过，这里会臭喔？」  
  
    「没关系。在这艘船上，多得是比这里更糟的房间。」  
  
    这话听起来实在不让人觉得没关系。尽管威廉这么想，但是当事人既然愿意接受，他也不必特地捅马蜂窝。威廉招了招手让观众进来。  
  
    「那是娜芙德的剑？」  
  
    「对。」  
  
    威廉用指头轻轻弹了一块金属片──也就是护符。金属片飘过半空，到达定点以后，顿时便停住了。  
  
    宛如演奏铁琴（Metallophon）般的清脆金属声。  
  
    哟咻──珂朵莉就近坐到工具箱上面。  
  
    「要说漂亮是漂亮，在这里感觉就不太浪漫了。」  
  
    「总比在暴风沙中好，你忍忍。」  
  
    「那倒也是。」  
  
    威廉脑中突然冒出一个疑问。  
  
    「调整瑟尼欧里斯那个晚上的事，你还记得？」  
  
    「嗯，不要紧。」  
  
    珂朵莉点头。  
  
    「大概是我有注意不催发魔力的关系，这阵子都没有记忆被消掉的感觉。也许只是我自己没有发觉就是了，但目前感觉并没有不便之处。  
  
    奈芙莲、娜芙德、菈恩托露可……还有艾瑟雅的事，我都记得。虽然我对回忆的细节就比较没自信了。」  
  
    「这样啊。」  
  
    刚才，威廉‧克梅修的名字没有被提起，关于这一点应该不必特地确认才对。他不可能被她忘了。要不然，她没有道理会像这样待在这里。  
  
    护符们静静地演奏著五音不全的歌曲。  
  
    无言的时间过了一会儿。  
  
    「……嗯？」  
  
    威廉突然感到不对劲。  
  
    「怎么了吗？」  
  
    「这把剑没有坏。」  
  
    「那是当然吧。假如坏掉，娜芙德现在就惨了。」  
  
    「呃，我不是那个意思。该怎么说呢──」  
  
    怎么解释才好？威廉想了足足两秒左右。  
  
    「象徵圣剑性能的要素中，有一项叫做敌意（Slayer）等级。那是用来设定那把剑对什么敌人特别有效的玩意儿。」  
  
    「唔……唔嗯。」  
  
    突然冒出的专门术语似乎一瞬间让珂朵莉陷入困惑，不过她姑且还跟得上说明的样子。  
  
    「持续斩杀特定种类的敌人，剑就会养成习惯，或者应该说，那会让剑染上针对性的杀意。你有没有听过屠龙剑？敌意等级格外极端的剑，就会获封那样的称号。」  
  
    「唔……唔嗯……」  
  
    基本上她们只有对〈兽〉挥剑的经验，听了这番话大概也不太能会意过来。当然像龙这种生物，珂朵莉更是一次都没有看过。  
  
    威廉又继续说下去。  
  
    「这把剑专杀同族。」  
  
    「……呃？」  
  
    「它被特化用于杀害同族（Kin）。只为了让人类用来杀人才存在的剑，几乎没有其他的用途。」  
  
    「咦，是不是怪怪的啊，娜芙德就是用那把剑在跟〈兽〉作战。」  
  
    「正是如此，状况很奇怪。因此，我原本以为它在特化方面的功能上有哪里故障就是了。」  
  
    在威廉确认过以后，那把剑──狄斯佩拉提欧整体上已经破破烂烂，尽管机能效率都下滑，机能本身却是正常的。甚至让人无法相信它离最后一次维修过了五百年以上。脊髓回路健全，咒力线也没有消耗得太严重。  
  
    「哎，今天顶多只做应急修理。改天再来解谜。」  
  
    『既然这样，应该会有生物做为其基体才对。你心里有没有数？』  
  
    威廉突然沉默不语，再度让珂朵莉起了疑心。  
  
    「……这次又怎么了？」  
  
    「没事。」  
  
    他摇头。  
  
    有种负面的想像停留在脑袋正中央，动也不肯动。  
  
    威廉觉得是自己想太多了。他希望如此。  
  
    如果那样想，确实可以一次解开许多谜。〈十七兽〉能以违背常识的加速度将世界毁灭的理由。  
  
    据史书所载，短短几天，地图上就少了两个国家。  
  
    一星期后，五个国家、四座岛屿和两片海洋都消失了。  
  
    再隔一星期以后，地图本身已经失去其意义。  
  
    「…………」  
  
    不对。不可能会是那样。  
  
    毕竟那没道理吧。假如那是事实，堂堂的大贤者史旺总不可能没发现。要是那家伙发现了，更没有理由不告诉威廉──  
  
    『若你无论如何都要他协助，通盘招出就行了。只要把你先前隐瞒的大地真相揭开一两项，这男子的态度也会改变才是。』  
  
    有。  
  
    之前让对方噤口的，什么都不让对方说明的不是别人，就是威廉自己。  
  
    威廉说自己不在乎早就失去的东西，当下该珍惜的只有伸手能及的东西，并且拒绝了对方。  
  
    他不觉得自己当时的态度正确。然而，他并不后悔，他用不著「正确」这个词来替自己保障价值。  
  
    因此，威廉现在能伸出手臂抓住的是──  
  
    「欸，你怎么了？」  
  
    他被问了三次。  
  
    威廉默默地起身，走到珂朵莉面前。  
  
    「哇。」  
  
    然后，他紧紧地抱住她。  
  
    「……说真的，你是怎么了？」  
  
    珂朵莉伸出手臂，安抚似的拍了拍威廉的背。  
  
    「你不惊讶吗？」  
  
    「我非常惊讶。」  
  
    「你不慌张吗？」  
  
    「我觉得这样姑且有。心脏扑通扑通地猛跳。  
  
    可是呢，虽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毕竟爱逞强的你，难得对我示弱嘛。高兴的心情，还有希望你打起精神的心情加在一起，要比惊讶慌张大多了。」  
  
    「……你──」  
  
    「你现在呢，脸上一副要是被人放著不管就会自己消失的表情喔。虽然非常羞人，但我就是不能撇下你。」  
  
    威廉朝臂弯用力。  
  
    「这……这样有点难受……」  
  
    「你是个好女人。」  
  
    「……抱歉，我没有听清楚。再一遍。最好大声点。」  
  
    「没什么啦。」  
  
    「喂，你还撑！再一遍！再说一遍就好了！」  
  
    「和我结婚吧。」  
  
    「我要听的不是那──你怎么……咦？」  
  
    在威廉臂弯里的珂朵莉这才方寸大乱。  
  
    谁会让你溜掉啊，威廉的手臂更加用力了。  
  
    『看来无可动摇的意志，正是此人的本质。这厮的心里只能容纳一个目的。而且在此期间，与该目的无关的一切事物，看在他眼里都没有半点价值。因此他不会屈服。不会止步。他会蛮干到底。』  
  
    威廉终于找到了。  
  
    他没能保护该保护的人事物，他没能回去该回去的归宿，他是个空壳子般的前勇者。遇见珂朵莉，来到妖精仓库，他才找到了新的过活方式。  
  
    他有了想保护的人事物。  
  
    他有了想回去的归宿。  
  
    威廉现在觉得自己还可以活下去──他总算体认到，自己有继续生存的价值与资格。所以……  
  
    『之前，我曾希望让珂朵莉幸福。』  
  
    ──威廉想让珂朵莉幸福。  
  
    他想紧紧地依附那个心愿。  
  
    他想忘记过去的事。他只想继续思考现在和未来的事。  
  
    「啊唔唔唔唔。」  
  
    威廉发现抵抗的力量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这才确认臂弯里的状况。  
  
    不知道是没办法呼吸，还是承受的力道超过极限，或者两者皆是。总之，珂朵莉已经头昏眼花了。  
  
    2.微笑的冰棺姬（Icicle coffin）  
  
    自己大概是作了梦。  
  
    珂朵莉一醒来，就立刻这么想。  
  
    这也难怪。毕竟情节是求婚。感觉就算把威廉倒过来也不会吐出那种话。太不现实了。  
  
    可是。珂朵莉试著向娜芙德她们询问昨天发生过的事，却得到「那个技官拜托我们把剑借给他」、「还回来的剑状况好到恶心」，彷佛梦与现实都混淆在一起的回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个人族怎么了吗？」  
  
    被菈恩托露可一问，珂朵莉十分自然地回答：「没没没没没事，别在意。」她总不能找对方商量：「我好像被求婚了，不过那或许是梦。」即使那样做，肯定也只会换来娜芙德的开怀大笑和菈恩托露可的冷冷目光而已。  
  
    到这种地步，乾脆问威廉本人好了。  
  
    ──欸，昨天，你是不是向我求婚了？  
  
    嗯，不可能这样问。再怎么说都不可能。正因为自己最近是公认的健忘鬼，总觉得这话问出来就不是闹著玩的了。  
  
    「你觉得怎么样才叫变得幸福？」  
  
    相对地，珂朵莉试著对菈恩托露可拋出了脑海里忽然浮现的疑问。  
  
    「──你在意的事情真有哲学味呢。难道你想信教？」  
  
    「不是那样的，我在烦恼更加私人性质的问题。」  
  
    「是吗。」  
  
    菈恩托露可阖上了疑似读到一半的书，摆出思索的表情回答：  
  
    「基本上，幸福根本是因人而异的。有人认为能混口饭吃就好；有人认为有书读就好。有人认为只有用全力活下去才重要；有人只要得到克服某种目标的瞬间就能满足。有人只需要某个人幸福，自己就能跟著幸福；有人则令人伤透脑筋地刚好相反。」  
  
    「……哎，也对。」  
  
    有各式各样的人；有各式各样的心；有各式各样的欲求。既然如此，幸福的形式应该也跟那些一样多。以理论而言是合情合理的。  
  
    「不过，那些人大部分都没有自觉。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幸福和什么连在一起。可是，他们却会异口同声地表示想变得幸福，却不去理解那个词具体来说和什么连在一起。」  
  
    「啊哈。」  
  
    珂朵莉的嘴边露出笑意。  
  
    「戳到我的痛处了。你说的那些，我非常有经验。」  
  
    「那样的人即使能察觉到幸福，也没办法变得幸福。重要的是不要畏于正视自己的心──像这样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呢？」  
  
    「嗯。」坦白讲珂朵莉没想到对方会回答得那么细而有点不敢领教，但这实在不能说出口，因此她坦然地说了声「谢谢」致意。  
  
    打算吃早餐的珂朵莉来到了团体餐厅。  
  
    在威廉要求下，现在身为妖精的菈恩托露可以及娜芙德也都准许使用餐厅了。珂朵莉也邀了菈恩托露可一起来，却被对方用「有陌生人在的地方会让她静不下心」为理由拒绝了。强邀怕生的人也没用。因为如此，珂朵莉是一个人来。  
  
    那么对自己来说，幸福是什么呢？珂朵莉重新思考。  
  
    将煮得甜甜的柠檬皮放上面包。张口咬下。刺激性的甜味及酸味满满地在口中扩散开来。真幸福。幸福归幸福，不过这大概跟她的命题有所不同。  
  
    没有算得上心愿的心愿，或者无意抱持心愿，这是妖精的常态。毕竟妖精时间不够，连明天是否还活著都不晓得的生命，就算对以后有梦想也只会徒增悲伤。而且，这层因素对已经不是妖精的她来说依旧相同。  
  
    然而，威廉不许她像那样死心。纵使这条命连明天都不晓得，威廉还是会叫她抬头挺胸冲向后天。那是十分困难而残酷的事，但她就是对威廉的那种特质有了好感。事到如今应该也无法逃避。  
  
    『长刺的口服药』『眼睛圆滚滚的壁虎』『湿漉漉的烘烤糕点』  
  
    毫无条理地涌入脑海的意象。尽管速度缓慢，看来侵蚀仍顺利进行著。在被迫重新面对「你根本没有未来」的这种状况下，原本珂朵莉或许该怀著悲怆的心情才对，但她差不多习惯了，也已经沉下心了。  
  
    珂朵莉挥手赶走脑海里的捣蛋鬼，并且重新思索。  
  
    关键字就是结婚吧，非那莫属。  
  
    那是女人幸福的代名词，珂朵莉以前爱读的书有写到。虽然她认识的人当中没有已婚女性，因此不太能产生共鸣，但是要想像就应该先从相信那种说法开始吧。  
  
    珂朵莉想起妮戈兰先前提出的观点。怎么说好呢？就是为了将威廉一直留在妖精仓库，要跟他成为一家人的那套论调。  
  
    她开始妄想。  
  
    时间设定于从现在算起十年后。舞台的话，照妖精仓库目前的模样就行了吧。比现在老一点的威廉……虽然不太容易想像，留个胡子大概就有那种架势了……将他放上舞台。再把成熟度远胜现在的自己摆到他旁边看看。两人间生了种族不明的小孩。男孩两个，女孩一个。男孩有一个像她，剩下两个小孩像威廉。三个孩子都活泼有朝气，目光一离开就会趁机跑出家门并且跌跌撞撞弄得浑身泥巴，然后她会追上去把他们抓去洗澡，威廉则一边悠哉地说「有朝气最好」，一边烤蛋糕给全家人──  
  
    （……虽然我想不太起来，但是那样应该跟现在毫无不同吧。）  
  
    妄想告终。  
  
    总觉得有哪里不对。或许那样子确实是幸福的生活，不过要问到有没有比现在更幸福，她就会歪头犹疑了。  
  
    『捧著肚子笑得满地打滚的红发小孩』  
  
    前世好吵。现在不是理你的时候，安静一会儿。  
  
    「你怎么一边啃面包，表情还一边变来变去？」  
  
    珂朵莉一回神，不知不觉中来到餐厅的奈芙莲已经坐在她旁边。  
  
    「你从刚才就雀跃到几乎恶心的地步。应该说其实满恶心的。」  
  
    唔。面包噎到喉咙了。牛奶，牛奶在哪里？  
  
    「威廉对你说了什么吗？」  
  
    咕噗。牛奶跑进气管了。  
  
    「……嗯。我果然猜对了。」  
  
    珂朵莉呛了又呛，呛得人仰马翻。她稍微镇定下来了。  
  
    「为……为什么，你会那样觉得？」  
  
    「任何人看了都知道。」  
  
    被回了简单一句的珂朵莉无言以对。  
  
    「不过，因为这样我才担心。」  
  
    奈芙莲一边将面包撕成小块，一边继续说。  
  
    「担心什么？」  
  
    「珂朵莉，最近你们两个的眼神都变得像失去归宿的猫一样。」  
  
    ……啊。  
  
    「因为你似乎不想说，我就不问详情。可是，自从你头发开始变色以后，发生了什么对吧？」  
  
    那个──  
  
    「嗯……是……是啊。」  
  
    「假如你变得愿意说了，随时来找我谈。虽然我能办到的或许只有陪伴你……但是，至少我可以陪著你。」  
  
    奈芙莲说完这段让人听不太明白的声明以后，就把话打住了。  
  
    「嗯……谢谢你。」  
  
    艾瑟雅也好，奈芙莲也好。为什么自己身边尽是这么棒的伙伴呢？珂朵莉连自己所处的状况都忘掉了，心里油然欣喜。  
  
    †  
  
    自己大概是作了梦。  
  
    威廉一醒来，立刻就这么想。  
  
    这也难怪。毕竟情节是求婚。感觉就算把自己倒过来也不会吐出那种话。太不现实了。  
  
    「……不对，这样实在说不过去。」  
  
    重新面对现实吧。当时，他确实抱著珂朵莉讲出了不得了的话。理由他明白。因为他冒出了一辈子也不想放开那家伙的念头……好像不太对。他一辈子都不会放开她……这也不太对。他要让她幸福一辈子。  
  
    ……呃，罢了。越是思考，思路就越会乱跑。  
  
    威廉把思考推回上一个阶段的问题。杀人剑狄斯佩拉提欧。成为〈十七兽〉这种兵器材料的怪物。搭配在一起思考，答案便单纯明快。而且，先不管那个叫菈恩托露可的妖精是否了解狄斯佩拉提欧的规格，她似乎也推得了相同的结论。所以她对身为人族的威廉才会如此非难。  
  
    换句话说──由此可以料到，所谓〈十七兽〉，其实就是经过某种手段而受到改造的「人类」。  
  
    威廉不认同。  
  
    他不想去思考。  
  
    倘若那是事实，至少「人族毁灭了大地」这句话，意思就变了。人类不只制造了让世界毁灭的因素。如字面所示，人类自己就是导致毁灭的因素，同时也代表他们是至今仍阔步于大地上的毁灭象徵。  
  
    「不对，不可能。」  
  
    这套论点有个大漏洞。那就是〈十七兽〉在传说中所提及的增殖速度快得太不合理。  
  
    说来理所当然，即使靠传奇性的能力与技术，要将生物改造成完全不同的生物，也得花上相当的工夫与时间。连传说中的怪物「吸血鬼」运用其异禀「魂魄感染」，想将牺牲者澈底改造成同族，至少也要三天时间。相对地，〈十七兽〉据说只出现几天就毁灭了数个国家。速度比都不能比。  
  
    「果然是我想太多了。」  
  
    威廉得出结论，然后独自点头。  
  
    要操烦的事就这样少了一件。  
  
    而且，只剩下他对珂朵莉提出求婚的结果。  
  
    「…………」  
  
    嗯。短期内，威廉似乎没办法正常地看她的脸了。  
  
    †  
  
    「我惹调查顾问生气了。」  
  
    一等技官状似垂头丧气地，带著像是小孩恶作剧挨骂的脸嘀咕。  
  
    「喔，这样啊。」  
  
    听不懂话题脉络的威廉含糊回答。  
  
    「原来我们有带顾问来啊，我印象中没见过耶。」  
  
    「不，那是之前受商会聘用，然后由调查团带来的民间打捞者。由于对方是个经验丰富的人物，我本来想尽可能尊重他的意见。」  
  
    「喔。出了什么状况吗？」  
  
    「嗯。你有听说再过五天就要离开大地吧？」  
  
    「有是有啦。」  
  
    威廉对大地上的浪漫没多大兴趣，从他的立场来看，并没有想在这种地方久待的理由。可以的话他也想即刻启航离开，不过事情到底没那么容易。确认调查队成员的健康状况，将发掘到的各种物品重新收纳到船舱，从准备搁置在大地的「虎耳草」船上回收必要器材及物资──似乎有许多事要做。  
  
    「考虑到预算，我们不能再久留。可是，只把目前回收到的遗物带回去，会造成还算不小的亏损。」  
  
    「应该是那样没错。」  
  
    「因此，我决定从明天起加派大规模的发掘队伍到地下。」  
  
    身为紫小鬼的一等技官竖起紫色手指，还在不言中带著一副「这是好主意吧」的态度，鼻头都胀了起来。  
  
    「我希望由军方领功，所以队伍成员会以军人为主。至于商会的人，就让他们去处理地上的杂务。你嘛──要来也无妨就是了，看你怎么打算。」  
  
    「请饶了我吧。原来如此，就是因为这样才惹火了那名顾问啊。」  
  
    耍小聪明让军方的人独秀拿功劳，这种事传到商会聘请的顾问耳里，确实不会觉得舒服吧。  
  
    「呃，并不是那样。」  
  
    一等技官用竖起的手指搔了搔紫色的秃头。  
  
    「对方是叫我们别一口气派大群人到地底下。他说那样违反在大地活动的原则。」  
  
    「……那又是为什么？」  
  
    「不知道。要问根据在哪里，他也不说。八成是迷信一类的吧。并非所有人都像我们一样，可以有条有理地思考问题。由于价值观狭隘而把不合理的规矩当铁则信奉的可悲族群，无论在什么时代都绝对不会消失。」  
  
    「啊～简单说就是你对那个顾问也说了同样一番话对不对，轻率的一等技官？」  
  
    「是的。」  
  
    讲话实在轻率的一等技官泄气地垂下肩膀。  
  
    「我不认为自己有说错话。可是，我也没有意思要否定他的经验或信念。能不能麻烦你帮忙安抚他的情绪？」  
  
    「可以是可以啦。」  
  
    威廉一边觉得麻烦，一边又说：  
  
    「对某人而言没有错的事，对另一个抱持不同前提的人来说，肯定是大错特错。假如你觉得自己搞砸了，就要记住这一点。」  
  
    「……我会记取在心。」  
  
    紫小鬼带著苦瓜脸点头。  
  
    †  
  
    威廉向走在通路上的作业员问了顾问在哪里，得到对方已经前往地下调查装备保管库的答案。装备保管库是在船底附近，东西乱糟糟又寸步难行的一块地方。顾问怎么会去那里？  
  
    虽然威廉觉得真的很麻烦，但总不能忽视这件差事。他掀开沉重的活板门，爬下生锈梯子，穿过不明金属零件散乱一地的房间，然后前往舰艇的下层。  
  
    据说那名顾问是商会聘来的民间打捞者。威廉试著想像对方会是什么样的人物──不过，提到经验丰富的打捞者，脑海里不管怎样还是会浮现葛力克和他那群伙伴的形象。毕竟那些人可是从大地发掘到一名已经灭绝的人族，还使其苏醒过来的高手。  
  
    「调查队的顾问在吗？」  
  
    威廉抵达装备保管库了。他推开半气密式的门，找寻貌似对方的人物。  
  
    身上杂七杂八地穿著地表探索用装备的葛力克就在那里。  
  
    「……喂？」  
  
    「…………啊？」  
  
    在难以言喻的气氛中，两个男人朝彼此看了一会儿。  
  
    「我们所说的原则，是从经验累积而来的东西啦。」  
  
    显然不高兴的葛力克气呼呼地发著牢骚。  
  
    「要说的话，我承认那很容易混进神秘学的概念。有的规矩确实连我都觉得有毛病。比如『在地下发现水声中断要赶紧闭耳朵』就是听了也没辙的规矩，猫徵族（Ayrantrobos）懂得怎么闭耳朵就算了，像我们这样的种族要怎么办？」  
  
    那个嘛，没有被吩咐要「夹起尾巴」就已经不错了吧？威廉心想。  
  
    「你说是经验法则，表示大阵仗潜入地下的人就回不来吗？」  
  
    「还不到必定的程度就是了。生还率大约从超过七个人以后就会显而易见地下降。所以民间打捞者吃这行饭不太会组成大规模团体。」  
  
    原来如此。威廉没问到那个单纯的一等技官要派出多少人的团队，但应该不会低于葛力克所说的人数吧。  
  
    「原来如此，我明白你火大的理由了。」  
  
    威廉点头。  
  
    「下一个问题，这些是啥？」  
  
    「防尘斗篷和围巾，还有风镜。」  
  
    「干嘛交给我？」  
  
    「今天风沙强啊，没准备就外出会有点危险。」  
  
    「干嘛提到外出的事情？」  
  
    「因为我们只有今天才能趁机潜入地下。」  
  
    什么道理？  
  
    「难得有机会，我想让你看一块宝藏。那个没办法带回地上，所以得亲自下去现场就是了。」  
  
    「我为什么要去看那种麻烦的东西？」  
  
    「反正你陪我去就对了。没想到来大地会碰巧遇见你嘛。这也算星神赐予的好运，浪费掉会遭天谴。」  
  
    那算什么道理？  
  
    「──啊，那边的小姑娘来得正好。你要不要一块去？」  
  
    葛力克抬起脸，朝威廉背后唤了一声。  
  
    威廉以为大概是娜芙德她们，一转头才发现珂朵莉疑似偷偷摸摸想不被发现地离去的背影。  
  
    珂朵莉缓缓回头，露出「这下怎么办」的表情。  
  
    （──糟糕。）  
  
    威廉想起昨晚的事情，脸色同样变得暧昧，视线游移不定。  
  
    葛力克没注意到他们俩那副模样。  
  
    「既然说是秘书官，协助威廉也是你的工作吧？要潜入地下，三个人左右刚刚好。毕竟死角会减少，一个人摆乌龙有两个人能补救。还可以摆在地上当后勤人员。」  
  
    他心情大好地多拿了一套防尘斗篷、围巾和风镜出来。  
  
    †  
  
    在五百年之间，似乎也发生过壮观的地壳变动。  
  
    据说是调查队在第一天发现的那座地下建筑，如今已经沦为和过去全然不同的模样，留存在那里。或许是承受不住周围地基的扭曲，壁面和天花板崩塌了，原本的通路被堵住，调查队另外开了一条新路。外墙到处都是裂缝，从中渗入的沙土与水让路况一团糟。  
  
    一行人靠著小型灯晶石发出的些微光芒沿路往下走。葛力克毫不犹豫地走在复杂通路的背影，让人感觉到他确实有身经百战的打捞者派头。  
  
    呼出来的气是白的。有如在冰库一般，空气冷透了。  
  
    每往下一层，气温都会下降。来到地下第四层以后，从附近水脉渗进来的水积在地上，甚至会直接结冻。为了避免滑倒，走路多少得留心。  
  
    「地上就像你们看到的，基本上什么都已经风化了，不太适合寻宝。以这点来说，地下的状况就像这样，满多地方还保留著原形。打捞者的重头戏就是从潜入地下才开始。」  
  
    威廉漫不经心地听著葛力克这些解说──  
  
    「地底下最少也有四层，其他层也这么宽阔吗？没想到在我们地方上会有这种像地下迷宫的玩意儿。」  
  
    有种不可思议的感触。  
  
    难道从他待在养育院的时候就有这些了吗，或者说，是他以准勇者身分离开以后才建造出来的？如今经过五百年以上，似乎也没有手段能确认就是了。  
  
    「脚步没问题吧？」  
  
    「嗯，不要紧。」  
  
    威廉回头确认珂朵莉的情况，不安定的踏脚处和昏暗，对她来说似乎都不打紧。不愧是受到瑟尼欧里斯认同的野丫头。  
  
    「──对了，那两个小姑娘啊。」  
  
    「嗯？」  
  
    「和之前听你说的一样。都是好孩子。」  
  
    「是啊。」  
  
    娜芙德和菈恩托露可。威廉对她们俩还没有很熟，但既然这阵子和她们处得要好的葛力克这么说，肯定不会错才对。  
  
    虽然威廉有种被人抢先一步的感觉，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我可不会让她们嫁给你喔。」  
  
    「喂，不对吧，话怎么会扯到那边？」  
  
    两人咯咯咯地相视而笑。  
  
    「假如你想娶她们，要先打倒我。」  
  
    「早说过不是那么回事了吧。还有你别突然摆严肃脸色，真够吓人的。」  
  
    「你们在争什么嘛。」  
  
    低声笑出来的珂朵莉傻眼了。  
  
    在地下寒冷的空气中，有阵白茫的叹息浮现，然后消失。  
  
    「──哎呀，你们等会儿。这条路断掉了。」  
  
    在灯晶石照亮的小小视野内，葛力克的后脑杓止步了。  
  
    威廉眯眼瞪向路的前头。原来如此，可以看见尺寸各异的大块瓦砾堆成了稍有规模的路障。就算要清除后再前进，随便施加外力似乎会让头上的结构跟著垮下来。  
  
    「伤脑筋。来到这里还要再折回去吗？」  
  
    「一路过来有满多小路吧，不能绕道吗？」  
  
    「路线太复杂，要一条一条调查也要花时间。再说这附近有〈第六兽〉的巢。我不想到处乱走刺激到它们。」  
  
    「是那样吗──」威廉稍微思索又说：「──你说附近有什么巢？」  
  
    「〈深潜的第六兽〉的巢。」  
  
    葛力克淡然回答。  
  
    「它们会几十只聚在一起，在地层中筑巢。基本上待在巢里的期间都跟植物一样睡死了不会动，但要是掉以轻心在它们身边徘徊，在罕见的情况下就会醒过来发动攻击。」  
  
    第六兽。唯一会飘上天空来到悬浮大陆群的〈兽〉。妖精兵会被当成消耗性兵器的根本理由。  
  
    ──不能趁这个机会将它们烧光吗？  
  
    差点发问的威廉立刻把话吞回去。正因为它们不是用那种简单方式就能解决的对手，才会搬出圣剑来对付。  
  
    既然如此，要趁著可以确实偷袭的这个机会，让奈芙莲她们发动袭击吗？  
  
    不，不行。免谈。必须完全放弃翅膀这个优势的封闭空间；聚集了几十头的〈兽〉还具备分裂能力；绝望性的数量差距。在这些事实面前，偷袭的有利程度就跟没有一样。  
  
    唯一的利多因素，顶多就是封闭空间和敌人密集的环境条件，和妖精们的最后战术「自爆」互相契合。要实行根本想都别想就是了。  
  
    「……呃。我可以插句话吗？」  
  
    威廉听了珂朵莉的声音才回神过来。  
  
    「虽然理由不好解释……但我们可不可以走这边的路进去看看？」  
  
    什么都不做就掉头也嫌扫兴，一行人就决定走看看了。  
  
    走在一路曲折的通路上。每次出现岔路，珂朵莉就会停下脚步，并做出竖耳倾听著什么的举动，然后毫不犹豫地选出一条路。  
  
    「我总觉得有东西在呼唤我。」  
  
    这是她本人的陈述。对于打算深入天然迷宫的人来说，这块罗盘有点靠不住。但现在既然没有其他明确的引路依据，也没有理由把她拦住。  
  
    一行人不知道就这样走了多久。  
  
    视野忽然变得开阔，他们来到一处房间。  
  
    「……真的假的。」  
  
    葛力克发出惊叹。  
  
    「我们到了。我想让你看的就是这东西。」  
  
    「啥？」  
  
    威廉转头，将四周看了一圈。  
  
    「欸，什么都没有耶。你想让我看什么？」  
  
    「就在你眼前。」  
  
    ──话是这么说，在威廉的眼前，只有墙壁。  
  
    不，不对。仔细一看这并非墙壁，而是巨大的冰块。  
  
    「起初几乎整座房间都在冰块里就是了，费了劲才铲到这里。」  
  
    葛力克用指背轻敲他所说的冰块。  
  
    冰块里有东西。  
  
    威廉举起灯晶石。  
  
    透明度高得不自然的冰块里，可以看见鲜艳的绯红色彩。  
  
    他倒抽一口气。  
  
    「……这……这东西……」  
  
    「吓到了吧？我也吓到了。没想到在这短短的人生中，可以看见两次这样的宝物。」  
  
    是个年幼的──连与妖精仓库的小不点们相比，都还要更小的孩童。  
  
    绯红的长发彷佛轻轻荡漾地停在那个动作。  
  
    尽管表情看不清楚，看上去却似乎安详而平静。  
  
    而且，在她的胸口。  
  
    开著一道大大的刀伤。  
  
    看起来像是活著。看起来也像安详地睡著了而已。然而，那肯定是具亡骸。  
  
    「她总不会……是你以前认识的人吧？」  
  
    「嗯……」  
  
    威廉重新确认对方的脸。  
  
    「我想我并不认识。」  
  
    「这样啊。因为状况和我发现你的时候类似，我才想搞不好是你认识的人。」  
  
    没错。这个状况对葛力克来说并非头一次。威廉以前出过在石化以后沉到水里冻成冰块，让自己澈底与世隔绝的状况。把他捞起来救活的正是葛力克与同伙的打捞者。  
  
    「这个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得救吗？」  
  
    「那实在不可能。」  
  
    葛力克微微摇头。  
  
    「你那时候只是受了诅咒变成石头，因为还没有死透才能得救。这孩子正常来说怎么看都已经死了吧。」  
  
    确实是那样。没有人被切开心脏还能活。  
  
    「稍微等我一下。」  
  
    威廉催发一丁点魔力，让眼睛蕴含观察咒力的力量。  
  
    「──啊，果然没错。」  
  
    「嗯？」  
  
    「那道伤口被施加了某种诅咒。」  
  
    威廉一边忍受阵阵作响的头痛，一边凝视。可以清楚看见强大诅咒深深地刻在娇小身躯上。  
  
    「真的吗？」  
  
    「真的。话虽如此，解开那道诅咒似乎也无法让她复生就是了。」  
  
    世上也有用于尸体的诅咒。比方操使它们活动，或者让尸体动嘴把知识吐出来，或者让有血缘关系的人透过牵绊感染到诅咒，诸如此类的用途。当然，就算解除那些诅咒，也只能让受诅咒的尸体变成没有诅咒的尸体。并不会让它们复生。  
  
    「……唔～？」  
  
    那码归那码，威廉觉得好像在哪里看过那道诅咒。  
  
    他更仔细地观察。那大概是典型的概念窜改型诅咒──把人变成青蛙或者将大餐变成石头的那些技俩──当中的一种。从咒力的交缠及扭曲形式来看，大致有那种感觉。可是，威廉想不起来在哪边看过。倒不如说，剧烈头痛让脑子不太能好好运作。  
  
    威廉解除咒力视。头痛并不会立刻消退。  
  
    「与其让她在这种不安稳的地方沉睡，我倒想把她移到明亮一点的地方重新埋葬……不过既然有诅咒，应该先解除掉那个才行吗？」  
  
    葛力克嘀嘀咕咕地说了些什么。  
  
    「什么啊，原来你不是想把这个当宝藏卖给好事者吗？」  
  
    「那种做法不太合我的兴趣。她好不容易能舒舒服服地睡，让她继续睡才合乎人情吧。」  
  
    该怎么说呢？人情这个词让葛力克来讲就有说服力。  
  
    威廉重新面对少女。  
  
    「哎，先不谈该怎么办，先得把她从冰块弄出来才行。这种类型的诅咒会半永久性地固定住受诅者的状态。即使把她从冰块弄出来，应该也不会腐坏或者被虫吃掉──」  
  
    最初，威廉感觉到背脊闪过一阵战栗。  
  
    「──咦？」  
  
    间隔片刻，不明理由的恐惧感从胃里涌了上来。受恐惧驱使的威廉找寻原因。他转头，立刻就发现了。  
  
    珂朵莉正一脸愕然地凝望著冰块中的少女。  
  
    威廉看见她全身充满了沉静而凶暴的魔力。  
  
    「你……」  
  
    只见她的发色逐渐改变。  
  
    由蓝到红。珂朵莉‧诺塔‧瑟尼欧里斯逐渐消逝。  
  
    「你这傻瓜！你在做什么！」  
  
    威廉抓著她的肩膀猛晃。还甩了好几次耳光。可是，燃起的魔力没有缓歇。珂朵莉的目光没有聚焦，也不确定有没有意识。现在不赶快采取行动就太迟了。如此警觉的威廉将手掌比成尖锥，然后重重地戳入珂朵莉的心窝旁边。  
  
    少女的表情瞬间痛苦扭曲。血液循环遭到打乱，肺脏受到挤压，燃起的魔力硬是被驱散，模糊的意识也被强行截断。  
  
    「抱歉，之后再说！我们立刻回上面！」  
  
    「哦……好。」  
  
    葛力克困惑归困惑，应该还是察觉到情况有异。他坦然地点头以后，立刻就帮忙带路往回走。  
  
    3.落伍的破时钟  
  
    隔天。  
  
    如同之前的宣言，一等技官带著十三名军人的大阵仗潜入地下。留下来的人则被迫在劳动力减少十三人份的状态下，继续原本的装货作业。  
  
    而且他们回来了，比太阳西斜还早许多。  
  
    看吧，根本没发生任何危险──一等技官自豪地挺起胸膛。大概是带去的十三人颇有能耐，带回来的成果似乎也挺可观。  
  
    在这里要稍微谈到关于〈深潜的第六兽〉的事。  
  
    基本上它们都是不定形。成长迅速，还会分裂。尽管机率极低，但它们是唯一在天上也会碰到的〈兽〉。  
  
    待在天空底下的时候，这家伙会在地下筑巢。找到还算宽广且湿度合适的洞窟以后，它就会紧贴在墙壁或窟顶，慢慢地增加数量。  
  
    而且〈第六兽〉的这种巢穴，外观虽然恐怖，实际上危险度却没有那么高。打捞者误闯巢穴正中央还能无伤生还的事迹绝不算少。只出现一两个入侵者，还不足以让巢穴里的〈第六兽〉起反应。宛如沉睡著一般，都不会动。  
  
    什么样的导火线会让它们活动起来，这就不为人知了。  
  
    甚至有人说根本没那种东西存在。它们完完全全不讲理，只会毫不顾忌地到处肆虐作乱，并且随意散播悲剧。既然如此，思考它们何时会醒会睡也没有用处。  
  
    ──其实，这种想法错了。  
  
    尽管还不到必定的程度，仍有几个容易解除其睡眠的关键条件。举例来说，有生命的「集团」靠近当属其一。而且当那些条件满足一个以上时，巢里就会有几只缓缓苏醒，并为了寻求有生命的牺牲者而开始活动。  
  
    持续被风冲刷的沙面上，开了一个小小的洞。  
  
    接著又一个。  
  
    然后又一个。  
  
    又一个，又一个，又一个。  
  
    又一个，又一个，又一个。又一个，又一个，又一个。又一个，又一个，又一个。又一个，又一个，又一个。又一个，又一个，又一个。又一个，又一个，又一个。又一个，又一个，又一个。  
  
    简直像涌泉一样。  
  
    从各个洞穴中，缓缓地，渗出了液状的物体。  
  
    在人族的远古语言中，据说「Timere」这个字的含意是「恐惧心」。那是会从任何地方冒出，会无声无息地增长，会不知不觉地侵蚀、磨灭心灵，然后将一切吞没的概念。  
  
    〈十七兽〉之一会冠上那个词的理由，如今已不可考。或许以前的学者什么也没想，光凭著直觉就帮它取了名字。不过，无论原委如何，它们就是像那样存在于那里。  
  
    无数的〈深潜的第六兽〉。  
  
    从沙子底下爬起。  
  
    †  
  
    话说，在这艘舰艇的船舱墙壁上，挂了一座落伍的破时钟。潮湿变形的木制框架，配上两根像是弯曲铁丝的指针。据说它在船上的头号老鸟首次登船时就破破烂烂，是货真价实的老古董。  
  
    传闻那是这艘舰艇的初任船长的祖母所留下的遗物。而且，它被挂到这里的来龙去脉好像是一段闻者无不掉泪的佳话……不过，没有人听过具体的故事情节。大概是某个人杜撰的吧。  
  
    破时钟就只是破时钟。便于抬头得知目前的时间。除此之外别无特别。  
  
    此时，时钟的指针指著十八点二十六分。  
  
    第一个牺牲者是个当时很倒楣地被推去打扫窗户的猫徵族青年。为了想办法清掉窗框沾上的大量沙尘，他正一手拿著老旧拖把在奋战。  
  
    连惨叫的时间都没有。  
  
    此时，时钟的指针指著十八点二十八分。  
  
    心情微醺地走在通路上的爬虫族三等武官，从窗户听见铿铿铿的响亮声音。纳闷是怎么回事的他凑近一瞧，就看见有某种深绿色的东西黏在窗外。而且，那绿色玩意儿似乎想用蛮力将窗户打破──不，它想将船体的墙壁整个打破。  
  
    三等武官尖叫。  
  
    窗户，冒出了，大条裂痕。  
  
    此时，时钟的指针指著十八点三十二分。  
  
    咒燃炉发出轰然声响，开始运作。  
  
    就算早一秒也好，得尽快离开地表。要不然，他们这些人应该会通通被灰沙吞没，然后消失不见。  
  
    「那……那那那……那是什么！」  
  
    在一等技官混乱的尖叫声牵引下，葛力克将目光转向窗外。薄薄风沙的另一端，有无数轮廓近似树木的形影，正一边伸展其枝干，一边想将「车前草」的船体缠住。  
  
    「那还用问，八成是大群的〈第六兽〉。」  
  
    葛力克将子弹一颗颗地装进大型火药枪，并且嘟哝似的答话。  
  
    这种东西当然不可能杀得了〈十七兽〉，但如果运用得当，或许还可以让它们退缩。至少总比手无寸铁要好些。  
  
    「启……启动咒燃炉不会有问题吗？我听说『虎耳草』就是因为那样才坠落的耶？」  
  
    那是因为「虎耳草」碰上了〈第四兽〉。它们靠声音及动作来找寻猎物。会发出轰然声响的咒燃炉，就像在呼唤敌人瞄准这里下手。  
  
    然而〈第六兽〉就不是那样了。那些家伙不知道是眼睛尖或鼻子灵，但它们就是能确实找出活著的人并展开袭击。无论屏住呼吸、装死还是躲到门后的死角都一样。只要人还活著在那里，就逃不过它们的獠牙或爪子。  
  
    不过，换句话说，无论咒燃炉这种非生物发出再大的声音，做出再醒目的动作，都不会引起〈第六兽〉的兴趣。  
  
    葛力克没有时间专程向对方说明这些，而且那样做大概也没意义。  
  
    「遗迹兵器呢！东西就是为了这种时候准备的吧，快将那些家伙清理掉！」  
  
    「你别把自己忽略现实的代价都推到别人身上。」  
  
    船体猛烈震动。斜倾。螺旋桨宛如自暴自弃地狂转。  
  
    船从陆地上浮起。  
  
    「好，就这样将速度催到极限保持高度，尽可能将黏在外墙的那些家伙甩掉！之后再拜托那些小姑娘认真开打！」  
  
    外墙传来「砰砰砰」的绝望声响。或许是心理作用，感觉声音甚至接近了一点。  
  
    「有几只已经钻上船了！你快叫大家到安全的地方避难！」  
  
    「管……管他的！我是技官，并不是武官！这种事在我的专业之外！」  
  
    「喔，是吗！」  
  
    既然这家伙肯放弃工作，事情就简单了。葛力克抓起传声器，开始大声地朝船内所有广播器下达指示。当然，做这些一样不是他的专业，但在目前这样的状况，要活下去就只有靠能做些什么的人来打拚一途。  
  
    时钟的指针指著十八点三十四分。  
  
    珂朵莉没有恢复意识。  
  
    从在地下昏倒以后，她的眼睛就没有张开。  
  
    在那之后威廉立刻赶回飞空艇，冲进了医务室。他一把抓住聘来的医生，逼对方不管怎样能将珂朵莉弄醒就好。  
  
    结果当然是不行。  
  
    珂朵莉本来就没有得什么病，更没有显著的外伤。对于看不出有何异常的人，根本没有能用的治疗手段。珂朵莉的胸口说来是有一道细长的内出血，不过那应该和她昏迷没有直接关系。  
  
    在持续沉睡的珂朵莉旁边，威廉仍坐在地板上，捧著头苦思。  
  
    事态演变成这样，现在就算将拉琵登希比尔斯修好也没有意义。那到底只是能让使用者保持身心健全的圣剑。假如使用者本人不能先催发一点魔力就无法发挥作用。  
  
    「……我在搞什么。」  
  
    威廉低喃。  
  
    他明明想让珂朵莉幸福。  
  
    他明明自觉有那样的想法。  
  
    从珂朵莉醒来以后，自己主动为她做了多少？  
  
    自己领著珂朵莉朝她想要的未来前进了多少？  
  
    威廉一项也想不到。  
  
    （──其实你根本不在乎这家伙吧？）  
  
    在内心深处，从阴暗的角落，有某种声音朝著他细语。  
  
    （你会在意这家伙，都是因为瑟尼欧里斯归她所用。你才没有看著珂朵莉这个人。你想救的人就只有黎拉。而且，你想守护的就只有和爱尔梅莉亚的约定。因为你两边都没有顾好，才会把心思投注在境遇类似的这家伙身上，藉此蒙骗自己。）  
  
    不对。  
  
    我有好好看著这家伙。  
  
    （她根本就不可能幸福，你发现了吧？瑟尼欧里斯挑选主人这件事，本身就像咒缚一样。使用那把剑，等于自始至终都会被命运或宿命所纠缠。根本从一开始就没有活路。）  
  
    不对。不对。不对。  
  
    这家伙应该能幸福才对的。威廉是想让她幸福的。  
  
    （你一直都把她是孩子当藉口，好让自己得救吧？这样就不用直接面对她的目光，还拉开了距离。即使你会拥抱她，也不会让她拥抱你。你可以站在单方面付出的立场，还不必从这家伙手中收下任何东西。这样你内心重视的东西就不用更动顺序。）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我……我只是……对这家伙……我只是对这家伙……  
  
    （我努力去做自己办得到的事了。可是我没能澈底摆脱命运。我没有任何错，全都是命运的错……既然对手是命运，大家都会同情我。谁也不会怪我。没错，你做的事一点都没错。可是呢──）  
  
    不──  
  
    （──对你而言没有错，表示对另外一个人来说就大错特错了。）  
  
    飞空艇剧烈摇晃。  
  
    葛力克隔著传声管发出的吼声，正在命令艇内所有人逃难。  
  
    威廉有耳无心地茫然听完他的指示。  
  
    「……和我结婚吧，是吗？」  
  
    昨天刚从他口中冒出的话语。  
  
    「我……对于这家伙，到底是怎么想的……？」  
  
    威廉缓缓地站起。  
  
    他轻轻地将自己的唇，重叠在持续沉睡的珂朵莉唇上。  
  
    滴答。从威廉眼中盈出的泪珠，有一颗掉在少女的脸颊上。  
  
    嘴唇离开。  
  
    金属断裂的刺耳声响传来。离这里不远的地方，似乎有入侵者进了艇内。  
  
    「……哈哈。」  
  
    威廉小声地笑了出来，转身背对珂朵莉。  
  
    虽然入侵者不懂得看气氛，但他也觉得有些感激。与其在这里继续思考没营养的事，这样度过时间还像样一点。  
  
    「抱歉。我去去就回来。」  
  
    威廉背对著珂朵莉留下这句，然后离开房间。  
  
    时钟的指针指著十八点三十五分。  
  
    战况当然是绝望的。  
  
    然而，对菈恩托露可来说，有两件事让她庆幸。  
  
    其一是来袭的〈第六兽〉数量多虽多，但每一只的尺寸都不大。它们杀也杀不死。正确来说，它们会在死亡的瞬间分裂增生，将「死」推给其中一边的自己──然后另一边就会活下来。这套过程会反覆持续到每个个体的分裂极限次数为止。简单来说，幸好在它们当中并没有发现分裂极限超过十次的大型个体。若只有十次，单靠一名妖精也杀得尽。  
  
    其二则是菈恩托露可的身体格外轻盈。魔力催发起来顺畅无比，传导至剑（希斯特里亚）上。这种感觉让她忘了状况的严重度，甚至感到痛快。原因她明白。就是威廉‧克梅修二等技官亲手进行的那种「治疗措施」。原本菈恩托露可曾怀疑对方只是想触摸年轻的雌性体，才说得颇有一回事，看来她想错了。对方确实厉害。包含人格方面……那个人是会让她忍不住想戏弄的类型，令她有好感。珂朵莉会迷上那个人也不是无法理解。菈恩托露倒不是连一丝丝都没有想过：假如他不是人族多好。  
  
    「第！三！只……！」  
  
    菈恩托露可对其中一头〈兽〉使出致命一击。  
  
    她立刻转过翅膀，和贴在「车前草」船体上的〈兽〉群拉开距离。这些家伙没办法任意在天空飞。只要自己像这样用妖精之翼不停飞翔，就能常保某种程度上的战术优势。  
  
    而且「车前草」似乎逐渐抬升到足够的高度了。那些想把彼此身体当成梯子爬上船的〈兽〉面临极限，纷纷掉落到大地。  
  
    「好……」  
  
    这样一来，敌方就不会再有来自地上的增援。接著只要收拾那些已经摸上船的家伙就好。  
  
    菈恩托露可重新朝「车前草」放眼望去。  
  
    船体下半部有三分之一像跌落沼泽而成了水蛭的猎物那样，受到〈第六兽〉密集包围。其数量──虽然她不太愿意直接面对，但总不能无视──粗略算来应该有一两百。  
  
    「……不不不。粗略算来才不只一百吧，不只一百。」  
  
    她忍不住对自己的计算发牢骚。  
  
    就算每只的分裂次数极限在常识范围内，它们的个体数量根本就让人绝望得没什么好说了。就算治好所谓的魔力中毒让身体状况恢复过来，立刻又接连应付这种大战的话，八成不用多久就会倒。  
  
    即使多少具备有利的筹码，战况还是绝望到无药可救。  
  
    时钟的指针指著十八点三十八分。  
  
    高兴吧，这里是战场。  
  
    威廉内心的某种声音如此细语。  
  
    原本，那是身为勇者之人展现其勇武的地方。那是让他们抵抗些什么，消灭些什么，然后赢得些什么的地方。为了那一连串过程而出现，然后被消耗的空间。这里有兴奋，有荣誉，有悲剧，有幻想，有现实。  
  
    为了站在这地方，以前他追求过力量。因为无法站在这地方，他曾经受过苦。将重视的某人送来这地方让他感到心痛。既然如此，现在这段时间应该是他长久以来想要的。这应该是让心情沸腾且无比幸福的时间。  
  
    你一直都想那样吧。你想痛击敌人，赢得些什么，并在痛楚中体会那种感觉吧？  
  
    「……啧。」  
  
    威廉咂嘴，然后将近似妄想的杂念赶出脑海。他放低姿势，冲过通路。  
  
    灰色物体突然从旁边扑来，并且拦腰扫过。威廉将姿势放得更低，等对方掠过头顶。  
  
    整条通路都被劈断了──不对，被敲断了。简直令人发噱的压倒性质量及速度。鬼扯般的破坏力。弹簧、螺丝钉、铜板及钢板，大小不同的金属零件飞舞在半空。某人留在墙上的涂鸦掠过视野一隅飞走。上面写著「愿悬浮大陆群永远和平」。  
  
    那东西滑溜地从墙壁的缝隙冒出踪影。灰色的甲壳类。样似坚固的甲壳与节足，和螃蟹有点相像。当然，真正的螃蟹才不会超过十只腿，脚本身更不可能伸缩自如。  
  
    那模样俨然就是怪物。实在明确好懂。  
  
    ──这玩意儿就是所谓的〈十七兽〉啊。  
  
    威廉一再听别人提起，亲眼目睹倒是头一次。  
  
    他原本以为会产生某种感慨，却没有什么特别的情绪涌现。待在眼前的，只是具备压倒性力量的异形敌人。如此而已。  
  
    ──也许那就是人族沦落到最后的模样。  
  
    那种可能性稍微动摇了威廉的心。稍微而已。  
  
    以往曾是人族？那又如何。目前这家伙用怪物的模样出现在这里。而且，还对他们这些人张牙舞爪。那就是一切。那就够了。  
  
    强风飕飕地从被摧毁的墙壁外面吹了进来。  
  
    〈兽〉将三条腿各往不同方向伸出。那些腿一边将天花板、墙壁和地板搅烂，一边逼近威廉想将他打成肉泥。  
  
    威廉缓缓放松架势，用舞蹈般的步伐和〈兽〉拉近距离。西高曼德曲刀术传下的初阶步法。据说练到炉火纯青就能让身体化为蜃景，使一切融入空中的绝技，但缺乏才华的威廉只能用来当简单的障眼法。而且，那就够了。〈兽〉的行动正如其名，只像只猛兽。只是力量过人，既无技巧也无术理。光是使出稍微混淆虚实的身法就能轻易钻过所有攻击。  
  
    威廉贴近〈兽〉身边，来到能迎面感受气息的距离。近距离所见的〈兽〉，在身体表面状似有种奇妙的黏糊感。  
  
    （假如有毒就麻烦了。）  
  
    如此判断，威廉挥出左拳。他的拳在半空捣中从天花板裂开砸下的一块铁板，直接让铁板砸在〈兽〉腿根部。当然没造成伤害。传闻连用枪炮集火也杀不了的对手，总不可能死在这种鳖脚拳法手下。  
  
    威廉放低腰杆。扭过脚踝。转动肩膀。将所有吸入的空气蓄于丹田。  
  
    一连串的动作接在一起，产生莫大的劲道，传达到拳头。  
  
    完全紧贴下的打击。若由大师出手（姑且不论真伪），据说甚至能劈开高山，令瀑布逆流的招式。凭威廉这种火候未足的功夫当然办不到那种把戏。充其量只能用拳头稍微震退对手。  
  
    而且，能那样当然就够了。  
  
    〈兽〉被震退的后方墙上有大块裂痕。那是刚才它伸腿造成的。而且，一旦被甩到半空中，这只没翅膀的〈兽〉就毫无手段回战场。  
  
    在朱红色的天空中，〈兽〉不出声也不吼叫，静静地被灰色的大地吸纳而去。威廉目送它坠落的模样，然后才解除全身的架势。  
  
    「……唔。」  
  
    这副半残的身体逞强过头了。全身疼痛。他忍不住板起面孔。  
  
    威廉用双臂搂住自己，确认伤势轻重。不要紧。骨头没断，重要的肌肉或肌腱也没断。他还能动。还能战斗。  
  
    威廉尚能置身于这座战场。他惨烈地笑。  
  
    「──令人吃惊。」  
  
    威廉一转头，就看见随著狂风飘扬的蓝色。  
  
    「哟，你没事啊？菈恩托露可。」  
  
    他试著露出傻笑。  
  
    「尽管不情愿，我还是得说托你的福……不过，看来你并非平安无事呢。」  
  
    菈恩托露可带著苦涩的脸色说。  
  
    「你太逞强了吧。带著满身的伤势，双手空空，连魔力都不催发就跟〈兽〉交战，而且居然还赢了。这到底是什么玩笑？」  
  
    「搞什么，原来你都看见啦，真难为情不是吗？」  
  
    「现在不是装蒜的时候了吧。你这人真令我傻眼──啊！」  
  
    威廉的意识突然中断。他双腿无力，身体差点倒向墙上开的洞。当威廉险些跟在〈兽〉后面飞到半空的前一刻，菈恩托露可伸手抓住了他的身体，并且搂著他一起倒在通路（原本有地板的位置）上。  
  
    「……抱歉。」他的意识立刻就恢复了。「刚才真的让你救了一命。」  
  
    「受不了。请你全心全意感谢我。站得起来吗？」  
  
    威廉试著站起。不行。腿完全使不上力。  
  
    「拿你没办法，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吧。」  
  
    毕竟我也有点累了……菈恩托露可一边这么嘀咕，一边稍微调整姿势。  
  
    好似依偎在一起，还将威廉的头捧在胸口的姿势。  
  
    「唔……唔喂？」  
  
    威廉迟疑。该怎么说呢？和平时总会把身体贴过来的奈芙莲相比，他觉得菈恩托露可的身材比外表所见的还要──「你是不是在想下流的事情？」──你别看透他人的心思。  
  
    「哈。谁会特地对小孩起反应。」  
  
    威廉嗤之以鼻，那兼有告诫自己的意味。  
  
    「是吗。我就不追究你是认真那样说，还是拜自制心所赐了，反正对目前来说是好事。」  
  
    菈恩托路可像是把威廉看透地说了这些，然后在臂弯里稍微使劲。  
  
    威廉的耳朵被贴在稍有起伏的胸膛上。可以清楚听见心跳声。  
  
    「……脉搏乱糟糟的嘛。」  
  
    「虽然没你那么夸张，我在来这里的过程中，也稍微逞强了些。」  
  
    魔力是利用心脏的力量来催发的。动用魔力发威的后劲，立刻会从心脏及血液循环的失调反应出来。像她这种像是随时会暴毙的紊乱脉搏，肯定是不顾一切持续催发魔力导致的结果。  
  
    「能不能请你用那种诡异的手法立刻治好？」  
  
    办不到。凭威廉只在战场上学过皮毛的治疗技术，并没有直接治疗心脏异常的高超能耐。他摇头。  
  
    「你这个人意外地没用呢。」  
  
    「……原来你对我的期待大到会意外啊？」  
  
    「我并没有那个意思。」菈恩托露可把话截断想了一会儿。「……不对，或许有吧。虽然我既不信任也不信赖你，但内心某个地方或许还是在期待。」  
  
    她讲了跟某只蜥蜴类似的话。没什么好高兴。  
  
    「你掌握战况了吗，娜芙德和奈芙莲平不平安？」  
  
    「敌人精确的数目不晓得，不过我猜差不多剩十只左右。刚才远远看到娜芙德时是不要紧，但是她逞强的程度似乎和我差不多。奈芙莲还没看见人，不过我想恐怕是在船舱附近战斗。」  
  
    「是吗。」  
  
    威廉稍加思索。战况显然很糟。妖精们的战力强，要一对一对付这些似乎还算小只的〈兽〉不可能吃鳖。可是在数量上屈居劣势的我方妖精无法随意休息，战斗拖得越长就越不利。  
  
    「……那还是由我──」  
  
    「驳回。」  
  
    威廉讲到一半的话立刻被打断了。  
  
    「我什么都还没说耶。」  
  
    「因为你一副想出馊主意的表情。让我猜猜看吧。反正遇到了打开妖精界之门也无法解决的问题，乾脆牺牲自己收拾一切。那就是让损害控制在最小的处理方法──你是不是这样想的？」  
  
    早叫你别看透他人心思了。  
  
    「否则也无法解释你怎么会笑得那么开心。」  
  
    …………  
  
    这样啊。原来自己摆了那种表情吗？  
  
    「从你的立场来看，我不在不是比较安心吗？」  
  
    「那我不否定。可是，让自己的朋友成为别人自杀的藉口，心情也不会好受。」  
  
    珂朵莉醒不来。威廉采取了自我放弃的战斗方式。即使在他人眼里，这两点似乎也明显地串在一起。  
  
    「哎，那是当然了。」  
  
    威廉将手掌摆到上半身已经坐起来的菈恩托露可头上。被她一脸嫌弃地甩掉了。哎，也对。  
  
    「敌人的数目已经减少了。你该稍微休息一下。我去看看船舱那里。」  
  
    「这是命令吗？」  
  
    「随你怎么想。」  
  
    威廉回答完以后，便拔腿离开。  
  
    时钟的指针指著十八点五十一分。  
  
    「嘎啊！」  
  
    挨中强烈一击的娜芙德被打飞。她像球一样地在墙壁和天花板之间反弹，还撞断数根管线，滚到通路尽头才总算停下。  
  
    「唔……」  
  
    透过魔力发动的防御惊险赶上了。没造成算得上伤势的伤。可是，刚才的冲击让右臂麻得动不了。  
  
    「啊哈，哈哈……这下糟了。」  
  
    娜芙德望著缓缓接近的〈兽〉，并且用发抖的脚站起。  
  
    毫不休息地持续催发魔力，相当于用全力持续奔跑同样长的一段时间。加上被迫连续不停战斗的时间，娜芙德转眼间就面临极限了。  
  
    但是她付出的那些值得了。敌人数量明显有所减少。再过一阵，这场艰困的战斗就会结束。就可以结束。  
  
    结束，并且胜利──然后会变得如何？  
  
    时钟的指针指著十八点五十九──  
  
    在船舱墙壁，层层交叠的钢板上，开了大洞。  
  
    船体严重摇晃。  
  
    时钟从墙上滑落。随著小小的「匡啷」一声，数字盘裂开。  
  
    坏掉的时钟，再也不会与时俱进。  
  
    奈芙莲的身手，已经迟缓到从旁人看来也一眼能辨的地步了。  
  
    船舱有非战斗人员──也就是除妖精以外的所有人──正在避难。为了杀掉那些人，〈兽〉群接连聚集而来。娜芙莲将它们拦住，并且驱离。  
  
    她的这场仗，是停下脚步的持久战。  
  
    现场所有要素都对奈芙莲不利。娇小的她缺乏持久力，而且她也没有足以在多对一战斗中长保专注的经验。封闭空间成了主战场，她更无法发挥娇小身材或翅膀带来的机动性。名为印萨尼亚的剑大而沉重，在攻击距离上却逊于〈兽〉群的触腕。想取敌性命，每次都得消耗体力与集中力并将全身豁出去。  
  
    奈芙莲的身手随时间经过而逐渐失去俐落，〈兽〉群的数量及攻势加剧。战场节节后退，被迫来到船舱当中。这时候──  
  
    「不会飞的家伙找身旁的东西抓紧──！」  
  
    人在操舵室的葛力克隔著传声管大喊，然后一边扳下好几支飞航控制杆，一边强行打舵。船体被迫做出勉强的举动而高声哀号。船头被拉起。船尾朝下。  
  
    追赶生存者而聚集到船舱的〈第六兽〉们无声地沿地板滑落。奈芙莲配合它们的动作，用剑劈开了船舱的大型运货出入口。堆放在船舱的各种货物，回程粮食与地上得来的战利品之类纷纷被拋到虚空。〈兽〉群各自让触腕变形，想穿透地板或墙面抓稳船身，却被滑下的木箱推挤而接连坠落大地。  
  
    有坠落的〈兽〉让身体一分为二。随后，其中一只将另一只当成了垫脚台凌空跃起。它伸长爪子，想抓住态势大乱的奈芙莲。  
  
    「休想！」  
  
    其中一名船员将卡在梁上的油桶砸了过去。原本顶多只是想用来牵制的木桶，刚好将〈兽〉砸个正著，还让低黏性的食用油溅到四周。理应会贯穿奈芙莲腹部的爪子因而失准，只轻轻敲中少女的后脑杓。〈兽〉改变触腕的形式，打算改用长满尖刺的甲壳类爪子抓住地板。不过，被油沾得湿滑的地板不愿承受〈兽〉的体重。那只〈兽〉很快就像其他同伴一样，被拋到蓝天去了。船员们发出欢呼。  
  
    「辛苦啦，小姑娘！」  
  
    有人对奈芙莲投以慰劳之语。就在那一瞬──  
  
    滑动。  
  
    奈芙莲的身子，沿著依然倾斜的地板开始滑落。  
  
    她早就超出极限了。奋战至今只靠气力。最后承受到〈兽〉的一击，还有暂且守住这个船舱的安心感，将那丝气力也斩断了。  
  
    「小姑娘！」  
  
    有几名船员惨叫似的喊。奈芙莲用朦胧的眼睛仰望，她看见当中的几名船员正想沿著地板爬过来。  
  
    「……你们，不可以过来。」  
  
    身体热得像在燃烧。同时，也像冰一样冷透。  
  
    奈芙莲将魔力催发过头了。她不顾一切地过度滥用要背对生存、接近死亡才能发挥的力量。既然如此，之后等著她的命运就只有一种。  
  
    失控。而且，狂乱的力场将会炸飞周围一切。显现的破坏力具压倒性及绝对性，甚至能让大型的〈深潜的第六兽〉轻易回归虚无。  
  
    「你等著，我现在就过去！」  
  
    蛙面族（Frogger）船员一边用黏黏的指头贴住地板，一边向奈芙莲逐步靠近。  
  
    这样下去不行。自己不能被他们救。这股意念，让奈芙莲稍微动了身体。  
  
    「小姑娘！」  
  
    她轻轻蹬地。  
  
    奈芙莲主动投身于通往大地的天空，摔了下去。  
  
    †  
  
    威廉在视野一隅，从裂开的外墙外侧看见了奈芙莲昏迷坠落的身影。  
  
    「什……」  
  
    他的脑袋变得一片空白。接著在下个瞬间，他已经跳进呼啸翻腾的狂风当中。  
  
    威廉硬是睁开叫痛的眼睛，追寻奈芙莲的踪影。奈芙莲放开了印萨尼亚，动弹不得地倒头一路往下坠。  
  
    而且在奈芙莲周围，还有疑似早一步从飞空艇摔落的〈兽〉群飘在空中，动作生硬地想要靠近她。  
  
    别开玩笑了。  
  
    一个念头，让威廉在各方面下了断念的决心。  
  
    莺赞崩疾的应用。他脚蹬虚空，扑向印萨尼亚的剑柄，然后催发魔力，硬是咬牙忍住全身涌上的剧痛，想透过剑柄唤醒圣剑。办不到。威廉‧克梅修并无使用高阶圣剑的才华。  
  
    他并不失望。因为他从最初就知道那一点。  
  
    威廉反抗暴风般的空气阻力，将左手伸进剑身之中。  
  
    「调整──开始──！」  
  
    印萨尼亚的剑身裂开。裂痕扩散，光芒从缝隙间盈现。  
  
    在那样的状况下，威廉用指尖将位于印萨尼亚核心的水晶片夹住，直接把那强行抽出。咒力线纷纷断开。无法让力量循环的脊髓回路承受不了自身的内压而开始发热。  
  
    圣剑印萨尼亚已经没了。目前在这里的，只是一股过去曾为圣剑的狂猛力量。  
  
    「你们这些家伙──」  
  
    想对奈芙莲不利的〈兽〉共有十三只。  
  
    而且，再过不到几秒，威廉他们应该就会在大地上摔死。  
  
    「不准靠近她──！」  
  
    第二次的莺赞崩疾，接上龙烂劫鼎。威廉发出猛兽般的咆啸，朝〈兽〉群直扑而去。  
  
    4.世上最幸福的少女  
  
    少女回神时，人站在昏暗的废墟当中。  
  
    而且，有个似曾相识的小孩，带著快哭的表情站在她眼前。  
  
    ──怎么了，艾陆可？  
  
    少女的记忆模糊归模糊，还是勉强想起了那个名字。  
  
    你梦见悲伤的事了吗？  
  
    艾陆可的身体打了哆嗦。  
  
    『……珂朵莉……』  
  
    艾陆可看向少女，低声叫了某个人的名字。那是谁的名字？少女觉得耳熟，她想了想。  
  
    啊，对了。那是「我」的名字。少女抱著与某个怀念的人重逢似的心情，接纳了那个名字。重新听一遍，会觉得那是个怪名字。难记又难讲，更重要的是不太可爱。  
  
    『对不起。』  
  
    为什么要道歉呢？  
  
    『我知道会变成这样。会发生许多难过的事情。』  
  
    啊，还以为是什么呢。那不要紧喔。  
  
    我反而要道谢才行。多亏你──多亏你闭上眼睛的关系，我才能遵守约定。我回到了想回去的地方。  
  
    虽然我不想失去的东西──好像失去了不少。  
  
    『……珂朵莉。』  
  
    我有件事要拜托你。  
  
    这肯定是我最后的心愿。  
  
    『可是……』  
  
    我没办法清楚想起来，但是，我应该有个想帮助的人。  
  
    而且，我还有想传达给他的想法。所以──  
  
    『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珂朵莉，这次你真的会消失喔？』  
  
    反正，我现在几乎也等于消失了。  
  
    何况──我终于明白了。「我」本来就是那样的存在吧？  
  
    那就是我被瑟尼欧里斯选上的真正理由，对不对？  
  
    『…………』  
  
    我全都明白。就是明白，才会拜托你。  
  
    求求你──让我回去那里，再一次就好。  
  
    †  
  
    ──她起来了。  
  
    有著长长红发的少女从床上起身。  
  
    「呃……」  
  
    这里是什么地方，我是什么人？  
  
    脑海里像蒙上了迷雾，不对，像被涂上了泥巴，她什么也想不起来。  
  
    「隆」的一声，世界摇晃了。从某个遥远的地方，还传来金属相互碰撞般的剧烈声响。这里是战场或什么来著吗？少女茫然地思考。  
  
    她找到门，仿徨地出了房间。来到狭窄的通路。  
  
    少女漫无目的地在四周游荡。不久，她来到视野格外开阔的地方。墙壁几乎都被扒开了，在外面，可以看见开始染上夕色的整片蓝天。  
  
    蓝色经过淡紫，逐渐被红色掩盖。  
  
    「珂朵莉……？」  
  
    少女听见惊呼似的声音，转了头。  
  
    在脏兮兮的通路上，有个少女豪迈地张开双手双脚倒在地上。她燃起的魔力似乎相当猛烈，即使如此，全身所负的伤势仍让她无法动弹。  
  
    「你白痴啊，这里很危险……既然你醒了，就赶快找地方躲起来。」  
  
    大概是熟人吧，红发少女心想。  
  
    对方似乎认识她。可是，她却完全想不起对方是谁。心里所缺的那一角，早就消失不见了。  
  
    有更重要的事。在墙上所开的大洞外面，整片蓝与红的天空中。  
  
    看得见有个彷佛随时要消失的人影。  
  
    「啊。」  
  
    她想起来了。是他。虽然连名字都想不起来，不过那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人。  
  
    不知怎的，她觉得那似乎是个会把不必要的苦头都揽在自己身上的人。呃，可是就算那样，为什么他会在那种地方当自由落体呢？他应该不属于背后长有翅膀的生物，就那样摔到地上不是会死吗？  
  
    「唉，真没办法。」  
  
    她吆喝一声，跨过墙壁残骸，打算跟著跳下去──在那之前。有把合用的剑正好掉在旁边，她便捡起来。剑柄上所刻的名称为「狄斯佩拉提欧」。原来如此，「断绝的希望（狄斯佩拉提欧）」，玄虚味十足的名字。  
  
    「住手，你别去。」  
  
    仍倒在地上的少女呻吟似的说。  
  
    「别再作战了。别牺牲。你该贡献的战力，有我们补上。所以，你──」  
  
    她大概是伤到了肺脏，话说到这里便猛咳。  
  
    「──既然你不用战斗了，就别上场战斗。既然你可以得到幸福，就要让自己幸福。否则，我们几个，没办法接受。」  
  
    应该是过度催发魔力，使她意识模糊了。她将有些游移不定的目光转向这里，拚命地朝红发少女诉说。  
  
    「对不起。我已经绝对无法获得幸福了。」  
  
    红发少女朝狄斯佩拉提欧灌注微薄的魔力。彷佛原本就属于她身体的一部分，力量一下子就融入剑身。  
  
    「因为我发现，我早就是幸福的了。」  
  
    她露齿一笑──  
  
    然后，少女便投身于无处立足的天空当中。  
  
    头发令人烦躁地随风翻飞。  
  
    用不著特地催发，全身的魔力已经满得不能再满。  
  
    『著火掉下来的许多书本』『游于火中之蛇』『缺角塌陷的银月』  
  
    硄啷。硄啷。心灵的碎片随幻听逐步瓦解。  
  
    又一片。又一片。  
  
    『横渡群星之船』『成排棺材』『破裂的天棚』  
  
    硄啷。硄啷。硄啷。  
  
    许多记忆逐渐脱离脑海。快乐的事，还有痛苦的事都一样。可以实际体会到自己的心越来越接近白纸。可是──  
  
    『加油』  
  
    她的嘴边，自然而然地浮现了笑容。  
  
    †  
  
    没有将空驱术的绝技修练到最后，让威廉打从心里懊悔。不，当然就算经过修练，缺乏才华的自己能不能得到成果仍值得怀疑，但是那码归那码，「或许有希望」的想法怎么也无法抹去。  
  
    威廉将失去意识的奈芙莲抱到身边，暂且甩开了周围的〈兽〉群。接著，他将本身所能催发的魔力提高到极限，让魔力代他们承受坠落造成的大半冲击。即使如此，足以令威廉粉身碎骨仍有余的冲击还是侵袭了他的全身。  
  
    威廉抱著奈芙莲在灰色沙子上不停打滚。摩擦的沙粒刮破皮肤，使得裸露在外的血肉进一步受创。  
  
    「唔啊……呼……！」  
  
    翻滚停住了。他将空气及血团一起从摔烂的肺脏吐出。  
  
    威廉全身上下都麻痹了。也许他反而要庆幸。假如没有麻痹──假如痛觉正常运作，他恐怕就没办法保有神智。现在的他，怀著足以令人失心疯的伤势。  
  
    （──不妙。）  
  
    这早就超越拚死豁命的阶段了。他恐怕──再也无法动了。可是，危机根本没有离去。在坠落途中没能收拾掉的那些〈兽〉，正缓缓从周围的沙丘起身。他还晓得，从飞空艇起飞时就被留在地面的〈兽群〉，正无声无息地从沙漠的另一端和他们拉近距离。数量大概不下一百只。  
  
    （没有吗，就没有什么法子吗？）  
  
    威廉紧抓住似乎随时要失去的意识，名符其实地拚了命动脑。可是，却想不出任何活路。想一百种手段就有一百种结论，想一千种手段就有一千种结论，全都告诉他必死无疑。  
  
    （别开玩笑了！）  
  
    威廉咬紧已经断了一半的牙齿。  
  
    （我不能──不能放弃她们，还有她们的未来──）  
  
    『所以，你才说自己要永远留在旁边保护她，是吧？』  
  
    师父贼笑的表情突然浮现于脑海。  
  
    啰嗦，给我闭嘴，现在不是回忆你的时候。威廉心里是这么想，却无法轻易让师父的形象消失。  
  
    『唉──高兴吧，准勇者。你一辈子也当不上正规勇者。』  
  
    ……这么说来，威廉当时只有随耳听听，不过那句话是什么意思？要成为正规勇者，必须有特殊的背景。比如家世、成长环境和宿命，威廉很清楚自己跟那些都没有缘分。然而，为什么师父在那个时候，要特地对他说那种话？  
  
    （──那种事情，现在根本无所谓吧！）  
  
    有一只〈兽〉逼近威廉眼前。他想应战，却连一根指头也动不了。  
  
    已经完了吗？  
  
    认命的念头在心中微微发芽。从那一刻起，意识便急速淡出。  
  
    抱歉，奈芙莲。没能将你保护好。  
  
    对不起，珂朵莉。没能让你幸福。  
  
    还有，还有──  
  
    意识彻底被黑暗吞没的片刻前。  
  
    似乎有人降落在他们的旁边──威廉有那种感觉。  
  
    5.梦的结束  
  
    宛如在梦中游泳。  
  
    无可奈何的焦躁感纠缠著手脚。  
  
    被无穷拖长的时间。逐步加速的意识。  
  
    每次挥动右臂，就会丧失两项东西。  
  
    有只〈兽〉被熊熊燃烧的魔力洪流吞没，然后蒸发。  
  
    少女心中勉强还留存著的「珂朵莉」，随著硄啷硄啷的些微幻听，一点一点地消去。  
  
    （──啊──）  
  
    她应该有不想失去的回忆。  
  
    那是什么回忆，她已经记不起了。  
  
    她应该有不想放弃的未来。  
  
    但对于未来本身，她已经无法想像。  
  
    一切的一切都没了。  
  
    手已被放开。  
  
    她不后悔。她觉得并不后悔。大概，不太确定。能用来判断那些的记忆，已经不存在她心中。  
  
    就那样过了多久呢？  
  
    原本以为不会结束的战斗，却还是迎来结尾了。  
  
    被斩断，被敲烂，被烧光的〈兽〉，数量共计七百一十五只。  
  
    那就是全部了。  
  
    少女发觉周围没有〈兽〉以后，才总算停下动作。  
  
    风停了。  
  
    燃烧似的红发返照著月光，微微散发出光芒。  
  
    ──有人倒在地上。  
  
    那是谁呢？少女心想。  
  
    她费力地转头，看向那边。  
  
    夜色中，有个黑发青年将一名少女搂在怀里，昏倒在地上。  
  
    「啊……」  
  
    她抬起脸，想说些什么。可是，在先前战斗中反覆胡乱地换气的喉咙早就毁了，何况她也不晓得该说些什么。  
  
    青年一副随时要哭出来的脸。不知怎的，那令她莫名地伤心。  
  
    这个人是谁呢？  
  
    对少女来说，肯定是个非常重要的人才对。  
  
    她却想不起来。  
  
    连失落感都没有。  
  
    ──真希望这个人能笑，少女心想。  
  
    她希望他可以「咯咯咯」地露出坏心眼的笑容。  
  
    然而，少女同时也希望他哭。  
  
    但愿这个人对自己怀有的感情，会让他为了变成空壳的她哭泣。她好狠心。真的，好狠心。  
  
    青年的眼睛微微睁开，他似乎看了她这边。少女打从心底欣喜。现在还能告诉他。在这颗已经丧失一切的心里，连自己是谁都已经迷失，却依然残留著的最后心愿。  
  
    无论如何，她都希望在完全丧失自己以前，能先告诉他的一句话。  
  
    谢谢你。  
  
    少女设法用唇形如此表达。  
  
    最后，她倾注全心全意，露出笑容。  
  
    于是，少女的意识，这次真的完全消灭了。  
  
    †  
  
    损害报告厚到能出一本书。  
  
    这也难怪。大型飞空艇这种东西的资产价值，不仅止于区区的复杂机械。可飞哪条航道，可在哪个港湾区块靠岸之类的权利细项，同样得花上大把金钱。再说，考虑到要降落在大地，非购入不可的权利就算用双手双脚的指头也数不完（还有，这是以每手每脚各有五根指头，手脚各有两条的种族来假设）。  
  
    另一方面，妖精仓库收到的联络就相当单纯。  
  
    据传，在高度零地带K96──MAL遗迹地区突发的战斗中，威廉‧克梅修二等技官及其秘书官都失踪了。  
  
    此外，以下的装备也在战斗中丧失了。  
  
    遗迹兵器「印萨尼亚」。  
  
    遗迹兵器「狄斯佩拉提欧」。  
  
    遗迹兵器适用者「妖精兵奈芙莲‧卢可‧印萨尼亚」。  
  
    由于克梅修二等技官并无家人，抚恤金将会按照他生前的要求，充作其职场奥尔兰多第四仓库的营运经费──

**第三卷 「如今已是遥远的梦──B'」-la chanteuse-**

    这是离现在稍久以前的事。  
  
    在有个少女年纪尚小，才刚诞生的时候。  
  
    九十四号悬浮岛郊外，阴暗森林的深处。那个少女在生苔的古老石碑前哭泣著。她持续不停地哇哇大哭，音量好似能响彻整片森林。  
  
    她感到伤心。虽然完全不明白原因，深不见底的失落感仍接连从心坎中涌现不止。  
  
    「哭声好夸张！」  
  
    有个在附近刚结束战斗的妖精兵一边笑，一边捂住双耳。  
  
    「前世的情绪保留得有够明显！肯定是个率直的孩子！」  
  
    另外一个妖精兵也捂著耳朵回话。  
  
    「意思是脑袋单纯又死心眼吗！」  
  
    「也可以那样说！」  
  
    两人朝彼此望了一眼，然后接近少女。  
  
    她们配合少女视线的高度稍微蹲下，温柔地开口：  
  
    「你好啊。心情如何呢？」  
  
    呜哇啊啊啊啊啊。  
  
    「……都没听我讲话。」  
  
    「当然听不进去吧，受不了你。」  
  
    这种时候要怎么办嘛──其中一个妖精兵硬是把少女抱紧。无论什么样的小孩，要哭都必须呼吸。而且在被人用胸口贴著脸的状态下，呼吸便无法顺畅。少女立刻就停止哭泣，用手脚扑腾挣扎以后，她忽然停下来变安静了。  
  
    「好，完工。」  
  
    「……她没有死掉吧？」  
  
    「只是哭累睡著了而已，你看。」  
  
    重新竖耳聆听，可以听见和先前哭声比都不能比的小小打呼声。风吹过，森林微微地鼓噪。  
  
    「──小不点，欢迎你来到这个即将结束而又忙碌，可是却毫无救赎的世界。」  
  
    「你的词听起来不像在欢迎。」  
  
    「行啦行啦，教小朋友认识现实是前辈的义务兼权利。」  
  
    「狠心的学姊。」  
  
    「也是啦。」  
  
    两人一边拌嘴，一边探头看著少女呼呼大睡的脸。  
  
    「不知道她正在作什么梦。」妖精兵用指头戳了戳少女软嫩的脸颊。  
  
    「谁晓得。那就只有她本人才知道了。」  
  
    「啊。刚才，这孩子稍微笑了耶。是幸福的梦吗？」  
  
    「希望是那样喽。」  
  
    †  
  
    妖精仓库接到联络以后，过了半个月。  
  
    有人哭叫，有人表面上平静，有人心生动摇，有人呆愣，有人去猎熊而消失踪影──  
  
    每个人花了半个月整理各自的心情。  
  
    「喝啊！」  
  
    接近黄昏时分的妖精仓库操场。缇亚忒‧席巴‧伊格纳雷欧一边发出气势雄厚的吆喝声，一边专心地独自练跑。  
  
    「再怎么逞强，也没有那么容易就能得到成果喔。」  
  
    她不朝傻眼的艾瑟雅回头，只想尽可能多跑一步，再一步，一心一意只顾著练跑。  
  
    在她胸口，有目前对她来说仍稍微大了点的银色胸针摇晃著。  
  
    「真是努力耶。」  
  
    艾瑟雅转头向走近的妮戈兰回话：  
  
    「虽然她对自己的期许好像太高了一点。」  
  
    后来，妮戈兰把头发剪短了。  
  
    她对吱吱喳喳地问著为什么的小不点们含糊地回答自己想「换个心情」，但当然不可能是那么回事。她让剪掉的头发从港湾区块随风飘去，洒落到大地。在食人鬼的古老习俗中，互相吃下彼此肉体的一部分，据说是用来将彼此心灵永远系在一块的仪式。  
  
    「她还没有接受珂朵莉已经不在的事实。所以才会像那样，拚命想让自己尽量多接近珂朵莉一点。」  
  
    「好怀念呢。以前珂朵莉也是那样。」妮戈兰空灵地微笑。「像自己姊姊一样的妖精不在了，她就把那种感伤当成动力，变得非常厉害。」  
  
    「于是，今天世界仍照样在运作……吗？」  
  
    艾瑟雅随口拋下一句，然后躺倒在地上。  
  
    「娜芙德她们是下周出院吧。要不要办派对迎接？」  
  
    「也对。回不来的孩子们虽令人伤心，回得来的孩子们还是要好好迎接才行。」  
  
    「真是成熟稳重耶……」  
  
    艾瑟雅甩了甩腿，直直地望向高远的天际。  
  
    「……我是不是也该效法那种处事的态度才可以呢？」  
  
    眼角微微泛著光的她如此低语。  
  
    「我不──能接受。」  
  
    娜芙德张腿坐在白色床单上，还用自己的腿拄著手肘托腮，嘴里直发牢骚。  
  
    从大地的战斗中生还的娜芙德和菈恩托露可，经由飞空艇乘务员们的手送进了其他悬浮岛上的施疗院。全身所受的伤势，以及过度催发魔力导致的生命力衰竭，使得她们度过了几天任何时候丧命都不奇怪的状况。直到前些日子，才终于可以起身讲话。  
  
    「什么叫『早就是幸福的了』。她以为那样说就能让人接受吗，漂亮地牺牲就可喜可贺了吗？可喜可贺个头啦，白痴！」  
  
    「娜芙德，你好吵。」  
  
    菈恩托露可一边翻阅当地的报纸，一边冷冷说道。  
  
    「幸福这种东西，只有当事人自己看得见，别人不会懂的。要认定或否认他人的幸福，只会沦为愚蠢的任性而已喔。」  
  
    抱歉喔，我就是笨蛋啦──娜芙德大吵大闹。  
  
    「……即使如此──」  
  
    能让人幸福或获得幸福的人，肯定往往是那种愚蠢又任性的家伙吧──菈恩托露可心想。她没说出这段话，只是垂下目光。  
  
    菈恩托露可不太喜欢珂朵莉。然而，她也没有那么讨厌她。因此。  
  
    只要珂朵莉在最后，真的像她所说的那样幸福。  
  
    那不就是如愿以偿的结局了吗──菈恩托露可认为也可以这么想。  
  
    冬天的天空高远无涯。  
  
    阳光西沉，群星取代消失的蓝天，开始静静地散发光辉。  
  
    †  
  
    ──或者说，假如要把那当成一个故事的完结。  
  
    †  
  
    那是在某个人的梦里。  
  
    现实中不可能如此，充满幻觉的世界。  
  
    挑逗鼻尖的怀念香味。加了坚果刚烤好的面包。炒蛋。爽脆沙拉。现榨的柳橙汁。  
  
    那是早上理所当然会闻到的香味。  
  
    深植在连乡愁都无从拥抱的这副身躯中的，象徵著一日之始的香味。  
  
    「唔……」  
  
    威廉轻轻扭身。  
  
    「啊，你终于醒啦？」  
  
    拖鞋鞋底「哒哒哒哒」地蹬在地板上的小小声响。这阵一如往常的脚步声，同样让威廉感到耳熟无比。  
  
    威廉之前是在作梦，是那样吗？  
  
    倘若如此，那个梦真像现实。在梦里，他有好几次差点丧命。他失去了许多，又得到了许多，然后又失去了那些。他曾悲伤得连眼泪都流不出，也曾幸福得连笑容都露不出。  
  
    然而，就算梦再怎么耀眼，终究只是梦。迟早要醒。那会溶在晨光里，然后遭到遗忘。这段肯定珍贵过的记忆，立刻就会沉淀到心底深处，变得再也想不起来吧。  
  
    那样不就好了吗？有人在内心如此细语。全都忘了吧。  
  
    「──那怎么行。」  
  
    威廉靠依然昏沉的理性甩开那阵诱惑。  
  
    洗把脸，让意识清醒好了。他如此心想，从沙发上起身。  
  
    有个娇小少女从威廉的肚子上滚落。  
  
    「……好痛。」  
  
    灰发少女用了平淡的嗓音抗议，并且坐到地板上。  
  
    她一边揉眼睛，一边转头环顾四周。  
  
    「奇怪，这里是哪里……我为什么在这？」  
  
    威廉认得那个少女。他记得。他想起来了。奈芙莲‧卢可‧印萨尼亚。黄金妖精。妖精仓库的居民。悬浮大陆群的守护者之一。  
  
    「…………啊。」  
  
    盖子掀开了。回想起一项以后，剩下的就快了。像使劲抽出绳子那样，其他的所有记忆也都一股脑地跟著在脑海里苏醒。威廉对严重的混乱有所自觉，同时──  
  
    「奈芙莲……？」  
  
    在五百年前的大地上，对方理应还不在。  
  
    他叫了那个不应存在的少女的名字。  
  
    ──假如威廉再冷静一点，应该立刻就会察觉。  
  
    他会察觉惊慌失措的自己胸口前，有块小小的金属片正在发出些微光芒。  
  
    那是「言语理解」的护符。据说能透过言语当媒介传达意念的古代（？）秘宝之一。一旦启动就不需要重新催发魔力。无关使用者的意思，它会将所有听进耳朵的话语转换成意念。威廉在悬浮大陆群醒来以后，立刻替当时完全听不懂大陆公用语的他挑起生活大梁的那东西，现在又开始干活了。  
  
    威廉‧克梅修再怎么说都是身经百战的勇士。原本的他应该会立刻察觉才对。察觉护符的光代表什么。察觉自己目前所见的世界是怎么一回事。他应该会看穿一切的。可是，在这当下。  
  
    「嗯……奇怪？」  
  
    无论是奈芙莲不解地环顾四周发出的疑问声。  
  
    「爸爸，怎么了吗，爸爸？」  
  
    或者是爱尔梅莉亚「哒哒哒哒」地凑过来的脚步声，他都听不进去。  
  
    威廉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无法思考。  
  
    在既非梦境亦非现实，仅有一片全白的世界中──  
  
    他只能远远地感觉到，眼泪流过脸颊的热度。

**第三卷 特典『在无法沉睡的夜里与你一起』 -in the dark-**

    都已经说了很多遍要当心看那真的很恐怖。  
  
    都已经忠告过绝对不要在晚上看。  
  
    「既然被说道了这个份上，那不是让人变得更想看了嘛」帕尼巴尔这么说着。  
  
    「来看吧！只要大家一起看就不会感到害怕了！」珂珑趁势煽动了起来。  
  
    「呜呜呜，我讨厌恐怖的东西……」拉琪修小声的嘀咕着。  
  
    「到底恐怖怎样的程度，需要用自己的眼睛去验证」提亚特逞强的说道。嘛，这其实只是日常的在深夜观看映晶石的影像会而已。  
  
    映晶石的里面存放的是恐怖类的创作故事。演员的演技有些生疏而且舞台还很廉价，并不是一个费劲功夫做出来的好作品。  
  
    「——其他的就先不管，那么为什么跑到我的房间里来了？」  
  
    顶着一副睡眼惺忪的表情，威廉·克梅修二位技官询问着。  
  
    「你不是被吓到了吗？那么就赶快去刷牙睡觉。」  
  
    「偶、偶然，这都是偶然。想到技官晚上一个人睡觉是不是很寂寞啊什么的，就这样，这只是单纯的关心。」  
  
    提亚特慌慌张张的甩着自己的手开始辩解。被叫做妖精仓库的这个建筑物隔音效果并不是那么的号。晚上要是大声喊叫的话，很可能会从某个房间跑出一个人来发牢骚。  
  
    「托你的福我不寂寞了。好了好了快回房间去。」  
  
    「不、不要。我总感觉房间里的天花板上有个人脸。」  
  
    「……真是。要是真的这么害怕的话，去找其他小不点一起睡不就好了。你不安的话对方也是一样的，肯定会欢迎你的。」  
  
    「这个，那个……毕竟对她们说了『我可是一点都不害怕哦！』，那样做不就很丢脸吗……？」  
  
    「那么去找柯朵莉怎样。要是那家伙的话，也不对你说些什么把你赶走吧。」  
  
    「我不想让前辈对我感觉到轻蔑或者失望……。」  
  
    「怎么可能有啊。」  
  
    「果然我也不想，让前辈看到我这丢人的样子……。」  
  
    让我看到就好了吗，威廉小声的絮叨着，提亚特并没有回答。  
  
    两人暂时沉默了数秒。  
  
    「……你们这一个一个的真的是。」最后还是威廉做出了让步。  
  
    「知道啦知道啦，我放弃。我就在椅子上睡好了，你就睡在床上吧。」  
  
    「真的吗？太感谢了！」  
  
    推开威廉房间的门，提亚特飞一般的熬了进去。环视了一下房间，在床铺上发现了某些问题。  
  
    「这是怎么回事！？」  
  
    想也不想就叫了起来。  
  
    「哇呀！」拉琪修被吓了起来。  
  
    「怎么了？有敌人吗！」珂珑跳了起来，看着自己的周围。  
  
    「…………吵死了…………」只有帕尼巴尔一个人安安稳稳的继续睡下去。  
  
    「为为为什么大家都在！？」  
  
    「肯定是跟你一样啊。虽然所有人的借口一个一个都不一样但意思也都是『让我睡在这里对其他人保密哦』。」  
  
    「那那那那」  
  
    「那种话根本就没说过，吗？」威廉点了点头「当然没说过。你们所有人都一句都没说。啊对了，要清楚这张床放不下你们这么多人啊。」威廉又摇了摇头「要是不愿意没没其他办法，这个房间就只有这一张床。」  
  
    「不是这个问题！」  
  
    ——提亚特又升高了自己的声音。  
  
    「吵·死·了！！」  
  
    从旁边传出来的声音，打断了两人的对话。  
  
    门口仁王立着一个，混杂着轻蔑和失望的化作鬼的柯朵莉。  
  
    说教一直持续到了早上。  
  
    顺便，这四个人完全解决了因为害怕晚上睡不着的问题。



**第三卷 特典『一个问题与四个答案』 -ultimate decision-**

    「飞空艇因为事故坠落到了一个无人的浮游岛。  
  
    生存下来的只有你和你最重要的人。  
  
    一个月后会有定期运输艇通过。也就是说，在此期间没有任何的求助手段。但是很遗憾，你们所保存的粮食无论怎样都只够一个人用。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做？」  
  
    在某个夏日的午间。坐在多面的艾瑟娅·马泽·威尔迦里斯突然问出了一个奇妙的问题。  
  
    「那是什么。心理测试之类的吗？」  
  
    用叉子卷着意面，柯朵莉·诺塔·塞尼奥里斯问了回去。  
  
    「昨天在书上看到的东西。嘛，差不多都是这种东西。  
  
    询问每个人不同的思考方式并且进行解答和指导，什么的。放心吧，即使什么都不回答也不会分析你的心理的。」  
  
    「其实怎样都无所谓啦——不过，我觉得很怪啊？说什么人人都有不同的思考方式，要是妖精的话无论谁想的都是一样哦？」  
  
    「哦？是怎样？」  
  
    「把粮食全部留给那个人，自己离开这个岛。要是那个人真的很重要，那么肯定就要确保他的安全。  
  
    也不会轻易的放弃自己的性命。妖精族本来就可以飞，离开这个岛在力尽之前找到其他的飞空艇的概率又不是零。」  
  
    「哦——？……怎么说呢？果然是柯朵莉啊。」  
  
    「什么啊，你那很下流表情。难道你的答案还是其他的吗？」  
  
    「这么嘛。  
  
    只够一个人一个月的粮食的话，两个人分就能支撑半个月。所以嘛，我们就用剩下的这半个月的时间寻找可以离开或者进行通讯的手段。在岛内探索，根据星星确定方向和坐标，在飞行艇里寻找一些还能使用的物品。能做的事情可是很多很多的。」  
  
    「等、等下！那利用问题的漏洞的回答可以吗？」  
  
    「问题可是考虑到各种各样的方式呢。当然可以这么想，或者说要是禁止了从一开始就做不成了。……莲你怎么想？」  
  
    坐在柯朵莉旁边的少女——涅芙莲·卢克·因萨尼亚，被叫到抬起了脸。停下了撕着面包的手，问了一句「什么？」。  
  
    艾瑟娅把刚才的问题重复了一遍。  
  
    「要是莲的话会怎么做？」  
  
    艾瑟娅再问了一遍。柯朵莉追着她的视线转向了莲的脸。  
  
    到底莲会说什么呢，之见她「嗯——」的稍微了思考了一下。  
  
    「睡觉。」  
  
    很平稳的说了出来。  
  
    「要是等着就能得救的话，那就等着。要是食物不够的话，那就不要让肚子饿着。要是一个人等待着很寂寞的话，连个人就没问题了。完美。」  
  
    涅芙莲很自豪的用鼻子哼了一声。柯朵莉和艾瑟娅相互对视了一下。  
  
    「……这还真是和柯朵莉完全不同的答案啊。」  
  
    「这、这样说的话艾瑟娅也不是一样不普通吗？比起你们来说，我的答案还是稍微的平常一些的。」  
  
    「真是恶劣啊。要是这么说的话，下一次你难道会回答什么都不做？要不然接下来问进食堂的人，看是否能回答出和柯朵莉一样的答案。」  
  
    「求之不得！」  
  
    艾瑟娅坏心眼的笑着。柯朵莉喘着气挺着胸。【蛋壳cen：这是气的。】  
  
    在两人互相对视之前，食堂的门口出现了一个女人的身姿。  
  
    「啊」  
  
    两个少女的声音重合了。并且都认知到了这场胜负自己的失败。  
  
    「诶？诶？怎么了？」  
  
    注意到两人视线，食人鬼的女性妮戈兰特困惑着后退了半步。  
  
    「那个很重要的人，到底身上长着多少肉啊？」  
  
    摊开两只手，如同花儿一般笑脸的妮戈兰特这么回答道。  
  
    「与自己最重要的人身心合为一体，这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啊。两个人幸福的结合在了一起，而且粮食问题也解决了。只要肉体的分量越多，这越不算问题啊？」  
  
    无论是谁的一般看法，还是各种各样的思考方式，还是为了得救而寻找一切的手段。这所有的所有，都怎样都好了。  
  
    两个少女坐回了桌子旁，继续吃着食物。  
  
    「很平常的吃着饭，是这么的幸福啊。」  
  
    嘴里塞着炖煮的蔬菜，艾瑟娅感叹道。  
  
    「在无人岛陷入绝境这件事情本身就不可能，肯定。」  
  
    一边用叉子卷着意面，柯朵莉一边小声的嘀咕着。  
  
    在两人的身边，已经吃完的涅芙莲双手合十，向着空菜盘说了一句「多谢款待。」。  
  
    这是某个夏日的午间。  
  
    时间缓缓的在妖精仓库里流逝。  
  
    ——此时，还未。

